

新時代  
史地叢書

日本法西斯主義

原著者 木下平治  
譯述者 林紀東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新時代史地叢書

日  
本  
法  
西  
斯  
主  
義

原著者 木下半治  
譯述者 林紀東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初版

(36535)

新時代  
史地叢書  
日本法西斯主義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捌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  
\* 版 翻 \*  
\* 權 印 \*  
\* 所 必 \*  
\* 有 究 \*  
\*\*\*\*\*

原 著 者 木 下 半 治

譯 述 者 林 紀 東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徐

五七九上

(本書校對者林仁之)

滬

## 譯者序

法西斯主義，是近年震盪全世界的狂潮之一，這種狂潮，自一九三〇年以降，衝入山明水秀的扶桑三島，掀起其內政上的無數波瀾，九一八事變以還日益加深的對華侵略，則為這種狂潮底對外的表現。

這種現象，引起我們究問日本法西斯主義的發生由來、發展經過、具體主張、勢力分佈、理論基礎、主持人物諸問題的必要，我個人以職業關係，著念尤切，久想搜集材料，從事編述，以材料及時間的限制，終未如願，退而求譯，亦以未得善本作罷，泊八月間得讀本書原本，覺與往日企求的標準稍合，遂決心逐譯，以嚮國人。

這本書的優點，據譯者個人愚見，有下列數點：一、就體系言，是現在已刊關於日本法西斯主義的著述中，最完整的一本。二、就時間言，遠溯一八七七年玄洋社的創立，近至本年的二二六事變止，脈絡相乘，且最遠而至最近。三、就材料言，雖以短短的篇幅，但對於上述諸問題，提供許多我們外國



人不輕易得見的材料彌可寶貴。四、就敘述方法言，在敘述每一個事實之際，先陳述當時的社會背景，次及事實本身，然後再究求對於以後的影響，無堆疊事實平鋪直敘之弊，不失為寫歷史書的好手法。且對於變移不次的日本法西斯團體演化情形，尤能尋本溯源，曲曲道來，在複雜的事實中，撮出明白的條理，洵值一讀；至於本書的缺點，自然亦不是沒有的，如原著者對於『法西斯主義一般概念』的規定，在學理上，有待商榷的地方很多，『日本法西斯主義的展望』一章，尤有削足適履，以事實迎合理論的『公式主義』之嫌，他如書中時露感情的辭句，冷嘲熱諷，不一而足，就著書的態度言，亦是很可議的。然而權衡輕重，瑕固不能掩瑜，不過我們一方面信任著者的敘述，另一方面亦不可忘卻這種批判的精神而已。

至於翻譯態度，仍本譯者一向的主張，首求翔實，不敢『以文害辭，以辭害意』，次求能達，俾讀者看得懂，不至成爲『天書』，不過期望雖則如此，以限於個人的學力和時間，這種期望，不知能否達到，謹盼讀者的指正。

## 原著者序

一、本書以自五一五事件而至二二六事件的法西斯運動爲中心，而敘述日本法西斯主義的誕生和發展。

二、著者原抱有龐大的企圖——想分爲1.法西斯主義一般論，2.日本資本主義的獨占過程，3.日本政治的特徵，4.日本上層政治之法西斯化過程，5.日本法西斯運動，6.日本法西斯團體和指導者的分析，7.日本法西斯主義之理論的檢討，8.日本法西斯主義的展望等八部。但這次因 Nauka 社（譯者按：原書出版書店名）的慫恿，囑以日本法西斯運動爲中心，寫一本小書，故以右述的5爲中心課題，而即將本書問世。

三、因此，將著者原計劃中的1.作爲本書的緒論，2.3.4.及8.放入本書的結論，7.放入本書的第七章，6.則分別插入各章適當的地方。（但是，日本的法西斯團體，有三百五十幾個，故和運動本

流無關係的諸小團體，本書悉予省略。）

四、從而本書是日本法西斯運動之客觀的描寫，至其理論和戰術的究明及其批判，不是本書底目的。書中雖間或散見批判的字句，但這只是筆端迸發的結果，本書底目的，在於極端客觀的描寫。

五、關於日本法西斯主義的描寫，如不解剖爲其現在的中樞底軍部，將不免畫龍不點睛之譏。關於他的材料，著者原有所知，但因便宜上，一切割愛。其理由，讀者當能諒解。又關於種種反法西斯主義運動，因紙數的便宜上，概不涉及。

六、當寫本書的時候，利用許多參考書，不及一一枚舉，綜此致謝。我想關於日本法西斯主義運動的著書，實可謂『汗牛充棟』，所以敢將本書問世者，實由於1. 同類的著書，多爲昭和七年左右的舊著，故未將最近的發展列入，2. 著者多是和右翼團體有關係的人，似乎缺乏冷徹的批評眼光，及3. 將各個團體及其現象，個別地、斷片地陳述，而缺乏其統一的、歷史的脈絡等原因，本書想多少補正這些缺點。又本書和許多著者不同，客觀地描寫跳躍於法西斯運動的人物，而未加以「某氏」



云云的稱呼。這一點，或爲以時代英雄自任底國士諸君所不滿，但公刊的著書，寧以這種辦法爲正當，故想乘這個機會學習。著者固絲毫沒有妄自尊大的意思。

七、本書，無論如何，是以通俗爲目的的啓蒙書籍。又因紙數及時間的限制上，不能仔細構思和修飾文字。這一點，謹請讀者諸君的宥恕。

一九三六年七月

著者識

# 目錄

緒論 法西斯主義之一般概念……………一

第一章 日本法西斯主義前史……………一三

第一節 搖籃時代……………一三

一 日本資本主義的建設……………一三

二 先驅者玄洋社……………一四

三 黑龍會……………一五

第二節 歐洲大戰所引起的社會變動……………一八

一 普羅列塔利亞運動的勃興……………一八

二 國粹鬪爭之對內的轉向……………一九

三 國粹會……………二〇

四 大和民勞會……………	二二
五 赤化防止團及其他的暴力活動……………	二二三
六 大日本正義團的黑衫……………	二二六

## 第二章 走向法西斯主義……………二一九

### 第一節 國粹社會主義運動的誕生……………二一九

一 時代的反映——改造要求之發端……………	二一九
二 老壯會的意義……………	三一一
三 猶存社的足跡……………	三二二
四 行地社與軍民交涉的發端……………	三二六
五 由左翼轉向而來的……………	三三八
六 建國會的跋扈與其退化……………	三四〇

### 第二節 恐慌的深化與法西斯主義的昂揚……………四二一

一 恐慌與合理化……………	四二一
二 法西斯團體的簇生……………	四二五



三 全國的法西斯黨創立底企圖·····	四七
四 日協與生產黨的誕生·····	五一

## 第三章 基於九一八事變的社會大轉換·····六一

### 第一節 九一八事變與軍人及官僚的動態·····六一

一 九一八事變勃發的原因·····	六一
二 軍人的積極化·····	六三
三 神武會的創立·····	六五
四 在鄉軍人團體的發生·····	六八
五 國本社和怪星平沼的活動·····	七〇
六 金鷄學院的存在·····	七三
七 國維會與新官僚·····	七五
八 學生法西斯團體·····	七六
第二節 血盟團事件·····	七七
一 暗殺個人事件之陸續發生·····	七七

二 血盟團五人存在的暴露……………七九

三 井上日召的人物……………八〇

四 血盟團事件的背後關係……………八一

第三節 五一五事件……………八二

一 興奮的漩渦……………八二

二 苦迭打計劃的內容……………八四

三 五一五事件的深淺……………八五

四 五一五事件的意識形態……………八六

五 五一五事件的影響……………八七

六 愛鄉塾……………八八

第四節 無產團體的轉向……………九〇

一 法西斯主義與大眾組織之最初的結合……………九〇

二 轉向之先鋒與社民黨之分裂……………九一

三 大眾黨的動搖……………九六

四 下中一黨的動態……………一〇一

五	日本國家社會黨的結成	一〇四
六	新日本國民同盟的創立	一〇五
七	左翼陣營的轉向者	一〇七

## 第四章 由昂揚至沉滯

### 第一節 國家社會主義的退潮

一	客觀情勢的變化	一一一
二	日本國家社會黨的分裂	一一四
三	日本勞動同盟的成立與其分裂	一一七
四	國民協會的設立與青年日本同盟的結成	一二一
五	新日本國民同盟的內紛	一二三

### 第二節 神兵隊事件

一	事件的概要	一二五
二	對於大日本生產黨的打擊	一二八



第五章 再起的焦慮……………一三二

第一節 法西斯團體之統一的嘗試……………一三一

一 國難打開聯合協議會……………一三一

二 國體擁護聯合會的組織……………一三四

三 自治農民協議會的活動……………一三五

四 日本國家社會主義全國協議會……………一三七

五 愛國運動一致協議會……………一四一

第二節 民間法西斯團體之的萎縮與軍部改造派之潛勢力……………一四三

一 大日本國家社會黨的成立……………一四三

二 勤勞日本黨的結成……………一五〇

三 青年日本同盟的分裂……………一五三

四 怪物昭和神聖會的出現……………一五五

五 維新懇話會所現的統一底動向……………一五九

六 軍部改造熱的奔溢……………一六〇

第六章 以二二六事件爲中心……………一六九

第一節 二二六事件前的情勢……………一六九

一 排擊機關說與國體明徵運動……………一六九

二 永田事件……………一七二

三 神武會的解散與「中核組織論」及「議會進出論」的對立……………一七五

四 事件前底日本法西斯團體的勢力……………一八三

第二節 二二六事件的勃發與其後的情勢……………一八九

一 軍部青年將校終於崛起……………一八九

二 叛亂將校的意識形態……………一九三

三 二二六事件後的法西斯陣營……………一九五

第七章 日本法西斯主義之理論的基礎……………一九九

一 理論的貧困……………一九九

二	高島素之的國家社會主義·····	二〇二
三	北一輝與「日本改造法案大綱」·····	二〇四
四	權藤成鄉與自治論·····	二〇五
五	安岡正篤橋孝三郎大川周明·····	二〇九
	結論 日本法西斯主義之展望·····	一一一

# 日本法西斯主義

## 緒論 法西斯主義之一般概念

本書底目的，像序文所說的——在於探尋日本法西斯主義底誕生，及其發展的軌跡，而不是以究明法西斯主義之一般理論爲目的。故在這一類書的卷頭裏，原沒有很拘泥於——『何謂法西斯主義？』一類問題的必要，但如不涉及這種問題，走筆之際，總覺得有什麼不便似的，因此，這裏極簡單的說明法西斯主義之一般概念。

然則法西斯主義的本質何在？這雖則看似簡單，卻是很困難的問題。在我們日常會話，或寫作際，指一定現象乃至運動，稱之爲法西斯主義，或法西斯。在這個時候，對於法西斯主義，法西斯云云的涵義，彼此心照不宣，而且這種場合所使用的法西斯主義一辭，大體是很正確的，但如進一

步究問法西斯主義爲何？許多人便瞠目不知所答。

這種現象，即在素以科學的見解自翊底左派方面，亦所不免。第三國際對於法西斯主義的解釋，像第六次大會（一九二八年）的討論所昭示的一樣，頗不一致。日本的左翼雜誌，在大正十年前後，解釋法西斯主義，爲小布爾喬亞的革命運動，尤在吾人記憶之中。

提到法西斯主義的本質，可以這樣地說：法西斯主義，是獨占資本主義，爲衝出變革的危機，而起底獨裁的形態。有些人，簡單地稱牠爲『預防的反革命』，如在這種辭句上面，更附以『金融資本的……』底形容詞，則得簡單的表現法西斯主義本質之妙。

將右述底法西斯主義的定義，更加分析，那在牠的裏面，實含有左列四種條件：

第一、法西斯主義，是在獨占資本的階段上的支配形態。

第二、法西斯主義，起於這種獨占資本，爲經濟危機所侵襲，其存立瀕於危險之時。

第三、因爲這種經濟危機，引起普羅列塔利亞及農民大衆之政治的動搖，並致左翼——尤其是共產黨指導下底革命運動的發展。



第四、爲着衝出這種革命的危機，以社會的民衆煽動，發動小布爾喬亞，及普羅列塔利亞的落伍者，將這種大衆的組織，爲運動的基礎。

第一、法西斯主義，無疑義地，是獨占資本主義的產物，換句話說，牠是金融資本的獨裁。這種運動，縱使在他發生當初，怎樣地喬裝爲小布爾喬亞乃至普羅列塔利亞運動的形態；而且怎樣地播弄反資本主義的大言壯語，但他決不是小布爾喬亞乃至普羅列塔利亞的反資本主義運動。牠的實體，是澈頭澈尾的金融資本底運動。而且，不論牠怎樣地成爲國粹主義的、反動的、乃至獨裁的、暴力的形態，但如該國資本主義未發達，未入帝國主義的階段，經濟上未進到獨占過程，則其法西斯主義必不能發生。有之，亦只是專制主義乃至封建主義而已。

第二、法西斯主義，以經濟的危機爲前提。某國的資本主義，縱使已達於獨占的階段，但如未瀕危機，而有某程度的安定，則法西斯主義不起。安定期資本主義的支配形態，是議會主義。這種議會主義，固亦被稱爲『隱蔽底資本家獨裁政治』，但無論如何，就獨占資本言，定嫌議會政治的煩瑣。因此，只要政治鬭爭行於議會之內，該時代之支配的政治制度，是安穩無事的。少許讓步固所不免，但

如認此爲維持自己支配制度的代價，仍感便宜。泊經濟恐慌的浪潮洶湧，資本主義捲入一般的危機之中，以議會政治那樣緩慢的手段，是不能衝出這種危機的。於是法西斯主義，非議會的、暴力的支配形態，乃見必要。尤其像次述底普羅列塔利亞的急起，爲着抑壓他們的急進運動，無論如何，均不得不出於所謂法西斯主義的手段。

第三、資本主義，既陷入這種經濟的危機，必然的，招致勞動者及農民經濟條件的惡化。他們爲擺脫這種經濟的苦境，而行種種鬪爭，這種鬪爭，有作爲經濟運動的勞動組合運動；和作爲政治運動的種種無產者政黨的鬪爭。其中，以大衆的勞動組合爲基礎，左翼的政黨——即共產黨所指導的政治鬪爭，成爲勞動者農民鬪爭集中的表現。這種左翼政黨的鬪爭，和從來社會黨——社會民主黨指導下的鬪爭不同，是對於現存的資本主義體制，不稍妥協，以私有財產制度廢止，爲其真實目標的運動。尤其以俄國革命的成功，使對於共產黨的鬪爭，不敢輕視。獨占資本主義，在共產黨所領導的普羅列塔利亞革命運動之中，發見現實的自己掘墓人。

對於這種左翼的政治運動，從前議會主義的支配形態，已無所用。民主主義的——自由主義

的手段，已不足抑壓左翼運動。眼前有兩條路可以抉擇，不是甘於自己支配體制的崩壞，即是進而強硬地鎮壓運動。前者固非獨占資本所能忍受。因此，在這裏，展開了直接的力和力鬭爭的局面。所以法西斯主義，非在普羅列塔利亞運動達於相當強盛時，是不能崛起的。但這種普羅列塔利亞解放運動，是因爲經驗的缺如，和沒有有力的指導者，其鬭爭難期真實有效而起。如果普羅列塔利亞非常之弱，或非常之強，法西斯運動均不得起——至少是不得成功的政治形態。換句話說，獨占資本，引起實行『豫防的反革命』底意慾，其成功的程度，亦以普羅列塔利亞運動底龐大爲必要。

第四、這種赤裸裸的力和力底鬭爭，不可不受大衆基礎的支持。如果沒有這種基礎，縱使有一時的成功，究竟難以長久持續。在古代社會乃至封建社會或未可知，但對於一度知曉自由主義——民主主義滋味的民衆，尤其是對於有若干近代的勞動組合運動，乃至無產者政黨運動的經驗或見聞的大衆，舊式專以彈壓爲事的政治，赤裸裸的專制支配，究竟難以忍耐。這將立致大衆的反抗，且有傾覆根本之虞。一七八九年的法蘭西民衆，尙且破壞巴士的獄。二十世紀的大衆，定有二十世紀的做法。

因此，獨占金融資本，一方面，對於普羅列塔利亞及農民的左翼解放運動，加以徹底的抑壓，同時在另一方面，復懷柔意識遲鈍的社會層，入於他的籠絡之中，以爲他新支配體制的支柱。這種遲鈍的社會層，多選自都市及農村的小布爾喬亞，但普羅列塔利亞的一部，亦加入其中。從來小布爾喬亞，居於資本和勞動之間，失其發言權。他們因爲經濟力貧弱的原故，在獨占的段階上，對於獨占資本，不敢擡頭。而且因爲分散性的原故，不能像普羅列塔利亞那樣，以數凌人——即以團結的力量，脅迫資本，以申張自己的要求——故該階級非常脆弱，其經濟的地位，亦漸漸惡劣。將沒落的焦燥，繞於他們全身。他們的一部分，抵於沒落的運命，退出固有階級，而投入普羅列塔利亞的陣營。其頭腦明晰者，則進任獨占資本的經理人。但是，小布爾喬亞大眾，仍沉淪於絕望的深淵。

於是，獨占資本得以上下其手。獨占資本，利用小布爾喬亞之經濟的不遇，政治的不滿，及牠對於左翼普羅列塔利亞運動，一種嫉視的反感，而驅他們於行動。對於他們政治的，經濟的徬徨，似乎給與滿足底社會的民衆煽動——通俗地說，以空幻的約束，將他們結成反動的隊伍。並使用舊軍人，普羅列塔利亞運動的脫退者，爲這種組織的策士。於是獨占資本的獨裁政治，獲得大眾的基礎。

在某一國，縱使他怎樣地實行反動政治，怎樣的橫行專制支配，如果不爲社會的民衆煽動，及以此爲餌，而結集小布爾喬亞大衆組織的基礎，卽不能說牠是法西斯。這一點，是法西斯主義，和單純的暴力政治不同之處，而且，法西斯主義底可怖的祕密，亦潛存於斯。

這最後一點，是法西斯運動所以成功的原因，他和以前的反動運動不同，具有複雜的形態。因此，說法西斯主義，是小布爾喬亞的解放運動，是錯誤的。有時且誤認爲普羅列塔利亞的運動，而稱爲國家社會主義，國民社會主義，這是因爲該運動僭稱社會主義之名的原故。

這種事實，在法西斯主義，掌握政權以前爲尤甚。在日本亦是如此，一部分的法西斯主義者，將自己和金融資本的法西斯主義相區別，以自己爲貨真價實的法西斯主義，以他們爲布爾喬亞的法西斯主義。由我們看來，法西斯主義，原是布爾喬亞的主義。故特地說所謂布爾喬亞的法西斯主義云云。恰和所得普羅列塔利亞的社會主義相同，是一個贅辭。

這樣看來，無論法西斯主義，怎樣地爲社會的民衆煽動，怎樣地潛稱社會主義的名義，但他澈頭澈尾的，是基於獨占金融資本，爲着獨占金融資本而起的運動。這種證據，在各國法西斯運動的



資金關係，他們日常行動及其綱領上，已可看到，其昭示最爲明白的，尤推法西斯掌握政權各國，於其當權後之政治的實績。具體地說，即是在意大利、德國、法西斯獨裁之反勞動者的實際政治。

法西斯主義，是獨占金融資本運動的事實，和各個法西斯主義者，主觀意圖之反資本主義的事實，決不矛盾。投入法西斯運動的人們，尤其是青年分子之間，其燃有解放普羅列塔利亞的熱情者，亦非無之。他們誤信法西斯幹部底社會的民衆煽動，以勇猛的階級戰士自任。這些人們，經過運動的實踐，知道了法西斯主義的本質，退而離出陣營，或絕望之餘，陷於放逸，或更燃其革新的熱情，而投入左翼運動。其中，亦有雖在獲得政權以後，以法西斯黨內的批判分子自任，非難其幹部的政策，而殘留於法西斯陣營內者。前幾年，意大利法西斯黨內的這種純真青年，曾迎接法國青年，開會於羅馬，就如何改正「法西斯政府之資本家的歪曲」而交換意見。即在德國，國社黨下層部隊裏，亦頗有相當的左翼分子，潛存其中。

著者，把這種善意的法西斯主義者，呼爲「純真法西斯」乃至「法西斯主義正義派」和本來的法西斯主義者，即真實地把握法西斯主義歷史任務的法西斯主義者相區別。他們，在其主觀

的意圖上，幻想普羅列塔利亞的解放，而誤解歷史的軌道。詎知在其客觀的行爲上，竟爲他們所攻擊不止的獨占資本所利用，而逆轉歷史的車輪。

我們，亦不因他們所自製的名稱如何而有眩惑。何則？日本的法西斯主義者，很不喜歡被呼爲法西斯主義者，常引慕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不輸出』之說。但無論他們怎樣的嫉忌被稱爲法西斯主義者，甚至揚言攻擊法西斯主義，或如後述那樣，自稱爲國家社會主義，或國民社會主義，但如就他們的主張及行動，加以科學的檢討，則他們之爲法西斯主義者，殆成鐵案。

然則這種稱爲法西斯主義的政治形態，是表現資本主義的強盛嗎？抑係昭示其脆弱？關於此點，有種種的說法，但直截了當地說，這是資本主義脆弱的表徵。

如前所述，安定的資本主義之正常支配形態，爲議會主義。議會主義，像被呼爲『確實的資本獨裁政治』那樣，牠是適於擁護資本利害的政治形態。牠或許稍嫌迂遠，但的是確實的支配形態。至於法西斯的獨裁政治，對於獨占資本，是一種投機，是冒險的政治。如能順利地進行，固多收穫，假如運用不善，必至本利無歸。就獨占資本的立場言，這種冒險的，投機的政治支配，尤以極力避免爲

得策，資本家亦十分的瞭解此點。因為資本家，以不喧爭、平穩無事底政治的運行，為適於持續和擁護他底經濟的利益。

但獨占資本，竟棄卻這種平穩的坦道，而走上法西斯獨裁的險路，這因為跟着經濟危機的到來，勞動者農民的解放運動，橫流滔滔，決堤而出的原故。如果不將暴力加以遏止，則牠底存在本身，將根本傾覆。但法西斯獨裁，縱使順利地成功，其維持亦須莫大的費用和勞力。獲得政權前的法西斯主義者，攻擊政黨的腐敗，謂政黨政治，是浪費的政治，並倡言法西斯政府，是所謂「廉價政府」，詎知法西斯政權本身，即是最浪費的政體。意大利政府，憂懼意大利國民離叛，廣設偵探網，因此而用龐大的經費，既為人們所周知。因此可以說，法西斯主義，不是象徵資本主義的強盛，而是其脆弱的表示。

對於這點，著者將法西斯主義，和人體的發熱狀態相比擬。人體一旦侵入病菌，為與他相抵抗。而有發熱現象。因此，發熱是人體衰弱的表徵。但在身體衰弱至不堪這種病菌的場合，則發熱無由發生，這種人的體溫，只有漸漸下降。由這種意義看來，發熱，在某程度上，亦可說是人體強壯的表徵。

如果發熱是既非不許侵入病菌之強壯，又非全然敗於病菌的衰弱狀態；那可以說：法西斯是——既非不許一般的經濟的政治的危機興起，尤其是普羅列塔利亞解放運動興起的強盛，亦非全然屈服於此，而致全然崩壞的脆弱狀態。

此外，關於法西斯主義的特質，法西斯主義的理論等，該說之處很多，但因法西斯主義一般論的展開，不是本書的目的，故只得割愛，以下祇就法西斯主義是否必然的聊爲一言。

關於法西斯主義是否必然經過的階段？議論分歧。但謂其「併非必然」的學說，似爲通說。如果承認帝國主義的階段、獨占資本的階段，在某特定國家裏面，未必是必然的階段（例如外蒙人民共和國、中國、蘇聯）那嗎在這種意義上，亦可說法西斯主義並不是必然的。但如果在原則上，以資本主義國家，必須通過獨占資本時代、帝國主義時代。那亦應說法西斯主義是必然的階段。關於法西斯主義的發生，有的說係於民主主義傳統的有無，殖民地的有無，小黨分立或二大政黨對立等種種條件，但現在英國、法國、美國等，亦有法西斯運動興起的事實，其中，民主主義傳統最深的英國，於摩斯列等的法西斯運動之外，尚有保守黨右翼路突、洛沙、惟亞等的法西斯，亦頗強盛，鮑爾敦

還說，在赤色獨裁的危險之前，不可不先有白色的獨裁云云，凡此事實，均昭示法西斯主義的必然性。或在某些國家，法西斯主義成爲非必然的云云，正確地說來，只限於某種突發的事情（因戰爭而致法西斯體制的崩壞等），或勞動者，農民的運動，出於意外的成功底場合。

# 第一章 日本法西斯主義前史

## 第一節 搖籃時代

### 一 日本資本主義的建設

假如究求作爲現在日本法西斯主義指導原理底——國粹主義思想的先驅，這不可不遠溯於明治初年。當時的日本，忙於把自己建立爲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這在一方面，爲歐洲文明之焦急的吸取運動；在另一方面，爲追求其經濟資源的「大陸進展論」（臺灣，朝鮮，滿洲的掠取運動。）前者之積極的表現，是自由民權——獲得憲法運動，其消極的表現，則是稱爲『鹿鳴館時代』之一串喜劇。因這種自由民權運動，和日本古來的國粹，不能相容，以及鹿鳴館時代，上下掩鼻而過底對於歐化運動的反感，和後者即「大陸進展論」相結合，於是引起國粹主義，反動主義的指導原



理，及其運動。

## 二 先驅者玄洋社

但我們原沒有拘泥於上述——明治初期國粹主義的指導原理，及國粹主義運動的必要，而且即說他們和日本現在的法西斯主義，並無直接關係，亦非不可。在這裏只舉該時代的產物，和現在日本的法西斯運動，立於不可分離的關係者，即明治十一年（一八七七年）平岡浩太郎及頭山滿所創立的玄洋社，及明治三十四年（一九〇一年）一月內田良平所創立的黑龍會，即已夠了。玄洋社，係以對於當時明治政府懷有不平的二人為中心，創立於九州的福岡，平岡，只看他和西鄉隆盛底「征韓論」的關係，即曉得他是以「大陸進展論」為主要指導原理的人。玄洋社的名稱，據說是越過玄海灘，而進於亞細亞大陸意圖的表示，在這種意義上，牠是奉行——成為日本現在法西斯團體中心口號之一底所謂「大亞細亞主義」之最初的實行團體。所以舉出這個團體，並不因為他本身的活動，而是因為現在的法西斯團體，多半是直接或間接的，延續玄洋社的系統；和牠的創造者之一——頭山滿，在我們不能瞭解的程度上，獲得現在日本法西斯主義者的信賴，隱

然爲其老祖的原故。

如後所述，由玄洋社派生許多法西斯團體，但直接和牠有關係者，爲因大阪朝日新聞社長村山龍平的襲擊事件——在黎明會吉野作造的候補演說會上——而成名的浪人會。浪人會，是集合玄洋社中的非福岡人分子，於明治四十一年所創立的別動隊，以三浦梧樓、頭山滿、佐佐木安五郎、美和、作次郎、古島一雄、小川運平、野添宗三等，爲中心人物。其富有國民黨的色彩，洵值注意。

### 三 黑龍會

黑龍會，是現在作爲大日本生產黨及昭和神聖會幹部，而著名的內田良平所創立，和右述的玄洋社，一派相通。像以黑龍江的首二字爲牠名稱所昭示的一樣，他是以「大亞細亞主義」爲其中心的指導精神。他是憤慨於中日戰爭後（一八九四——九五）的三國干涉，在明治三三年「北清事變」後，所立即成立的。以伊東知也、吉倉旺盛、本間九介、萬生修亮、平山周、權藤震二、尾島行昌、秋山長次郎輩豪傑，爲發起人。該會的綱領如次（圈爲著者所加）：

一、吾人欲發揚肇國之宏謨，闡明東方文化之大道，進而圖東西文明之調和，而爲亞細亞民。

族興隆之指導者。

一、吾人欲一洗偏於法治主義形式，束縛人民自由，缺乏時勢常識，障礙公私能率，埋沒憲政本旨之百般宿弊，以發揮天皇主義之妙締。

一、吾人欲改造現行制度，振作外交，以圖海外之發展，釐革內政，以增國民之福利，確立社會政策，以解決勞資問題，藉固皇國之基礎。

一、吾人欲奉體軍人勅諭之精神，振作尚武之風氣，以舉國民皆兵之實，而期國防機關之充實。

一、吾人欲根本改革模倣歐美之現代教育，建立淵源於國體之國民教育，以圖大和民族公德良智之向上發達。

牠雖說到『人民自由』、『勞資問題』，但該會的設立目標，第一在亞細亞主義，第二在天皇主義，如第三項的國內改造綱領（雖則這裏積極地表現了法西斯主義者的意圖），則是附隨於後的。

黑龍會的工作，與其說是在於表面的表現，寧應說是在於裏面的活動。自遠昔活動於韓國

「東學黨之亂」(明治二十七年)的天佑俠團始(黑龍會的前身)繼以在安納基爾德的菲律賓獨立運動、孫文的中國革命運動、以及在中日、日俄兩役、北清事變的「裏面工作等、誇耀東亞天地的若干志士底活動、雖表現於表面者少、但對於日本帝國主義、似可說是具有相當的貢獻吧?」所以特別提出黑龍會之名的理由、因為該會在當時簇生的國粹團體之中、最有實力、牠發展玄洋社的傳統、而使若干法西斯主義者、法西斯團體發生;其與同時若干反動團體不同之處、在於標揭近代法西斯的綱領、高呼「國內改造」和「既成政黨」的打破、以貧弱團體而伸手於社會事業、經營勞動宿舍和自由食堂、以接近勞動者、及作為內田良平最後貢獻底大日本生產黨的組織。

黑龍會、像這樣的、著有和所謂反動團體相當不同的特色、但其組織方針、徹頭徹尾的是封建底「老頭子和乾兒」的關係、是以內田良平個人為中心的非社會集團。這一點、是日本諸法西斯團體相當共通的特徵。

## 第二節 歐洲大戰所引起的社會變動

### 一 普羅列塔利亞運動的勃興

一九一四——一八年的歐洲大戰，對日本社會，賦與非常的影響。利用戰時的杜絕外國商品輸入，實行「國產獎勵」，以供給歐洲諸國商品及軍需品，而日本資本主義，獲得飛躍的發展，自這個時候起，牠踏入獨占的段階。

跟着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於是資本集中、實行獨占、及生產規模的擴張，普羅列塔利亞，亦於此著其飛躍的發展。戰後膨脹而來的民主主義之波，激動所有的階級層，這尤於普羅列塔利亞、農民、知識階級之間為最甚。勞動爭議及小作爭議，頻發於各處，勞動組合及農民組合，亦陸續組織。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的成功，對於日本普羅列塔利亞，給與決定的影響，一向局限於一部小布爾喬亞、浮浪的知識階級之間底社會主義，自此始和勞動者階級相結合（大正九年——一九二〇年社會主義同盟的成立。）而且一向日本的社會主義，是德國式的社會民主主義，是法國式的無政

府主義，泊受俄國鮑爾塞維克的影響，始遵奉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

這種社會狀勢，一方面，促成政黨政治的確立，官僚及軍閥，退出政治的第一線，同時在另一方面——在所謂政治民主化之後——反普羅列塔利亞的政治，立即開始。一九二〇年的「過激社會運動取締法案」（治安維持法的前身）提出的企圖，即其前驅。

## 二 國粹鬪爭之對內的轉向

普羅列塔利亞運動的勃興，脅威着以抑壓牠爲事的布爾喬亞體制，於是所謂「愛國團體」，「國粹主義團體」像雨後春筍般簇生着，從來高唱大亞細亞主義，專奔走於對外問題的國粹團體，亦移轉注意於對內問題，其出於撲滅普羅列塔利亞運動的意圖，專事妨害勞動運動，獻媚於資產階級的「反動團體」層見迭出。其主要者，爲大正七年（一九一八年）四月的大正赤心團及皇道義會，大正八年的國粹會關東本部，即關東國粹會，同年十月的大日本國粹會，同年六月的縱橫俱樂部，大正十年（一九二一年）一月的大和民勞會，大正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十一月的赤化防止團，大正十四年（一九二五年）二月的日本正義團等。



此等團體，在思想上，固踏襲玄洋社——浪人會的系統，在性質上，則不出政友會民政黨等，既成政黨院外團的一步，其資金，亦由資本家及政黨領袖供給，故除反共產主義、反社會主義等漠然的口號外，其自身并無任何積極的綱領，其會員，亦以院外團的壯士、博徒、土木業者、土工、腳夫、浪人等，封建的分子爲多。當時社會上對於他們，亦賦予「反動團體」之名，就他們說來，洵屬切當。

### 三 國粹會

現在就此等「反動團體」試爲簡單的描寫。先說大日本國粹會。這是以當時原內閣的內務大臣床次竹二郎爲創始者，和關西的西村伊三郎，關東的青山廣吉，篠信三郎等「俠客」提攜而創立者，其綱領如左（註一）

- 一、以皇室爲中心，期民族之統一，而盛行經綸。
- 一、政治由俠道而行，政治家應守信義。
- 一、自併合韓國以來，已二十年，東亞天地，今尤擾亂不熄，生民有塗炭之苦。深信加以匡救，爲

日本國民之天職。

一、昂揚敬祖崇神之念，而善導國民思想。

一、以勞資之協力，以圖資本家勞動者相互之共存共榮，俾國民生活，得以安定。

雖說恪守祖先傳來的俠道，而有超越政黨政治之意，但如看牠創立當時的幹部——總裁大木遠吉伯、會長村野常右衛門、理事長中安信三郎，以及現總裁鈴木喜三郎、會長中安（以前爲高橋安威）等陣容，則其屬於政友會系統，固甚明瞭（顧問爲頭山滿及瀧脇宏先子爵）。

大日本國粹會，爲當時最逞暴威的團體，曾與水平社實行流血的對立抗爭。置總本部於東京，於各府縣，置府縣本部，全員號稱六十萬，一時聲勢甚盛，以後因與關東國粹會對立，移本部於京都，其活動，至少在表面上，略見沈潛。

關東國粹會，形式上固是大日本國粹會的關東本部，但就時間上言，比總會先創立，且其勢力範圍甚大，幾將關東俠客的錚錚者，盡加網羅，故事實上應否離總本部而獨立，屢成熱烈的論爭。後於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年）十月決定，除山梨、栃木兩縣外，東京市府、關八州、信越、奧羽地方，悉歸關東本部管轄。現在和總本部立於不即不離的立場，曾另推渡邊千冬爲總裁，木內伊之助爲總長，但

現在實際上的首領，則爲梅津勸兵衛。在往年的「角力騷動」上，天龍以下的脫退分子，不得不陷於苦境，要即關東國粹會在某世界上，所具勢力的表現。

關東國粹會的綱領。除採用前揭註一所列三條外，尙有稱爲「信條」者二，即——

一、萬劫不復的，擁護以皇室爲中心的日本國體，是爲日本同胞之幸，亦爲實行一切正事善事的基礎。

一、基於前項趣意，吾輩俠客團，當以心傳心，本於昔之不動心，以扶弱挫強。

#### 四 大和民勞會

如果國粹會，是屬於政友會的系統，那嗎大和民勞會，是屬於民政黨系統的反動團體。他的創立者河合德三郎，是土木業的巨子，原屬於大日本國粹會，但僅僅半年，即與他分離，而另創民勞會。在大震災以前，牠有相當的活動，建慈善病院於谷中，並設勞動社會大學，且以襲擊堺利彥而大著勇名，但在大震災後，由名藤代天放者代河合而爲會長，雖發行「民勞」及「法律世界」雜誌，但近來已不很振作。不過在野田醬油公司的勞動爭議，和朝日新聞的岩月新聞舖爭議裏，仍很活躍。

其主張，很帶感傷不像是團體的主張，但他也說：『我們是白熱的坩堝，溶解一切，化育一切，而使民勞的生命復活，我們是孕育正義公道而將牠孵化的蜂巢，我們是既已播種的小麥，在我們民勞的生命裏，充滿着希望和光輝。』以喚起『滿身土氣』的農夫和『持着十字鋤』的礦夫。

##### 五 赤化防止團及其他的暴力活動

大正赤心團和赤化防止團，一時以反勞動者的暴力著稱，前者爲森健二、後者爲米村嘉一郎所組織。森是以土木承攬和派報爲業的人，以野田卯太郎、武藤金喜等政友會巨頭的援助，組織赤心團，揭舉：『一、努力完成以皇室爲中心之日本國民精神的統一，二、對於危害國體尊嚴之一切思想，期其撲滅，三期帝國憲政之穩健發展，四、不偏黨派，一意以國威之伸張爲念，五、協力於國家殖民興業之發達』等綱領，對於對華問題，內鮮融和，反對普選運動等，亦有參加。

赤化防止團，則因米村嘉一郎，無所事事，故以赤化思想撲滅爲題，而發生的團體，其綱領如次：

- 一、赤化破壞社會秩序的根底，咒咀人類的幸福，故本會誓死以防遏自任。
- 一、資本家之橫暴，和富豪的專恣，爲助成過激思想的原因，故對於資本家富豪，而力促其猛

省。

一、勞動運動，一向因與社會主義連絡，而受許多誤解，如真的勞動者的呼聲，任何人當不反對。故本會力期勞動運動與社會主義之分離。

每日在本部裏，養着四五十個浪人，全國，置數十個支部，其勢甚旺。他們活動之有名事跡，爲其創立後不久，衝入左翼的候補演說會，以米村、天野岡太郎等爲先驅，和左翼方面的岩佐作太郎、近藤憲二等對陣，命其解散，並以「日本刀」刺傷岩佐的事實；和在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年）六月，攜「日本刀」襲擊高尾平兵衛，與長山直厚、吉田一等角鬪，並射殺高尾的事件。（註二）

此事件後，因米村被處一年半的徒刑（但緩刑三年），其活動亦趨不振，金輪日東繼米村而起，尙引起越飛排擊運動（一九二二年二月），勸告後藤市長辭職（同上），美國大使館旗降下事件（二四年七月）等小波瀾，現在則全歸沉寂。

皇道義會，是其後齋藤內閣時代，在荒木陸相之下，擔任參事官的政友會議員石井三部，在政友會巨頭野田卯太郎、小川平吉等後援之下所組成者，他以反對美國化、皇室中心主義，爲主要口

號，並欲以劍道養成國士。

縱橫俱樂部，和前述諸團體異其性質，牠是早稻田大學的學生團體。中心人物，爲森傳、結城源心等柔道大家，和柏木三千三、三枝窄三、佐佐木貢等。其綱領：「一、闡明日本國體之原理，期布皇道於世界。一、組織世界經濟聯盟，以舉人類共存共榮之實。一、基於人類共存之大義，以撲滅一切偏狹思想。一、剔抉社會混沌之病根，以期掃蕩。一、圖東西文明之融合，以期創造純美文明。」縱橫俱樂部，的嶄露頭角，始於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年）因組織軍事研究團而起的大騷動。在這個時候，俱樂部以反動教授青柳篤恆爲會長，組織軍事研究團，並招請石光陸軍次官以下的陸軍幹部，舉行創會式當時，早大內的左翼團體，文化同盟（文化會和建設者同盟的合併）獲得帝大新人會及其他學聯的應援，向諸將軍呈獻「一將功成萬骨枯」，「在這勳章裏，染着兵士的血」一類底祝辭，這就現在說來的，是殺風景的舉動，於是創會式完全葬送。在這個時候，雖是左翼的成功，但以後因反對軍事研究團的學生大會，毆擊縱橫俱樂部分子，引起悲慘的流血事件，於是陷於闖入講師佐野學的研究室、摘發日本共產黨、講師猪保津南雄辭職等事態。而且學生方面，亦有相當的犧牲。



者。

縱橫俱樂部，後改爲縱橫社（大正十五年），發行縱橫雜誌。其所立的基礎，爲日本主義，以學生團體內鮮見的暴力團資格，引起世間的指摘和畏怖。現在他是否存在，則不很明顯。

## 六 大日本正義團的黑衫

最後請一述大日本正義團。這是有名的大阪俠客——小林德兵衛的第二代酒井榮藏，於大正十四年二月所組織的，在其前年夏天據著者看來，酒井於有名的大阪市電大爭議上，擔任調停人的事實，對於該團的成立怕有重大的影響。酒井在該市電爭議裏的態度，在我們第三者眼裏看來，雖並不怎樣反動（例如在高野山的酬酢）但以這個事件爲契機，他知道了近代勞動的威力，而大日本正義團的組織，即是他們想像下的解決方案。

俠客團的元老們，均以酒井榮藏的組織正義團，是脫逸從來的仁俠之道，故大加諫止。但他不顧他們的反對，悍然脫破舊殼。所謂脫破舊殼，指他（酒井榮藏）私淑意大利的慕索里尼，效法慕索里尼，使團員穿着黑衫、購買飛機、研究社會主義、並調停目蒲電鐵、東洋 Mass、江之島電車、青色

公共汽車等的爭議，其主觀的意圖，固爲模倣法西斯，模倣慕索里尼，但其客觀的行動，仍賦予我們以不出遠昔仁俠之道的印象。但和同時代的其他反動團體相比，則在其以法西斯主義者自任，酷似法西斯主義者之點上，洵是值得相當注目的團體。其綱領如次：

一、專心於忠君愛國、孝敬信義之念，而精勵於一己之職業。

二、以仁道正義爲本旨，勿忘慈悲仁俠之道。

三、起自重之念，養廉恥之心，以舉共同親和之實。

四、頭目如親，走卒如子，走卒相視如兄弟，頭目所命，雖水火不辭，兄弟應相親相扶。又不可忘

禮讓。

以有志於法西斯者，竟提出這種封建的綱領，但這正是正義團的本質，只看其會員以土木業者、木匠、泥水匠等工人爲多，一時又有交通勞動者很多的事實，便可瞭然。他在關東、關西、九州三個地方，各設本部，團員數，據二三年前發表者，已標明關東十萬、關西十二萬、九州五萬。但這是此等右翼團體的習慣，右述團員數，是否絕對正確，殊難保證。支部的組織，爲支部長↓副支部長↓小頭↓

助役。酒井則稱爲「主盟」當是「指導者」的譯名。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年）以酒井的發議，另組稱爲政治監督會的政治團體，以爲政治活動，但因此分爲「恐懼和既成政黨衝突派」和「不恐懼派」，以至引起東京支部半數脫退的騷動，嗣卽平息。酒井於其翌年——卽昭和三年（一九二八年）的第一次普通總選舉裏，應選於大阪第四區，和鈴木文治競爭，但立即敗北。雖則酒井意氣揚揚，但這卽是正義團，不得大阪勞動者及小市民信賴的證據。他還於一九三〇年，會見慕索里尼於羅馬。

（註一）國粹會另有一種綱領，據說是杉浦重剛所起草的（國粹會之名爲杉浦所擬）。內容如次：

一、本會乃以意氣立，以任俠爲本職之集團。

一、以皇室爲中心，糾合同志，應國家之緩急，期舉奉公之實。

一、本會會員，尊重自古以來，慣行於同志間之插血爲盟，且加擁護。

（註二）自此時起，始有所謂「社會葬」的名稱，與其說是悼惜高尾，寧是對於赤化防止團的反感和示威。

## 第二章 走向法西斯主義

### 第一節 國粹社會主義運動的誕生

#### 一 時代的反映——改造要求之發端

以上所述諸團體，在由所謂大亞細亞主義，即對外強硬主義，移轉目標到對內問題之點上，和初期的國粹團體不同，但這種對內問題的眼光，不出於反勞動者運動、反社會主義運動、亦化防止運動的範圍，刻薄點說，是資本家階級的走狗，概以「反動團體」的稱號，蓋不得已。他們雖偶亦提到勞資問題的解決云云，表示法西斯主義者亦注意及此，但其程度是非常微薄的。

一方面，此種反動的國粹團體，忙於改換招牌的工作，在另一方面，和從來的國粹團體，異其趨向的國粹團體，現身而出。此等團體，對外固依然高唱大亞細亞主義，企圖侵略滿蒙，但對內主張，則

不僅勞資協調而已，且進而主張改造國內。在嚴密的意義上說，日本法西斯運動的發生，應溯於此等團體之中。

以一九一四——一八年的戰爭爲轉機，入於獨占階段的日本資本主義，跟着戰後的反動浪潮，忽然陷入深刻的恐慌。一九二三年的關東大震災，予以致命的打擊，這當然不能不動搖勞動者、農民的經濟條件。代替着以前好景氣時代的攻擊爭議，而頻發防衛的勞動爭議，及小作爭議。乘着戰後的民主熱，而勃發上來的社會主義之波，爲着大震災後之反動的霧圍氣，一時有窒息之勢，但震災的經驗，給與日本社會主義運動，以反省的機會，使牠大爲實際化，其勢所趨，且生暴動化的偏向。因爲這種實際化的社會主義，和勞動者農民運動相結合，著著進展，使日本法西斯主義者，對於國內的赤化，懸有無數的煩惱。爲抑壓勞動者農民的不平而作底普通選舉，卻成使他們政治意識昂揚之資。在這裏，由一向散在的國粹主義者裏，意識的或無意識的反映着——這種日本法西斯主義者的煩惱欲挺身出而挽救。今如不伐赤賊，則日本社稷滅矣」云云，確足表現他們的煩燥和焦慮。推動此等焦燥者，則稱爲國難的一九二一年「華盛頓軍縮會議」和一九二五年的日俄復交。

但他們亦是時代的產兒。單純的反動主義、國粹主義、日本主義，不足以救國內的混亂，固爲他們所深知。又就資本家的暴威言，他們的一部分亦不能沒有反感。他們固想消滅社會主義，但亦樂聞其主張的中含。於是社會主義思想，無意識地浸透到國粹主義，在這裏，發生國粹社會主義，卽所謂法西斯主義的動向。

## 二 老壯會的意義

此種新式的國粹主義的表現，爲大正七年（一九一八年）十月底老壯會的誕生。

老壯會，會員的年齡固有老壯之岐，而且他是右翼分子、左翼分子、思想家、實踐家、實業家（虛業家）軍人都有的大雜燴。牠沒有一定的意識形態，但由以後種種法西斯團體，均由此派生的意義說來，他有不可忽視底歷史的存在。其具有左翼的傾向者，爲堺利彥、高島素之、島中雄三、下中彌三郎、大竹博吉、中村高一、北原龍雄、小栗慶太郎、高尾平兵衛、茂木久平、松延繁次、遠藤友四郎等；右翼分子，爲北一輝、大川周明、權藤成鄉、滿川龜太郎、沼波瓊音、渥美勝、鹿子木員信、笠木良明、岩田富美夫、清水行之助、金內良輔、山元龜次郎等，此外，有往年自由黨左翼的大井憲太郎、軍人的佐藤鋼



次郎、八千代人壽保險公司的虛業家小原達明、山口正憲、長瀨鳳輔、水野梅曉、川島清治等怪物、中野正剛、宮川一貫、工藤鐵三郎等既成政黨派、及草間八十雄、田鍋安之助、島野三郎、細井肇等。每月集會一次討論時局。舉行講演會，以滿川龜太郎爲幹事，但因爲是沒有一定目的和原則的集合。終陷於衰頹的狀態，會員各行其志，至大正十年（一九二一年）時，失其實際的存在。

### 三 猶存社的足跡

老壯會自身的存在，雖這樣的疾歿世而名不彰，但以牠爲母體。而於大正八年（一九一九年）誕生的猶存社，則在日本法西斯主義史上，含有很大的意義，雖丹寧等對於猶存社名稱的解釋。頗現困惑之色，但他是採自陶淵明底『三徑雖荒，松菊猶存』之句。表示在舉世滔滔的赤化之中，日本國粹猶存的氣概。

猶存社的創立者，是北一輝和北輝次郎。他在明治四十年時出入於堺利彥之門，很早的，就以日本國體論，及國體論及純正社會主義兩大著，受知於識者，早大中途退學後，浪跡中國，投入中國革命的渦中。而大爲活躍。和范鴻仙、宋教仁、譚人鳳等，均有親交。嗣以聽從『日本比中國更危』底

大川周明的勸誘，於大正八年（一九一九年）歸國。此時帶回的物品，是以後成爲日本法西斯主義的經典底日本改造法案大綱，猶存社，卽是他以大川及滿川龜太郎爲兩翼，而組織成功的。據北的自述，他有『擔當根本傾覆日本之魂的日本自身的革命……防衛全亞細亞七億萬人的最後封建城廓，應是築於太平洋羣島的革命大帝國』底大決心。此時，由中國跟他歸來者，有岩田富美夫、清水行之助、辰川龍之助等鬪士，作爲猶存社同人而叢集者，爲西田稅、笠木良明、鹿子木員信、安岡正篤、綾川武治、角田清彥、松延繁次、島野三郎、金內良輔、中谷武世等（現在西田爲最高股肱。）

猶存社的中心口號，爲日本帝國的改造和亞細亞民族的解放。稱爲其綱領者，爲左列七項

——（註一）

一、革命日本的建設。

二、日本國民的思想底充實。

三、日本國家之合理的組織。

四、民族解放運動。

五、道義的對外政策之實行。

六、改造運動的連絡。

七、戰鬪同志之精神的鍛鍊。

猶存社，以北一輝帶回的物產——日本改造法案大綱，爲自己的「中心操典。」同時亦努力於將其傳布世間。大正九年刊行機關報「雄叫」，廣招天下的同志，但不久因北和大川兩巨頭的對立發生內部的對立，嗣以大正十二年三月鹿子木出洋爲楔機，而完全解散。

猶存社的直系，固爲由行地社至神武會的系統，但爲其傍系而最先誕生的國粹團體，則爲大正九年四月岩田富美夫的大化會。岩田是北一輝的弟子，亦是高島的門下，當時具有相當複雜（？）的性格，他曾於一九二〇年、一九二二年兩次潛入蘇維埃聯邦，吃過赤塔監獄的飯，其腕力與胸懷，一時殆爲右翼團體中的特出者，大化會的綱領——「一、大化會，以使全國瞭解日本對世界的使命，而成斷行日本改造之根源勢力爲目的，二、大化會，排斥奴隸的日本舊思想，同時以改革專事模倣反響底歐美舊思想爲目的，三、大化會，以全國民爲根基，圖其間指導的青年人格底結合，而

努力於號召全國之日。四、大化會，在日常小事及非常大事之際，宜有原始武人之典型。五、應實現剛健、素朴、簡易、雄大、正義於全生活之上。六、大化會會員，誓言不怖天下之任何人，惟以正義之審判，最爲峻嚴。」「非常大事，」固不待論，即在「日常小事」上，亦發揮暴力，以示「原始武人的典型。」大化會，和後述高島的大衆社，頗有關係，擔任經綸學盟的武力行動部；一方又收容猶存社的青年部隊，所以有困於過於強健的形勢。其中最典型的事件，爲有名的「大杉遺骨奪取事件。」此時和岩田一并活動，而後和岩田發生意見的下島繁三，是有名的豪傑，是手槍的名手。日本國民黨的寺田稻次郎，亦在大化會的講習所上，充當講師。清水行之助、辰川龍之助、茂木久平等，亦曾在那邊過。表現大化會活動的事件，是前橋水平社事件、野田醬油公司的勞動爭議，不戰條約問題。反對「民政黨的議會中心主義」底運動等。

因爲敘述大化會的事情，在順序上，允宜敘述和牠宛若兄弟的——清水行之助底大行社的事情。清水的名字，因「力士武藏山的拳鬪界轉身問題，」當爲讀者所熟知，他也和岩田一樣，是跟北一輝由中國回來的人。由老壯會而猶存社而大化會，均和岩田行動一致，但於大正十三年（一

九二四年)六月,獨立的組織大行社。其綱領爲:「一、我輩則天理、即人道、以期徹底的大日本主義之宣揚充實。二、我輩期實現國民外交。三、我輩期國民之政治的自覺、及政黨之徹底的覺醒。」由於對美反感底擾亂帝國旅館跳舞場事件,大倉喜八郎底八十八歲慶壽的反對(和此時大倉方面的「原理日本軍」——鬼倉相對抗)等,以蠻勇哄動一時,其帶有政治性質的運動。則只有大正十四年(一九二五年)三月底反對貴族院改革運動,昭和四年總選舉候補的落選等。沒有大事跡可述。

#### 四 行地社與軍民交涉的發端

猶存社的正系嫡子。爲大正十三年(一九二四)四月創立的行地社。行地云云。由「則天行地」而來。據大川周明說:是「廣汎底則天行地同志的團結」所謂則天,爲「明白地認識理想堅決地把握着牠」所謂行地,則將「這種理想。實現於現實的生活」其職員:總務委員長大川周明,主事滿川龜太郎,專門部長安岡正篤,笠木良明,綾川武治,西田稅,中谷武世,金內良輔,松延繁次,島野三郎,高村光次等。其綱領——

一、維新日本的建設。

二、國民的理想之確立。

三、精神生活上之自由的實現。

四、政治生活上之平等的實現。

五、經濟生活上之友愛的實現。

六、有色人種的解放。

七、世界之道義的統一。

行地社，除發行機關雜誌「日本」（月刊）外，並刊行會員大川、滿川等著書，及其他很多的出版物，但該社活動之可注意者，實爲舊本丸內社會教育研究所及大學校的經營。在這種機關裏，基於行地思想，而致力於行地運動青年鬪士的養成。西田稅和狩野敏，亦是大學校的學生，又此時行地社和軍部少壯派，開始交遊，大川和荒木貞夫、秦真次等，自此攜手，所以縱說法西斯團體和軍部的密切提攜。以行地社爲發祥地，亦無不可。在這種意義上，行地社所踐留的足跡，在日本法西斯



主義史上，是應該記取的。

行地社的主要工作，是對於軍部少壯派的潛行運動。此外復設立支部於大阪京都等處，煽動一般市民，又組織團體於東京帝大、京都帝大等大學，並活動於宮內省怪文書事件、阿富汗志士紀念品奪還事件等。泊後大正十五年，以行地社社員千倉某的開除事件爲發端，發生安田人壽保險事件，被開除方面的大川、和贊助安田方面的北派之間。發生紛議。其中以種種醜怪事件的關聯，兩派完全對立，滿川、笠木、高村、綾川、中谷、西田、安岡等，退出行地社，大阪、京都、足尾等地方支社，亦續出同一的行動，於是行地社陷入不可收拾的混亂。對此，發生『縱是近代的法西斯團體，卻不能脫舊式反動團體臭味』的批難。

由混亂而陷於停滯的行地社，由於金內、松延等舊社員，新人物津田光造、狩野敏等的加入本部，而擬銳意革新，但以後跟着神武會的設立，而實行『發展的解散』。

猶存社系的法西斯團體。還有白狼會（辰川、大正十二年。）

## 五 由左翼轉向而來的

以上，是來自右翼方面底法西斯團體的誕生，然則由左翼方面轉向而來的怎樣？

在大正七年（一九一八年）的老壯會裏，有許多左翼派參加，已如前述。其中固有跟着老壯會的死滅，而復歸於本來的左翼陣營者，但高島素之和他的一系人，卻照樣地續走向右翼方面，從而成爲國家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鼻祖。

高島原在堺利彥的賣文社，和山川均等合作，但跟着和堺、山川布洛克之感情的對立，亦不滿於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國家觀，而漸染國家社會主義的色彩。其第一次的表現，爲大正七年（一九一八年）大衆社的創立，其中有尾崎士郎、茂木久平、岩田富美夫、矢部周、石川準十郎、神永文三、小栗慶太郎、津久井龍雄、北原龍雄、松延繁次、大木雄三等，其中的大部分，即爲今日國粹社會主義的幹部分子。大衆社其後因經濟的必要，改爲賣文社，自大正八年（一九一九）五月起，發行國家社會主義雜誌——雖則壽命很短——而宣明其主張。並不絕地注意意大利的法西斯運動。泊一九二二年十一月，莫索里尼掌握政權，高島狂醉，倚電柱而泣，而惋惜「被人搶先」的事實，他以後會親自說出。高島國社運動的喧騰世間，由於岩田的仲介，大正八年和上杉慎吉握手，而作成經綸學盟。

學盟設「思想行動部」和「武力行動部」，後者由岩田主持，大振武勇，但上杉和高島難於合作，故不久學盟亦和老壯會同樣，淪於垂死的狀態。惟由經綸學盟派生許多團體，屬於高島系者，爲急進救國黨（津久井）大化會（岩田）日本社會主義研究所——以後的大日本國家社會黨（石川）屬於上杉系者，爲建國會（赤尾敏）興國同志會（天野辰夫）國本社（竹內賀久治）等。

## 六 建國會的跋扈與其退化

最後說到作爲此國粹社會主義運動誕生時代的殿軍建國會。這是名古屋的無政府主義者赤尾敏，和同一傾向底先輩渥美勝，轉向於法西斯的結果，於大正十五年（一九二六年）二月創立者。爲救濟國民思想之惡化，不可不回溯至建國的往昔。因此，遊說朝野名士以——將每年二月十一日爲紀元節，舉行建國祭，並於十五年二月一日，舉行第一次建國祭之先，成立爲其母體的建國會。

建國會創立之始，以上杉慎吉爲會長，頭山滿、永田秀次郎、平沼麒一郎、山川健次郎、丸山鶴吉、

一戶兵衛等爲顧問。赤尾自任理事長，津久井爲秘書長，陣容甚爲雄偉。其指導精神，爲高島式的國家社會主義，其綱領如左：

一、吾人期以普通選舉之實施，舉全國民獻於天皇，直接立脚於建國精神，而建設真正的日本民族之日本國家。

二、吾人期日本民族，立於有色人種之先鋒，以成就實現全人類世界文明之日本歷史的使命。

三、吾人期維護日本民族之傳統的道德，排斥輕佻浮薄，以養成質實剛健之美風。

四、吾人期由國家統制國民生活，使作爲天皇赤子之日本國民，得以徹底平等，必使同胞之中，無一不幸之人。

五、吾人確信各人所有之財產、地位、階級、職業、知識、技能、筋肉，均爲國家社會而存在，期以犧牲精神，努力爲國家服務。

赤尾敏，是現在成爲例行故事的建國祭底發案者，但由於人格上的理由，以永田秀次郎、丸山

鶴吉之徒，爲建國祭的主持人，故建國會漸漸降格。環繞着財政問題，幹部間的對立日甚，上杉、高島死後，和日本主義不相容的國社黨幹部，陸續脫退，建國會化爲赤尾的私有物，並成爲單純的反動團體。計自創立以來，至昭和三年止，爲建國會的黃金時代，幾有左翼運動之所屆，必有建國會的妨害運動之勢，往年赤化防止團之執拗的活動，尤可長思。野田爭議的妨害、蘇維埃大使館、勞農黨本部、大山郁夫宅的投擲火花事件，五一勞動節撲滅運動等，使當時社會震驚的事件甚多。又組織建國勞動組合，插手於勞動者的組織，並爲失業者運動。泊其末期，有苛遇弱者之嫌的行爲很多，如在山梨半造瀆職公判之際，以傘毆打失意已極的山梨底行爲，卽在對於山梨大將的犯罪行爲，毫無同情的我們，對此亦抱非常的嫌惡。

## 第二節 恐慌的深化與法西斯主義的昂揚

### 一 恐慌與合理化

此時漸漸增其恐慌的長度和寬度的日本資本主義，以昭和二年（一九一七年）渡邊銀行

的破綻爲契機，金融恐慌，達於頂點。很多的銀行倒閉，鈴木商店及其他產業資本家，亦受不能再恢復的打擊。其中最受打擊者，爲中心商工業者、小金利生活者、及中小地主，一言而蔽之——中產階級。他們因此殆沉於沒落的深淵。但經過這種金融恐慌過程，獨占資本更從事資本的集中，而完全成立金融資本的霸權。即在農村，亦實行大土地所有的兼併。

金融恐慌後的日本資本主義底任務，爲產業的合理化和海外市場的確保，其次爲反對這種政策底勞動者、農民運動的彈壓。直接因金融恐慌而獲得政權底田中政友會內閣，像他那「田中反動內閣」的名字一樣，用素朴的、暴力的、封建的方法，而實行獨占資本所課使的任務。合理化的結果，自大正十五年（一九二六年）而至昭和三年（一九二八年）之間，投出約百萬人的失業者於街頭。這必然的，不能不引起普羅列塔利亞運動的昂揚。其結果，爲昭和三年二月「日本共產黨事件」的檢舉。軍人出身的田中，較諸資本主義的合理化近代的事務，寧奮勇於危險思想的撲滅，和滿蒙的發展底課題。因此，國內則極端的反動化，國外則惹起稱爲「滿洲某重大事件」底「張作霖炸死事件」。由於所謂東方會議及其所產底——稱爲「田中覺書」的大亞細亞主義



綱領，而刺戟外國政府的神經，亦成爲一種故實。

張作霖暴死事件，反而成爲田中內閣暴死的原因。繼續出現的浜口雄幸民政黨內閣，是足以比擬往年原敬政友會內閣底——百分之一百的金融資本政府，放棄危險無軌道的冒險政策，而邁進於合理化之途。此種合理化工作的主持者，是財政部長井上準之助。

濱口內閣所表現的獨占資本合理化政策，在國內，成爲極端的通貨緊縮政策，不景氣政策（昭和四年卽一九二九年）因金解禁而使物價趨於低落（昭和五年卽一九三〇年）生產過度縮小。失業者號稱百五十萬乃至二百萬。合理化的波紋，竟及於官吏及軍人的俸給（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甚至惹起鐵道省和檢察官的爭議。就對外言，他鑑於田中內閣的失敗，又爲衝出恐慌霧圍，而用遷延政策。這就是由所謂「幣原外交」的名稱而代表底對外和平主義政策，卽所謂軟弱外交。其結果爲對華追擊的緩和，基於「倫敦條約」的軍縮（昭和五年——一九三〇年），以及和牠有關的統帥權干犯問題。軍人減俸和倫敦條約二者，是使一部分軍人接近法西斯主義之最直接的楔機。

但議會對於滔滔的不景氣，裝看不見，在無所底止的無聊爭辯裏，日即崩潰。所謂既成政黨不過是金融資本走狗的事實，縱使頭腦非常簡單的人，亦很明瞭。國內不景氣的克服，對外政策的硬化，既成政黨的打倒，國內政治的改造——在這種種口號之下，法西斯運動，勃然而興。

## 二 法西斯團體的簇生

繼承猶存社流統的行地社分裂後，當年（大正十五年）——一九二六年，滿川龜太郎，即首先組織稱爲一新社的思想團體，笠木良明，亦發起稱爲東興聯盟的實行團體。又綾川武治、中谷武世等，創立日本興國同志會（註二），西田稅得、北一輝之助，組織士林莊（昭和二年），同門的馬場園藝，組織國民戰線社，友系的北吟吉（一輝之弟），組織祖國同志會（昭和四年三月），遠藤友四郎，則組織錦旗會（昭和二年五月），或相結合，或相對立。

另一方面，屬於高島的國家社會主義系統的建國會，成爲單純的日本主義的反動團體，因此對牠不滿意的津久井龍雄，自昭和四年（一九二九年）春以來，一方面和同門的矢部周、神永文三、小栗慶太郎等，經營急進雜誌，他方面，又和建國會的福島佐太郎、伊知地義一、長澤九一郎等，組

織急進愛國黨。其綱領——「一、在天皇中心主義之下，忠實的代表全日本大衆，期其擁護與伸長，二、自覺作爲國際的普羅列塔利亞底日本地位，努力於國內階級對立之掃蕩，及國際的發展之敢行。」執行委員長，爲津永井自己，中央委員長，則爲伊知地、福島等人。嗣該黨又設勞動運動的機關，奪取建國會的勞動組合，於同年七月，組織急進愛國勞動者聯盟，其綱領和急進愛國黨大同小異

一、本聯盟在天皇中心主義的旂幟之下，爲忠良的全日本勞動大衆日常利害之最忠實的代表而爲擁護與伸長。

二、本聯盟，期由於勞動者團結之威力，斷行非國家的資本主義之徹底改革，以確立無榨取之國家。

三、本聯盟，期克服——在勞動者解放的擬裝之下，拒絕國家存立與發展之一切賣國的勞動運動。

四、本聯盟期自覺作爲國際的普羅列塔利亞底日本地位，努力於國內階級對立之掃蕩，及

國際的發展之敢行。

至其主張——『一、反對國際勞動會議。二、國家的勞動組合團結權、罷業權、團體協約權之確立。三、八小時勞動制之確立。四、失業、傷害、老齡、殘廢勞動者生活之國家保障。五、最低賃銀制之確立。六、完全的勞動法之獲得。』等，有相當高度的法西斯化，但其行動，自始至終，未脫妨害勞動組合運動一步，雖有天野辰夫、中谷武世、矢部神永、小栗等評議員，但亦無大活動。昭和五年（一九三〇年）十月，和錦旗會的遠藤和愛勞聯盟的長澤等，所創立的國粹勞農同盟（六年五月改稱尊皇急進黨）同樣，很不振作。但其附屬物日本普羅列塔利亞意識研究會，卻為相當的出版活動。

### 三 全國的法西斯黨創立底企圖

昭和四年（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日本國民黨成立。這是被左翼政黨因第一回普選而進出議會的刺戟而生的。其母體，是四月五月在松本市舉行結黨式的信州國民黨，（幹事長八幡博堂、幹事鈴木善一等，舊勞農黨的開除分子，亦加入為黨員），牠以後發展為全國的日本主義政黨。日本國民黨的職員：顧問——頭山滿，內田良平，執行委員長——寺田稻次郎，書記長——八幡博堂，

書記次長——鈴木善一，統制委員長——西田稅，中央常任委員——長野郎、津田光造等，其綱領及政綱如左：

綱領

- 一、吾黨本一國一家主義之建國精神，以期國民生活之發展。
- 二、吾黨期徹底改革與建國精神對立之——現存非國家的諸制度組織。
- 三、吾黨本建國之精神，為道義的建設。

政綱

- 一、期一君萬民大義之徹底，與君民同治的政治大本之確立。
- 二、對於財產土地之無限制的私有，期「限度制」之確立。
- 三、期重要生產事業之國家的統一。
- 三、改造階級的制度組織，以期國民的生存權之確立。
- 五、期法制及稅制之根本的改正。

六、期教育制度之根本的改革，及國民的信念之統一徹底。

七、期軍備之徹底的整理充實。

八、期農民勞動者及小市民大衆之生活權的擁護。

九、以道義的外交，期國家生存權之國際的確立，及有色人種之世界的解放。

十、期東西文明之融合統一，日本文化之世界的開顯宣布。

在第二次普通總選舉裏，八幡競選於信州，竟無所成，其後因寺田和八幡衝突，寺田脫黨，故漸見不振。以後活躍於血盟團的小沼正、菱沼五郎、川崎長光、黑澤大二等，雖曾一度加入國民黨青年部，但只可說是印象的。

在日本國民黨之後，日本主義單一政黨組織的企圖，爲昭和五年（一九三〇年）二月愛國勤勞黨的結成。這是前述全日本興國同志會（上杉系）的天野辰夫、綾川武治、中谷武世和高島門下的津久井龍雄、矢部周、神永文三、小栗慶太郎等兩集團，及大邦社（註三）的口田康信等組織而成的，天野辰夫擔任財源，（註四）大川周明、北吟吉、鹿子木員信等，則充任顧問。在準備時代，稱爲



愛國大衆黨組織準備會，結黨後不久，上杉系和高島系之間，即行反目，後者離黨而去。前者之內，綾川亦因擔任日本新聞的編輯部長，離黨而去，於是愛國勤勞黨的活動，不得而見。其後雖和下中派的日本國民黨準備會合流，但牠的存在，很是曖昧，該黨黨員的活動，寧在於以後的「神兵隊事件」。（從而因爲這種事件，該黨完全自滅。）故該黨惟在早期全國的法西斯黨底嘗試上，含有意義。其綱領如左：

愛國勤勞黨綱領

一、吾黨排擊介在於天皇與國民大衆之間一切不當之中間勢力，基於一君萬民君民一家之大義，以期無掙取國家之建設。

二、吾黨期天皇政治之徹底，對於以資本主義爲基調之諸般組織，加以根本的改革，由產業大權之確立，實現全產業大權之國家的統制。

三、吾黨意圖勤勞日本之實現，期農村勞動者、都市勞動者、諸海上勤勞者利害之調和。

四、吾黨與甘充資本主義傀儡之特權政黨，及無視國性之無產政黨，銳相對立，並期其克服。

五、吾黨發揚日本民族之世界的使命，期在人種平等、資源平衡之原則上，期國際正義之確立。

右述綱領內，最後底「人種平等資源平衡」的文句，在以後法西斯諸團體的綱領上，亦屢屢述及，這是作爲日本獨占資本恐慌的挽救方策——海外發展欲求之強烈的表現。

#### 四 日協與生產黨的誕生

準上所述，全國法西斯黨結成的嘗試，因爲國粹主義的幹部等，仍然是割據主義、老頭子主義、自我主義，而重見蹉跌，但跟着獨占資本的合理化，勞農大衆及中產階級的生活，愈見窮迫，金融資本——即他們所稱的財閥和既成政黨，和立於其上底政府的聯繫，在他們眼裏，更顯得露骨。其次，他的作爲對外休戰政策，衝突緩和政策底和平主義，亦大招國粹主義者的反感。財閥膺懲，議會否認、軟弱外交的清算（對華積極政策，滿蒙獨立運動的強調）等欲求，日見熾烈。

這種空氣，引起兩個全國法西斯政黨統一的試圖。其一爲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三月所結成的全日本愛國共同鬪爭協議會，另一爲同年六月的大日本生產黨底成立。

全日本愛國共同鬪爭協議會，略稱「日協」（且看是如何的裝做左翼氣派，）以行地社青年部的狩野敏、平田九郎、雪竹榮等的提倡，獲得舊急進愛國黨的津久井龍雄、伊地知義一、舊日本國民黨的八幡博堂、鈴木音一、奧戶足百、國民戰線社的馬場園義馬、東興聯盟的山本重太郎等的贊成，（以上諸人，均於日協結成之後，充任常務委員。）而組織成功。（建國會亦一度參加，旋復離卻。）最初牠只作為連絡機關，但在抹殺亡國議會民衆大會，及同演說會舉行之間，牠成爲恆常的機關，並發行機關報興國新聞（後僅新聞獨立，）該會的綱領——

- 一、我等覆滅亡國政治，期天皇親政之實現。
- 二、我等期由於產業大權之確立，以打倒資本主義。
- 三、我等克服國內之階級對立，期國威之世界的發揚。

日協的存在，僅僅一年，其間有演說會、民衆大會、示威大會等等，表示很大的活動力。但日協的意義，在於和從來作為日本法西斯團體底三大系統——玄洋社系、猶存社系、高島系相聯結之點。即日協在前述諸團體外，糾合日本勞動會、興國農民組合、愛國無產青年同盟、大日本青年同盟社、

聖刀社、江東青年雄辯研究會、小樽純勞動者組合等。又其內部組織，亦有相當的活動，再組織加盟各青年，而編成稱爲日協前衛隊的行動隊，選狩野敏爲隊長，奧戶足百、伊地義一爲副隊長。當時由日本國民黨加入其中者，亦有小昭、菱昭、川崎、里澤等。日協還想做成法西斯團體的一大結集體，但後以構成員的什多，而致自然地解散（形式上合併於神武會）。

將由於日協所示底統一的、結成的方向，更成爲大規模而且組織的者，爲大日本生產黨。這是稱爲舊式國粹團體的開墾者黑龍會，迎合時代的潮流，作爲近代的法西斯團體而重新出現，以大阪的中小商工業者、及國粹團體爲基礎，組織而成的。提唱者，爲該會大阪支部部長吉田益三，該會巨頭內田良平，予以贊成。故他的結黨式，很特別的在東京以外的地方——即大阪舉行。以後擴張其組織，其第一次大會，在開黨當年（昭和六年）的十一月。開於東京（其中有九一八事變）。

參加生產黨第一次大會者，爲黑龍會、明德會、回天時報社、日本國民黨、大日本青年黨、本地日本同盟、大阪同仁會、大阪北浜自治會、大阪印刷職工組合、經親合、大阪市電車公共汽車親友會、日本光風會、洛北青年同盟、公德會、京都市電車公共汽車組合、古神道實行團、神州護國黨、三木組、興

良會等十九團體。內田良平並以此爲牠底最後工作，而加倍努力。

創立當時所發表的主義及政綱如左，其主要目標，爲「自治主義的徹底」及他們認爲與前者不相矛盾的——「國家統制的確立」底矛盾主張。

### 主義

一、以大日本主義。實行國家之經綸。

### 政綱

一、遵從欽定憲法，徹底君民一致之善政。

二、實行改廢國體及國家進運不相適合之法律制度，使政治機關簡易化。

三、確立自給自足的立國經濟之基礎。

又在他們的第一次大會裏，發表全文三十五條的政策。

生產黨第一次大會後不久，即昭和七年一月，有急進愛國黨（津久井龍雄）一派的加入，其後有號稱大阪勞動運動界的老名士，充任第一次勞動會議顧問的堂前孫三郎一派，日本國民黨

(八幡博堂、鈴木善一等) 大衆黨長野縣常任委員秦數馬一派、九州高尾坑的立野、佐佐木一派的入黨，橫濱自治革正會的合流，大阪陸軍勞動組合的支持，居然表現勞動者的要素，即近代法西斯的色彩。舊式的國粹團體，相當的置於大衆基礎之上，而收勞動組合於其傘下者，尤以生產黨爲嚆矢。固然，從前的國粹團體，亦有勞動組合的組織，但其名雖爲勞動組合，其實則只是浪人的集團。生產黨組織上最堪注目者，爲其自始即以中小商工業者，即中產階級爲基礎，其獲得大衆的勞動組合底事實，尤爲最值注意之點。

生產黨獲得愛國急進黨的參加，將其政策國家社會主義化。昭和七年十一月——總選舉之前，其出現『有光榮的初陣』(該黨聲明書語)所發表的政綱如左：

### 政治

- 一、國家觀念缺如之政治家的根絕。
- 二、金融寡頭政治之打破。
- 三、金融財閥之寄生蟲——政友民政兩黨之排擊。



四、國賊共產黨、全國勞動協會、亞流共產主義黨（全國勞農大衆黨）、社會民主主義黨（社會民主黨）之擊滅。

五、國民共存共榮政治之建設。

六、基於大日本主義政權之強硬外交的展開。（註五）

七、滿蒙獨立國家建設之促進、滿蒙權益之國民化。

八、中國之誘導開發。

九、侵略的白人勢力之驅逐、新興亞細亞之建設。

十、精銳的國防機關之充實、排擊賣國的軍縮論。（註六）

經濟

一、亡國的資本主義經濟組織之根本的改廢。

二、生產者立國之國家統制新經濟政策之確立。

三、打倒利己之金融資本家、金融機關之國家管理。

- 四、產業之國家本位的統制。
- 五、勤勞國民大衆之生活保障。
- 六、勞動之保障、耕作權之確立、居住權之保障。（註七）
- 七、生活必需品消費稅之撤廢。
- 八、一切大衆負擔稅之減輕撤廢。
- 九、生活必需品（瓦斯、水道、電氣）供給停止之反對。

社會（註八）

- 一、一國一家主義之徹底。
- 二、排擊一切階級的利己主義，昂揚家族的國民道德。
- 三、不合理的社會諸制度之撤廢。
- 四、日本的勞動組合法之確立。
- 五、對於一切勞動者之失業、疾病、災害保險制度之確立。

六、錯誤的一切現行爭議調停法之根本的修正。

七、治療設施之徹底。

八、因徵兵及其他服役公務之失業災害，及窮乏家族保障制度之確立。

九、教育機會之均等，立腳於建國精神之國民教育之徹底。（註九）

十、宗教、教育營業化之禁壓。

十一、建設自主的愛國青年團。

十二、移民政策之確立。

此外生產黨的總選舉標語——『一、蝕國的寄生（既成）黨。一、無產亡國、生產立國。一、俄國爲共產黨，日本爲生產黨。一、護守祖國進取滿蒙。一、移金融管理於國家之手。一、速救凶作農村。一、寄生（既成）黨。霧散黨（無產）狂慘（共產）黨。一、醒乎日本，守乎生產黨。一、一國一黨生產黨。一、打倒利用金錢的財閥。一、移產業於國民本位，歸滿蒙經營，於國民之手』等，非常豐富。事後有人稱他爲腥慘黨、青酸黨，殊爲有趣。

生產黨在總選舉裏，沒有成功。這是日本民衆，仍以法西斯爲反動團體，使他們無從下手的證據。生產黨轉而就勞動組合的組織裏努力。生產黨傘下的勞動組合，爲堂前孫三郎所率的大日本生產職業組合聯合會（昭和七年十月二十日創立）所統一。聯合會的目的，在於『打倒將熱烈愛國的國民，驅於飢餓窮乏之下的資本家、地主、共產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者，而建設大日本主義的新日本。』聯合會之內，有大阪金屬勞動者組合，大阪化學產業勞動組合，大阪紡績產業勞動組合，全國鐵道站內小販同盟，大阪房客協議會，大阪合同勞動組合，大阪製材從業員向上會，大阪雜種產業勞動組合，東京海員同盟等。

以上爲九一八事變勃發前日本法西斯運動的情勢。

（註一）有的書，以猶存社底目的，爲『一、革命的大帝國之建設運動，二、國民精神之創造的革命三、道義的對外政策之提倡；四、以亞細亞解放爲目標之大軍國的組織；五、各國改造狀態之情報、批評、研究；六、國粹同志之魂的鍛鍊』等六項。

（註二）這和活躍於森戶事件（大正九年——一九二〇年）底東京帝大興國同志會，不是一體的。

（註三）這是笠木良明的友人，廣島高等師範學校教授（？）口田康信，在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年）八月，集門下之

士所組織者，後並參加於笠木的東興聯盟。

(註四) 他是樂器公司總經理的兒子，在日本勞動組合評議會所指導的浜松樂器公司勞動爭議上，享有盛名的人。關於該樂器公司爭議底遲遲解決，尖銳化至幾於震撼全國的程度，天野等的勞農同志會，是很有責任的。

(註五) 六至九題曰「外交」，另標一——四之序。

(註六) 本項題曰「國防」，為獨立的。

(註七) 本項移於「社會政策」之部。

(註八) 本項題為「社會制度」，四以下另題為「社會政策」，右之「註三」，係間於六與七之中。

(註九) 九——十一，題為「教育、宗教」。

### 第三章 基於九一八事變的社會大轉換

#### 第一節 九一八事變與軍人及官僚之動態

##### 一 九一八事變勃發的原因

漢口內閣的軍人減俸，對華積極政策的修正；和由於倫敦條約的軍縮和統帥權干犯問題，均成軍人和法西斯主義接近的機緣，已如前述。因通貨緊縮政策的實行，而致都市中產階級的窮迫，農村中小地主的沒落，立即影響於將校等的經濟基礎。減俸和「疑獄事件」的對比，是既成政黨及政府，已考慮及國民經濟與否之最端的表现。次就倫敦條約而言，固使海軍軍人興奮，但牠如牽及統帥權問題，則作爲廣汎的軍人問題，自亦不得不刺戟陸軍將校的心臟。再就軍縮而言，陸軍方面，經過大正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年）、大正十五年（一九二六年）



三次的苦經驗。在第一次的軍縮裏，整理將校以下約六萬人。第二次軍縮，撤銷二獨立守備隊，五幼年學校等。其中最爲慘憺者，爲由宇垣一成所實行的第三次軍縮，廢止高田（第十三）豐橋（第十五）岡山（第十七）久留米（第十八）等四師團，犧牲將校以下三萬五千人，馬匹六千，對於這種軍縮的風潮，陸軍將校之不得不反抗，寧屬當然。

泊昭和六年，又有增加陸軍將校一般的不平底原因——尤其刺戟青年將校，這就是農村恐慌，——尤其是襲擊東北地方的冷害饑饉。彼等青年將校，一向所接觸的兵士等，均爲一介的農民和勞動者。都市勞動者出身的兵士家庭，固喘息於不景氣之波，農村出身的兵士家庭，甚至不得能食。在此等情景之下，怎能施彼等以軍事教育？困於後顧之憂的兵士，又怎能成爲勇敢的戰士？青年將校既是人類，則其急進化的傾向，寧屬當然。

而且內部有數次共產黨的檢舉，這因爲附以『赤化分子』、『蘇聯的工具』的妄動之名，故很簡單地成爲他們憤慨的種子和脅於兵士槍下的情形相同底經濟事態，卽是共產黨事件引起要因的事實，他們是不瞭解的。在外部，有中國國民政府國權回復運動的勃興，和滿蒙軋轢的勃發

——萬寶山事件，中村大尉事件。於是青年將校的企圖，集中於國內改造，及以此爲烽火底對外強硬政策的實行。

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東三省事變，是這樣地發生的。

## 二 軍人的積極化

關於九一八事變本身，姑置不論，其及於日本現代政治的影響之廣且深，誠難勝計。使日本社會的各方面，受到劃期的變化。一言而蔽之，爲日本政治全體之顯著的法西斯化。現在敘述：一、因本事件而引起底軍部的變化，二、對於國粹團體的影響，三、對於無產團體的影響。而先就給與軍人的變化說起。

日本的現役軍人，依據『不惑世論，不問政治，唯矢守一己本分之忠節，視義重如泰山，視死輕如鴻毛』之明治天皇的勅諭，是禁止其爲明確底政治運動的。明治四十三年（一九一〇年）十一月所組織的在鄉軍人會，在現役軍人的統制之下，間或作政治的活動，於罷工的場合，直接和罷工團對抗，但一般社會，每認其爲在鄉軍人的運動，未喚起對於現役軍人的批判。

大正十三年（一九二四年）三月，依關東國粹會巨頭木田伊之助少將的發議，以出入九段偕行社的約四十名將官爲中心，組織稱爲恢弘會的團體。以八代、石光、柴、筑紫等諸將軍爲幹部，揭舉——『一、顯揚明治天皇之遺德，奉體今上陛下之聖旨，作興國民精神，以矯正時弊，而發揮國體之精華，二、討究關於教育國防之事項，以資國運之發展』云云的綱領，若其本體，仍不外是在鄉軍人的「思想善導」機關。

然而跟着恐慌的深化，前述那樣情勢的逼迫，軍人，猶其是青年將校，跳出禁止政治運動的「答布」，屢屢起改造國內之念。在大川周明的行地社裏，大川和荒木貞夫、秦真次等的開始接觸，已如前述。

此種陸軍內部改造國內情熱的凝結，有時成爲青年將校之橫斷的結成，乃致處士橫議的風潮。在這種結合體之內，最常入我們耳際者，爲昭和五年（一九三〇年）九月結成的櫻會。櫻會，是陸軍部及參謀本部少壯將校的結合，世人往往把牠和小櫻會（註一）對比，以櫻會爲將校階級的團體，小櫻會爲尉官階級的團體，但櫻會的中心，是中校——上尉級。其中樞人物，爲參謀本部的橋

欣、橋本砲兵中校、陸軍省的坂田步兵中校、根本步兵中佐、鈴木少校等。

關於櫻會的活動，遺憾得很，這裏不能多所敘述，但依據傳說所述，××××××××××××××××××。在櫻會結成後三月，宇垣陸相時，發生所謂「三月事件」，這使當時的日本社會——尤其是上層資產階級社會驚愕，其內容不許一切敘述。九一八事件，三月事件××××××××××××××××××，在九一八事件後不久，荒木中將充任教育總監部次長時，發生所謂「十月事件」，通俗上叫做××××××××××××××××××事件。關於此，亦無記述的自由，但是以櫻會的結成和「三月事件」爲××××××××××××××××××。但其所載的最上層人物，大有不同。

和軍部有關係的事變，還有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年）一月——二月的一二八事變。

經過此等事件後，軍部在國內政治及對外政策上的發言權，遽以增大，在大正末期至昭和初頭的軍縮時代裏很是渺小的軍人，現在成爲日本政治的××××××××××××××××××。

### 三 神武會的創立

伸手於改造國家的軍部，和法西斯團體——所謂民間團體的接近，先爲行地社的強化——

再則表現於神武會的再組織上。

行地社，如前所述，由於北、大川對立而生的種種內紛，在大正十五年而至昭和五年間，立於很不振作的狀態，但大川和櫻會、小櫻會等軍部少壯派，未斷連絡，深以改造國內，惟仗彼等和行地社同志的強行政策，嗣日觀九一八事變後法西斯主義的昂揚，愈熾活動之念，乘着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年）二月總選舉的機會，和菊池武夫中將，關西資本家石原廣一郎、張作霖暴死事件當時的關東軍參謀、現任滿鐵理事的河本上校等相勾結，創立以行地社爲母體的神武會。生產黨內的同志，及日協的大部分，亦均叢集傘下，新會員號稱三萬。因有石原的財富，以及櫻會、小櫻會、河本上校的中介，和軍部構成連絡，故其財政之豐富，威勢之雄厚，在法西斯團體中，無出其右者，因此在創立當時，其運動氣焰甚高。使行地社、生產黨、日協的青年分子，和永井了吉（日本大學教授）、澤田謙等遊說全國，新聞上亦登着很堂皇的廣告。神武會創立的趣旨，在於「返而發揚神武精神，無窮的護持神聖之國體，拔本的打開國難，而確立國家隆興之根基」，「將國民全體之力，糾合動員，而非難政黨」，以「列寧、慕索里尼、希特勒」爲他山之石，其革命範圍，則以「俄國之右傾，德國之左

傾」爲標準，是很愉快的團體。其主義及綱領如次：

### 主義

一、宣揚神武建國之精神，誓矢誠忠皇室，護持神聖國體於無窮，堅確恢弘天業於四海之覺悟，先以有色民族之解放及指導自任，更勇往邁進於世界之道義的統一。

### 綱領

一、闡明日本建國之精神，日本國家之本質，及國民的理想，改革顛倒本末主客之形式的教育之弊風，期育成真實日本國民之皇國的教育組織之實現。

二、基於天皇親政之本義，打破政黨政治之陋習——以黨利爲主之國策——億兆一心。期恢弘天業於四海，而期皇國政治組織之實現。

三、基於一君萬民之國風，排除以私利爲主，民福爲從之資本主義經濟的榨取，使全國之生活安定，而期皇國的經濟組織之實現。

其職員——會長大川周明，總務部長狩野敏，勞動部長松延繁次，調查部長金內良輔，組織部



長片岡氣介，法務部長宇都宮良久，青年部長日野月末廣，編輯部長雪竹榮，其間內部的對立，固亦相當熾烈，然無論如何，要爲當時國粹主義團體中的壓卷作品，猶其是壟斷東亞經濟調查局的事實，在種種的意義上，象徵該團體的強盛。

像在神武會底創立裏所看到的一樣，由於九一八事變之軍部壓力的增大，將法西斯戰線全體的意氣，揚至不能再揚。在犬養內閣成立（昭和六年十二月）之際，出任陸相的荒木中將底發言，有凌駕總理之勢，霞關（日本外交部所在地——譯者）被詆爲三宅坂（日本陸軍部所在地——譯者）的外交司，大藏省、文部省等，亦被詆爲陸軍省的財務司、教育司。

#### 四 在鄉軍人團體的發生

軍部伸手於政治，其刺戟在鄉軍人，自不待言。在鄉軍人的組織，有前述的帝國在鄉軍人會和恢弘會。但其活動，如認爲一種法西斯運動，固不免爲消極的，但近來發生兩個有力的法西斯在鄉軍人團體。其一是高級在鄉將校的集團明倫會，另一是預備將校和日本農民組合（平野力三一派）所合作的皇道會。

明倫會的中心人物，是陸軍大將田中國重。他和陸軍中將伊田松雄、奧平俊藏、二子石官太郎、海軍中將東鄉吉太郎、資本家石原廣一郎、松尾忠二郎等聯合，於昭和八年五月十八日舉行創會式。但此種結合運動之具體的開始，爲七年七月的事。以五一五事件的防止，在鄉軍人政治任務的強調，爲主要目的；容認進出議會——卽用合法主義的手段，雖排擊政黨，但不必竟說打倒牠。牠是相當有力的團體，在陸軍小冊子擁護運動，機關說排擊——國體明徵運動上，大爲活躍。其「主義綱領」——「一、奉載皇祖肇國之神勅，尊重天壤無窮之日本國體，期忠君愛國及獻身奉公之至誠，與道義的觀念之普及徹底。二、打破既成政黨之積弊，以期皇室中心及國家本位之政治的實行。三、排擊退嬰追從外交，斷行以自主及正義爲基調之外交，以期國威之宣揚發展，且努力於東洋民族所以爲東洋民族之特質之實現。四、確保統帥權之大權發動，以充實陸海軍軍備，保障國防安固，且努力於屈辱的倫敦海軍協定之破棄。五、斷行行政財政及稅制之根本整理，講求產業之發展，經濟之調和，且積極的實行東亞大陸政策」在昭和十一年二月的總選舉，提出競選者六人，結果獲得當選者一人（甲府市今井新造）。

皇道會，由於昭和七年以來，陸軍中將等力森藏、高田豐樹、及黑澤圭一郎、富家政市各少將的提攜，並由於八年一月二十日日本農民組合（平野力三一派）的提攜決議，互相結合，而於昭和八年四月創立。其創立宣言中，有『如近時世上頻發之陰謀暴力及其他非合法手段，斷不可採之句。』和明倫會大體同其傾向和活動，在法西斯熱退潮的昭和九年，還持出明倫、皇道、國同（安達派）的三派合同說。但牠持有稱爲日本農民組合的大衆組織，是其特色。這種組合的基礎，是平野力三的山梨縣和稻富稜人的福岡縣。還有對於勞動者階級藏有野心的勞動委員會。

此外，在鄉將校的團體，還有有馬良橘的有終會（大正十五年一月創立）、中島資明的洋洋會（大正十三年八月創立）等海軍派，他們因爲對於倫敦條約的反對，以後大帶法西斯的色彩，詳情從略。

##### 五 國本社和怪星平沼的活動

跟着軍部對政治壓力的增大，使世人眼光集中的名字，有平沼騏一郎的國本社，和安岡正篤的金鷄學院及國維會。均是和乘着軍部擡頭而活動的官僚——所謂新官僚的活動，有很大的關

係。國本社，原由東京帝大內的反動團體——與國同志會而來。所謂與國同志會，是以上杉慎吉爲指導者，因和新人會對抗而組織的團體。其活動於森戶辰男的筆禍事件，已爲大衆所周知。大正九年成立，十年發行機關報國本。以平沼爲顧問。中心人物，爲太田耕造和竹內賀久治。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山本內閣時，有名的「虎之門事件」發生，因此而辭去法相之職的平沼，在事件的翌年——大正十三年，爲善導國民思想而組織稱爲國本社的教化團體。自然，因「虎之門事件」所受的衝擊，固爲其直接的動機。國本社的社員，以鈴木喜三郎、小山捨廣、皆川治廣、和仁貞吉、小原直、山岡萬之助等司法官爲多，這由於平沼的經歷而然，此外，有東鄉平八郎、上原勇作、有馬良橘、齋藤實、宇垣一成、加藤寬治、大角岑生、荒本貞夫、眞崎甚三郎、小磯國昭、秦眞次、松井石根、永田鐵山、菊池武夫、四王天延孝等軍人，三井的顧問原嘉道律師，三井的經理池田成彬，前隸安田財閥現任興業銀行總裁的結城豐太郎等財界分子，此外還有山川健次郎、古在由直、荒木寅三郎、後藤文夫、本多熊太郎、川村貞四郎、田邊治通、河田烈等學者及官僚，分子非常複雜。如荒木貞夫，自少校時代起，卽贊助國本社。在許多人之內，固有因情面關係而列名的人，這個姑置不論，該社要屬網

羅各界名人，而伸手於上層社會的各方面。支部凡一百七十，會員數達二十萬。其表面的事業，固爲國本月刊及國本新聞的發刊、講演會的舉行等，但國本社的特色，要在於幕後的活動。其綱領的旨趣，固在於『努力於國民精神之涵養振作，助長國本運動，以期教化運動之徹底，』但擁有軍部、官僚、一部財閥、三位一體的支持底平沼的政治地位，殊難輕視。九一八事變以來，舉國浸入法西斯的浪潮，他的名字，在每次政變裏出現着，具有候補後任首相的威勢和光榮。而且在事實上，多半倚賴軍部贊助底——國本社在政變時的活動，亦屬相當。但據一般的說法：他因爲和西園寺公望的感情不好——實則是因爲還未得到金融資本之全面的信賴，故任何時政權均過門不入。而且，一向只停頓於樞密院副議長的地位。議長的位置尙不之予，使他大爲鬱鬱。因此，平沼自身，對於法西斯的稱號，大爲敬遠，且於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九日，發表聲明書，力辯他並不是法西斯。聲明書說：『最近世間所喧傳的法西斯主義，起因於外國的國情。日本有日本獨自的目的和使命，這些目的使命，均以道德爲本。國本社，置基礎於此，和發端於外國國情的法西斯主義，別無何等關係。』

不問平沼主觀的意圖若何，國本社要屬很出色的法西斯團體，即在國外，亦以牠爲日本法西斯主義的代表，蓋無錯誤。又如作爲國本社別動隊的修養團（註二）一般亦以牠爲法西斯團體，尤其是勞動組合方面，對牠惡感極深。

但由於最近二二六事件的政界大變動，平沼亦獲得樞密院議長的地位，因此，他辭退國本社社長，嗣於六月四日，發表國本社的解散。所謂由於社會情勢的變化，教化團體的目的已達云云，則其表面的理由。

## 六 金鷄學院的存在

金鷄學院，自行地社分出，係稱爲「昭和的由井正雪」底安岡正篤所創立。他是大正十一年畢業於帝國大學的法學士，但亦是論語的研究者，所謂陽明學的信奉者。曾和大川周明共事，但對大川的實行派（？），他卻是理論派（？）精神主義派，在這種意義上，兩者的乖離，是當然的。大正十一年（一九二二年）時，受知於酒井忠正伯爵及後藤文夫，在酒井私邸內的金鷄園，演講孔子學理。這就是金鷄學院名稱的起源。大正十五年（一九二六年）獲得後臺老板酒井結城豐太郎、



赤池濃等的援助，創立金鷄學院於金鷄園內，並自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年）二月起公開。牠以明治維新時底松下村私塾、藤田東湖私塾的再現爲理想，以『篤志弟子之相扶，深修聖賢之學，庶聊有盡於國家風教』爲旨趣，以『立於儒教之中心，修東洋聖賢之學，尤其於日本民族精神及國體與治道之研究』爲目的。

在樹陰深奧的金鷄學院裏，聆聽稱爲「正雪」底安岡的講說者，有軍人，有官吏，有商界分子，有貴族，他的聲望，因以力高。主要的贊助者，固爲前述的酒井忠正，此外，尚有江口定條、鶴見左右雄、町田辰次郎、和田彥次郎、建川美次中將、重藤千秋少將、根本博少將、大塚惟精、次田大三郎等。在五一五事件中，亦有關係分子，但金鷄學院的特色，在於他是新官僚意識形態的指導者，在內務省、農林省、文部省等處，他的追從者尤多。『日本主義者何？曰，是難言也，此蓋不得而論，而得以體會者焉』——這種超現實的廣漠地方，大概就是牠所以獲得贊成的理由嗎？包含有著名的故神野信一所主持的石川自彊組合等等底「日本主義勞動組合聯合體」——日本產業勞動俱樂部，亦立於金鷄學院的指導之下，這是很奇怪的現象。

## 七 國維會與新官僚

和金鷄學院相關聯而成爲問題者，是國維會。國維會，是乘着九一八事變後法西斯潮流的新官僚集合體。尾隨軍部之後，而急急活動於政界。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七日，集合安岡的贊助者而組成，發起人之內，有荒木貞夫、後藤文夫、近衛文麿等的名字。國維會底目的，在於「超越現在橫行的權力爭奪底所有糾紛，以河井縫之助所謂埋於地下百尺之覺悟，集朝野禮義廉恥之士，爲國運維新而盡瘁。」最初的職員：理事岡部長景、吉田茂、近衛文麿、大島辰次郎、松本學、香坂昌康、酒井忠正、幹事橋本清之助、町田辰次郎、湯澤三千男、富田亥之助、安部十二造、廣田弘毅、後藤文夫，亦曾充任理事，但因「如充任大臣，則辭去理事」的規定，故最後的理事，爲岡部、近衛、酒井、松本、香坂、大島、湯澤等。廣田弘毅，因列名該會，故曾一度被稱爲新官僚。國維會的設立旨趣如左：

「日本近來內憂外患之重大深刻，有史以來，得未曾有……廢所以對處之內省與忠恕之創造精神，一切偏於客觀的唯物的批判，盛私怨，衰公義，國內到處，均著尖銳之階級的反感抗爭，物情爲之洶洶然，且全然破壞隣邦之友誼，毫不顧及國際信義。今非斷然排除已往因循之風，則

將陷於不可收拾之混亂矣。不肖等不忍默視此等情勢，妄不自揣，奮然挺身，聯合至忠赤誠之同志，使共產主義國際，不至橫行，排他的帝國主義，不敢跋扈。內依日本精神，以圖政教之維新，外修善隣之誼，以期真實的國際昭和之實現。』又其綱領如左：

一、廣結人才，期國維之更張，

二、大興國家政教，期產業之發展，

三、匡輕佻詭激之思想，期日本精神之世界的光輝。

國維會的名字，最喧傳於世間，在——昭和九年七月三日，承着因「帝人事件」而倒潰的齋藤內閣之後，底岡田內閣成立，該會會員廣田弘毅任外務大臣，後藤文夫任內務大臣，藤井真信任大藏大臣的時候。泊其後，軍部肅正派的銳將永田鐵山和後藤等勾結，國維會斷然大增比重，至於被視爲陰謀之府，於是志大而膽小的官僚，爲着解除世間的疑惑，於昭和九年（一九三四年）十二月，解散國維會，而另組稱爲朝飯會的懇親團體，但牠亦因避嫌，不得不抵於解散。

剛纔曾舉出興國同志會之名，略述學生法西斯團體的情形。和法國德國不同，日本學生，多自由主義的要素，很不法西斯的，但在這種特殊的情形中，近來亦有法西斯團體出現。其中最積極者，爲東京帝大的七生社，牠出於上杉慎吉的鼓動。在牠和學生就職團體的關聯上，卻是很「唯物的」。此外，有東京帝大日之會，同志社大學的洛北青年同盟，京都大學的猶興學會，早稻田大學的潮之會，國防研究會，殖產大學魂之會，明治大學興國同志會，日本大學國司會，慶應大學國防研究會，一高瑞穗會，五高東光會，及東京愛國學生聯盟，日本新興學生協會，京都愛國學生聯盟等。一般學生，對於此等法西斯學生，自始即持嘲笑的態度，故牠對於學生的影響力很少。

## 第二節 血盟團事件

### 一 暗殺個人事件之陸續發生

在九一八事變、十月事件之後，日本舉國上下，捲入法西斯潮流的當兒，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年）二月的總選舉，迎面而來。

此時的內閣，是犬養毅的政友會內閣。該內閣成立的原因本身，既在於——因被評爲法西斯的安達久原『協力內閣運動』而致若槻民政黨內閣的崩壞。安達的『協力內閣運動』有時被解爲以金再禁爲目標底——購買 *Dollar* 的金融資本的陰謀，又有說其結果有利於三井資本甚大者，但是在現在而觀察當時政界的內幕，軍部的動態等等時，從知牠是三月事件、九一八事變、十月事件、乃至血盟團事件、五一五事件等——若干政治事件的潮流，由中野正剛而觸及安達的所產。

這是總選舉鬭爭，恰達白熱狀態的二月九日的事情，一手指揮當時民政黨選舉戰的井上準之助，在該黨候補人駒井重次的應援演說會場上，爲名叫小沼正的青年所暗殺。嗣於三月五日，三井無限公司的主持人團琢磨，又在無限公司門前，爲名叫菱沼五郎的所暗殺。

卽就過去而論，日本社會上，亦不是沒有暗殺的事件。大久保利通、橫井小楠等，明治初期的舊事，姑置不論，其帶有法西斯傾向的暗殺事件，有外務省阿部政務局長的暗殺，朝日平吾的暗殺，安田善次郎，昭和三年三月的七生義團員黑田保久二的「山宣刺殺事件」，其次有昭和五年十一

月，由於對倫敦條約的不滿，愛國社員佐鄉屋留雄（註三）的暗殺首相浜口雄幸事件等。但這回的井上暗殺團琢磨事件，由於時代空氣的沉重，總使人感到他背後有什麼重大背景存在。被二月事件、十月事件、九一八事變等所威脅的日本社會上下，這時受到說不出底侵襲。

## 二 血盟團五人存在的暴露

暗殺犯小沼和菱沼，是在昭和五年倫敦條約問題糾紛之際，應前述日本國民黨寺田稻次郎的檄召，而充任決死隊員的人，他們和同是茨城縣人的川崎長光、黑澤大二、黑澤某等，結成五人組的血盟團底事實，由寺田口裏說出。當局基此偵察的結果，發現在託名日召的「日蓮宗」僧侶井上昭和小學校教員古內榮司指導之下，與海軍少校藤井齊（日召兄的戰友）中尉古賀清志等聯合，有極大的暗殺計劃，使當局大為愕然。

於是警察大事活動，陸續檢舉井上昭、古內等，由於偵查他們的結果，知道他們爲「十月事件」所刺戟，立志於國家革新，以井上昭爲盟主，古內榮司爲副司令，爲着國家革新的實現，故擬打倒政黨、財閥的有力分子。日召，在茨城海岸號爲護國堂的祠宇裏，以前述青年爲決死隊員，加以訓



練，並與前述的海軍方面、西田稅、其他陸軍軍人、及大川周明一派相勾結。然而陸軍方面，以意見不合撒手，海軍方面，又因一二八事變出征，不能共同行動。爰決定先由民間方面，在「一人一殺主義」之下，擊斃支配階級的衝要人物，銜接於後的海軍方面。再擔任第二陣的工作（其第二陣爲五一五事件）。昭和六年一月所決定的暗殺工作分配——池袋正釵郎暗殺西園寺公望，東大法學院學生四元義隆暗殺內大臣牧野伸顯，國學院大學生須田太郎暗殺貴族院議長德川家達，東大法學院學生田中邦雄暗殺鐵相床次竹二郎，京大文學院學生田倉利之，法學院學生森憲二、星子毅暗殺若槻禮次郎，東大文學院學生久木田祓弘暗殺幣原喜重郎，古內榮司暗殺三井財閥的池田成彬，黑澤大二暗殺鄉誠之助（三菱系分子），小沼正暗殺井上準之助，菱沼五郎暗殺團琢磨。此外，首相犬養毅及住友財閥的八代則彥等，亦列入暗殺名單，（但擔任人物，尙未決定）並且聒安田財閥、大倉財閥及其他各系分子，全部約二十名的目標。作爲其武器的手槍，由海軍少校藤井，輸自滿洲，交與同志。

### 三 井上日召的人物

這個事件，固被稱爲血盟團事件，但因爲這種事件的原故，井上日召這個「怪僧」作爲其根據地的茨城縣大洗海岸的護國堂，供與一團的意識形態和隱躲去處，底託名成鄉的權藤善太郎，及其私塾自治學館的存在，從而大著於世。井上日召，是多年流浪中國的人，在軍部的特務機關裏，擔任牒報員。閱他所著的生於日本精神，知他自少年時代起即已飽嘗辛酸，他始信「禪宗」後傾倒於「日蓮宗」，蓋是腹中頗有經綸的人物。右翼的一部分，對於這個和尚，非常信賴，潛存於頭山滿宅中，警察廳不敢擅捕，祇由紫山塾長本間添一郎轉交公文，請其於三月十一日「自行投案」，可見他勢力的一斑。著者等，一向由於閱讀法西斯主義者的著書，及其公判陳述，對於日本法西斯指導者人物的傾向，加以不少的注意，在有數的「國士」裏，由表面的表現判斷（裏面的事實不得而知），其得稱爲「人物」者，祇是井上日召一人（但在宣告判決之時，似有應略略修正這種觀察的情形發生。）

#### 四 血盟團事件的背後關係

血盟團事件的公判，實是很罕見的右翼團體底裁判，甚至引起——最初的裁判長酒卷貞一

郎，因此而一時退離法官生活的事態，其中内幕，固是相當複雜，但關於此點這裏暫不敘述。如看在日被捕的第三日——三月十三日起，海軍方面的古賀中尉等，即進而實行第二陣計劃，以發生所謂有名的五一五事件的事實，即知血盟團事件，是和五一五事件有不可分離關係的大事件。即問題固不祇在個人的暗殺而已。

### 第三節 五一五事件

#### 一 興奮的漩渦

昭和五年（一九三〇年）以來所凝結的法西斯風雲，由於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所勃發的苦迭打事件，達於頂端。

事件的經過，因為世人的記憶尤新的原故，避免詳述。簡單地說：海軍方面的中尉古賀清志、三上卓、山岸宏、中村義雄、及少尉村山格之、豫備少尉黑岩勇、少尉伊藤龜城、大庭春雄、上尉林正義、塚野道雄等，與陸軍方面的士官學校候補學生後藤映範、中島忠秋、八木春雄、金清豐、西川武敏、吉原

政己、篠原市之助、石關榮、野村三郎、菅勤、坂元兼一等，及民間方面茨城縣愛鄉塾的橘孝三郎、林正三、後藤因彥、矢吹正吾、橫須賀喜久雄、塙五百枝、大貫明幹、温水秀則、小室力也、春田信義、奧田秀夫、池松武志、高根澤與一、杉浦孝、堀川秀雄、照沼操、黑澤金吾、川崎長光等所謂農民決死隊分子，獲得神武會會長大川周明、紫山塾長本間憲一郎、天行會長頭山秀三等的援助，擬襲擊東京的主要場所，暗殺重要人物，使帝都陷於擾亂，而後迫爲戒嚴的布告，設立軍政府，以圖國內的改革。

海軍方面的中心指導者，是藤井齊少佐。古賀清志、村上格之助等，由於他的感化，而抱大亞細亞主義，嗣以倫敦條約問題發生，大爲憤慨，謂非打倒政黨財閥及所謂「君側的奸臣」，日本國家卽不外滅亡，古賀清志因爲在霞浦的原故，和在茨城縣的橘孝三郎的愛鄉塾分子，交好甚篤，同時和神武會的大川一派，西田稅的士林莊一派，亦相攜手。在於牠和井上日召一派亦有關係的事實，有如前述。

藤井齊，由於某種事故，一二八之役，在真茹附近的天空上墜落×××，其後的運動指導權，由古賀中尉擔任。他和血盟團，在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年）二月而至三月之間，卽有起事的決定，

由大川周明給與運動經費及武器（這由三月事件的首謀人承受人而來），頭山秀三、本間憲一郎給與武器，遂於三月十三日作成苦迭打的計劃。

## 二 苦迭打計劃的內容

依該計劃，作爲第一階段的行動——第一隊的三上、山岸、村上、黑岩（以上海軍方面）、野村、後藤、篠原、石關、八木（以上陸軍方面）等，襲擊首相官邸及日本銀行，第二隊的古河（海軍方面）、坂元、管、西川、池松（以上陸軍方面，惟池松爲士官學校中途退學學生）等，襲擊牧野內大臣私邸，第三隊的中村（海軍方面）、中島、金清、吉原（以上陸軍方面）等，襲擊政友會本部，第四隊的奧田秀夫（明大學生）、杉浦孝，襲擊三菱銀行。其次作爲第二階段的行動，集合第一至第三諸隊爲一隊，襲擊警察廳，和動員的警官隊決戰，破壞警察力，懲罰「以保護支配階級自任的警察廳」，使民衆知其無能爲。此外，另設別動隊，以後藤罔彥爲隊長，統率愛鄉塾的農民決死隊，自日沒時起，襲擊各發電所。（其對象分配：大貫——尾久變電所，塙——高根澤變電所，田端變電所，橫須賀——鳩谷變電所，矢吹——龜戶變電所，温水——淀橋變電所，小室——目白變電所）使惹起非以軍

隊力收拾，即不能維持秩序的事態，俾施行戒嚴令，以達成樹立軍政府底目的。

十五日午後五時半左右，乘汽車往首相官邸的一隊，在其日本式房間內，會見首相犬養毅，經過『一說便明白』——『問答無用』的過程，即向以手槍，克達殺害的目的。但此外往警察廳者，僅傷害長坂警察，及讀賣新聞記者高橋，往牧野邸者，亦除傷一護衛警察外，別無他人被殺，他如政友會本部、日本銀行、三菱銀行等，固均被投過手溜彈，但其威力等於兒戲，各變電所的襲擊，亦屬相同，其中竟有估計手溜彈所及之處底細心的決死隊員，惟軍人方面，則頗能毫無私心，而投於憲兵隊內。

### 三 五一五事件的深淺

這個事件，就其犧牲者而論，只是犬養首相一人，但其給與日本社會的影響，則是空前的（遺憾的很，不是絕後的），警察廳動員警官萬人，並由近衛第一、第二旅團，出動兵士四百五十人。

觀察這事件的經過時，看到兩個奇妙現象。其一，襲擊各處的軍人十八人，在趨赴憲兵隊途中悠悠休息時，想追趕他的武裝警官二十餘人，竟為難波憲兵隊長所斥逐；其二，作為別動隊的川崎



長光（血盟團五個人中的一個）堀川、照沼、黑澤等，以西田稅爲反叛者，企圖加以暗殺，川崎且擬於當夕即以手槍暗殺西田稅。在第二點上，表現對於五一五事件，參劃其中的法西斯團體間，是如何強烈的對立，再關於第一點，依據後來山本檢察官起訴的文句：『古賀，根據參加某事件的經驗，知道這次被告等所企圖的——立於宣告戒嚴令的狀態時，當然引起出而收拾的相當大勢力，故決心策動本件；』及古賀自身在公判廷上陳述：『……因爲昭和七年一月的陸軍更動，當局的樞要場所，如憲兵司令官、警備司令官等，均以荒木系分子補充，我們深信如抵於宣布戒嚴令的狀態，必能樹立以荒木陸相爲首領的軍政府，而入於改造的階段，』即知他們所以奔赴憲兵隊的理由。

#### 四 五一五事件的意識形態

著者曾讀過瑪拉巴爾德及其他人們的苦迭打技術論，多少知道一點關於這一方面知識，以此和五一五事件的計劃及其實行情形相對照，不得不感到軍人們的幼稚。至於二二六事件，雖無相當進步，但似乎仍有對於這一方面的戰術研究不足之感。然而看到五一五事件關係者的言

動時——二二六事件亦是如此——總覺得他比過去三月事件、十月事件參劾者的行動，較爲批判和深刻。古賀中尉因有幫助牧野伸顯的嫌疑，並曾提出悔悟手記於大角海相的事實，在公判庭上，固被目爲反叛者，意氣消沉，但位列古賀之次的指導者中村義雄中尉，在其陳述中，有『井上準之助，雖因倫敦條約而減稅，顧減稅上厚而下薄。泊其增稅，則下厚而上薄』云云，又三上卓中尉，亦有『陸軍至上主義，亦可說是陸軍意識……這種私慾權勢之心發生時，勢必淆亂國政，使國民受塗炭之苦，並受外國的輕侮；』『當排除反祖國日本精神之人時，不問其爲政治家、財閥、軍閥。我們的運動，不左傾，亦不右傾，排斥共產黨，固不待論，其以法西斯主義爲救濟日本的途徑者，亦屬最大的謬誤』云云，殊有相當的趣味。

#### 五 五一五事件的影響

五一五事件，將政黨內閣完全終止，自該時成立的齋藤內閣起，均爲中間內閣的連續。而且影響於財閥的轉向、農村匡救事業的急施，軍部內改造派的跋扈等。陸軍對於該事件的態度，在『憤慨於帝國國內的現狀，訴於非常手段，而引起這次事件，參加其中的陸軍人員——陸軍士官學生

十一人，於事件後，立即向東京憲兵隊自首，現正幽禁於憲兵隊而加以偵查』云云的聲明之下，即已表露明白；另一方面，海軍方面的態度，略有不同，據同月十八日所傳述的最高意思——『一、對於部內發生這種不挺分子的事實，極端表示謹慎之意，處分其直接犯行，固不待論，並努力保持軍紀之振肅。二、奉體賜予軍人勅諭的精神，極力排擊干涉政治的態度。』但是海軍內的所謂艦隊派，受青年士官的壓力甚大，以山本檢察官的起訴罪名爲過酷，故以橫須賀鎮守府爲中心，而起反對運動，承認該起訴罪名的山田法務局長，遂於昭和八年（一九三三年）八月，提出辭表；且於同年八月，將由軍務局長調任爲練習艦隊司令官的寺島中將，在新任後不久的當兒，將其免職。（海軍的練習艦隊司令官，是預告將來顯達的重要位置。）可見海軍內部的空氣，亦不十分平靖。

## 六 愛鄉塾

最後就產生農民決死隊底橘孝三郎的愛鄉塾，而置一言。橘是第一高等學校中途退學的四海同胞主義者，塾設於水戶市外常盤村，開始於昭和五年（一九三〇年）冬，正式的名稱，叫做『自覺的農村勤勞學校愛鄉塾』。獲得國民同盟的議員風見章，及縣當局的援助，恪守大地主義、兄弟

主義、勤勞主義的三大原則，設二十六個愛鄉塾支部於各地，會員僅三百五十名。決死隊員，即其一部分。該塾，原想達到『晴耕雨讀』的理想境地，但由於農村的疲弊，既成政黨的腐敗、國粹主義的來游等事實，而至深入於五一五事件。橘在事件當時，逃往滿洲，後被捕而處無期徒刑。在五一五事件的裁判（昭和八年）上，輕於軍部人物，而重於民間分子。例如陸軍方面的人，在『動機雖屬可諒，惟紊亂軍紀甚重』的罪名下，同被處有期徒刑四年（未決期間之羈押，計抵算刑期一百五十日），且因大赦等等，在最近——即昭和十一年六月，全部釋放；海軍方面的人——古賀三上，有期徒刑十五年，里岩十三年，中村、山岸、村山等十年，伊東、大庭、林等二年（緩刑五年），塚野一年（緩刑二年），然而民間方面，橘孝三郎以下，均處以無期徒刑等的重刑，第一審即行服罪。惟幫助者方面，原判大川處有期徒刑十五年，頭山八年，本間十年，嗣由第二審改判：大川處有期徒刑七年，頭山四年，本間五年，第三審又改爲大川處有期徒刑五年，頭山三年，本間四年。橘孝三郎在下獄時說：「對我所予底無期徒刑的判決，定是代青年將校受過，甚感光榮。」

#### 第四節 無產團體的轉向

##### 一 法西斯主義與大眾組織之最初的結合

九一八事變，投予日本國內各方面以波紋，其中最大的一個，是由社會主義陣營，走向法西斯集團底「轉向者」的發生。有人很簡單地謂法西斯主義爲國粹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結合，以爲社會主義的要素，至少是初期法西斯主義底基本特徵之一，其過程，由九一八事變時開始，因血盟團事件、五一五事件，而更加推進。和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威安其、羅梭里、拉朱爾羅，法國法西斯主義的威洛亞丹瑪輩相同的任務，最近日本的社會主義者，亦在扮演着。

固然，即以過去而論，社會主義者之轉向於國粹主義，亦屬有之。高島素之大衆社（大正七年）的組織，以及他和上杉合作的經綸同盟（大正八年）皆是。但是，這種轉向，是沒有任何大眾基礎的組織，不過是環繞高島一個領袖底一羣知識階級的蠢動而已。然而九一八後所開始的社會主義者轉向，是來自大眾的無產團體，多少是立於組織基礎之上的。在這種意義上，九一八事變於日

本法西斯主義史上所演的任務，確屬甚大。

由無產團體轉向於法西斯主義的潮流，可分爲四類觀察：第一，是以有名底赤松克麿爲中心的社民黨內的法西斯化，第二，是今村等等所謂五人組走脫底全國勞農大衆黨的內紛，第三，是含有「日本勞動組合總聯合」以下中彌三郎爲中心底「國民社會黨準備會」的動態，第四，是最左翼陣營脫落者之法西斯的轉向。

## 二 轉向之先鋒與社民黨之分裂

作爲大衆的無產團體轉向先驅者底權利，允宜歸諸赤松克麿。他原是屬於最左翼的組織，惟在大正十三年（一九二四年）春的勞動總同盟「方向轉換」宣言上，已示由最左翼轉向的片鱗，嗣於同年十一月新人雜誌的卷頭言——「走向科學的日本主義」提出合理的綜合「社會進化之普遍法則」和「日本國家」二者，而主張在日本樹立「真的、科學的、無產階級指導方針」。這種發言，發現於左翼意識形態全盛的當時的勞動界上，確有相當勇敢。這種赤松的「科學的日本主義」的正體，由於其後他的實踐鬪爭，知道牠是置基礎於所謂勤勞階級——即「小公



務員、小商人、俸給生活者、官業被傭人」等小布爾喬亞之上的「社會民主主義」然而假藉高島素之的話說來——『像在不足十年之間，環遊世界一周似的，澈頭澈尾的機會主義者』底赤松亦不墜足於社會民主主義，漸向右轉，泊九一八事變前後，遂造成爲靈巧的法西斯意識形態。這種事實，只要看（1）他所主張的「勤勞階級」的內容，如前所述是小布爾喬亞，（2）又在社會民主黨機關報民衆新聞第六號社說上，屢屢力說日本官憲的特殊性（在於不露骨地持着資本主義的提燈），高叫『使官憲之國家的良心發動，而洞察資本專制社會的不平』並力說日本官憲之國家主義，其內容一新的時期已到，（3）而且在改造雜誌所載的「官憲之特殊心理與民衆運動」一文上（一九二六年十月號），謂日本官憲有不偏於勞資任何一方，作爲超然的國家統治階級底矜持，而主張官憲宜與社會主義接近等——從知赤松的轉向，毫無不可思議之處。

赤松和大川周明的接近，可說是起於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七月左右，（或許更前亦未可知），二者接近的結果，迺於同年九月，社民黨的赤松派，行地社勞動組合的擔任者，曾經組織「鐵路從業員組合」的松廷繁次一派，和高島系的石川準十郎，及津久井龍雄一派攜手，創立「日本

社會主義研究所，」並於十月起發行機關報日本社會主義。這自昭和七年六月起，改稱爲國家社會主義，顧名思義，即知研究所底目的，在於日本國家社會主義理論的確立，兼策國家社會主義諸團體的提攜。

十月，赤松著一本題名國民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小冊子，由該研究所公刊。這是七月一日在早大講演稿的體系化，其中露骨地展開他的國家社會主義理論，在社民黨青年分子之中，頗多加以支持的。十一月二十九日，赤松糾合作爲社民黨前衛的此種國社的青年分子，結成社會青年同盟。該青年同盟之最初的國家社會主義的行動，是在三井銀行前，爲反對購買 Dollar 的示威行動。（當時示威運動沒有成功，據說因爲有種種顧忌的原故。）

社民黨對於九一八事變，在十月二十一日的聲明書裏，表明對於爲「布爾喬亞的權益之故」的無條件滿蒙放棄論底反對態度，但對於赤松一派法西斯的蠢動，卻置諸不問。嗣於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九——二十日，舉行第六次大會。大會通過以無產政黨合同爲基準的三反綱領，即一、反資本主義，二、反共產主義，三、反法西斯主義，但同時亦通過赤松派的新運動方針，

如左所揭，這明明是和三反綱領的第三項相矛盾，而爲法西斯主義的信念之表明。

新運動方針書綱要

一、將尊重日本國體之精神，更加明確。

二、在國家本質之認識上，排斥馬克思主義之榨取的國家觀，以國家爲具有純正統制機能之機構，並明確此種立場，以期統制機能民衆化之實現。

三、在目前熾烈的民族鬪爭之世界狀勢之下，抹煞國民的利害關係，僅力說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共同利害，且企圖機械的劃一的國際鬪爭之馬克思主義的國際主義，其空想的誤謬，尤宜闡明，而於明確化無產階級之國民立場以後，採用最現實的國際主義。

四、吾人一向固不遵循議會萬能主義，惟因與絕對否認議會主義之共產黨之對立關係上，故一般之印象，往往以吾人之運動方針，爲議會萬能主義的。目前吾人既感一掃此種印象之必要，且在目前之客觀狀勢上，吾人允宜於議會政策之外，有更活潑的展開議會外大衆行動之必要。

嗣於四月七——八日，社民黨爲協議戰線統一問題，召集中央執行委員會。在委員會裏，有國家社會主義的赤松案，和片山哲、吉川末次郎、松岡駒吉案的對立，赤松案爲：

吾人鑑於目下之客觀狀態，謂宜基於本年度大會所決定之新運動方針之精神。即時解黨，廣求同志於天下，而邁進於一大新黨之樹立。

結果，此案得十二票，片山案得十一票，勝利屬於赤松派。

但祇此問題還不能解決。嗣於相距約一週後——四月十五日的中央委員會裏，再議戰線統一問題，赤松以五十二票對六十一票，爲片山案所擊破。

於是，赤松派憤然退場而決議脫黨，發表國家社會主義新黨樹立的聲明書，並於十六日組織國家社會黨準備會。此是赤松派的陣容：

日本農民組合……平野力三、稻富稜人

遞友同志會……赤松克麿、當清

俸給生活者組合……小池四郎

第三章 基於九一八事變的社會大轉換

社會青年同盟……陶山篤太郎、大槻正秋

社會婦女同盟……小池文子、赤松明子

總同盟中央合同勞動組合製冰支部……野口榮治

其他……馬島側、山久龜次郎、菅舜英、淺井敬吾

### 三 大衆黨的動搖

和社會民衆黨相對峙的全國勞農大衆黨方面如何？勞大黨的立黨精神，是不偏右、不傾左，採取所謂中間路線。從而社會民主主義，既不能澈底，亦未立腳於共產主義，左右擺動，惟在其綱領上，主張反戰主義，於九一八事變後的九月二十五日常任中央委員會上，發出反對九一八事變的聲明書。因是年秋天所舉行府縣會選舉的候補人選定問題，黨幹部和「日本勞務組合總聯合」間，發生紛爭，（請看其原因是怎樣的非法西斯，）後者即於大會裏，宣告解除對於勞大黨的贊助，而參加如後所述的國民社會黨準備會，東京都府聯合會的神田兵三、半谷玉三、山村直三郎、橋本寅太郎等四人，亦列舉四點理由，宣告脫黨。但是這些人們，原是由左翼的「勞動農民黨退出，假借一

部分人們的話說來，祇是待價而沽，並不引起特別的波紋。

然而勞大黨的議員松谷與二郎，參加爲議員視察團的一員，赴滿州參觀，在那裏，看到……的多量威脅，歸時立即發表『關於滿蒙問題的意見書』，其趣旨爲着擁護滿蒙權益的出兵，並不是帝國主義，加以攻擊者，卻是中國政府的代言人；其結論：『一、應擁護滿蒙的權益，二、應將滿蒙權益，由資本家之手奪還，交與農民和勞動者，三、將日本現在的二百萬失業者，送於滿蒙之野，滿蒙權益，由彼等處理之，四、黨應爲此口號，決死奮鬥。』和出發前的他相比，明明是受人指揮而下筆的。這在黨內亦成爲大問題，但開除運動，不能成功，終以不了了之。這當由於下中、赤松等黨外法西斯的策動，田所輝明等在黨內的盡力。

泊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一日，全國勞動組合同盟中央委員兼黨中央執行委員的今村等及藤岡文六、望月源治、安藝盛、岩內善作等五人，提出富有國社主義傾向的意見書，其內容如左：

### 意見書



一、我黨一向在外貌上，採取共產主義的左翼主義的立場，爲其觀念所拘束，實質上，則囚於勞動組合底經濟鬭爭的範圍。從而致不能大膽的卽於現實，適應現在資本主義的諸情勢，使黨活潑地進展，而指導國民要求的結果，且常暴露現實的窮途，如最近發生的滿蒙事件，我黨活動中止，黨及現黨指導下的大衆，均彷徨於俗惡的騎牆主義。

二、從前我黨在大會的運動方針書裏，謂資本主義並不是在危機上，自動的沒落，這固是正當的。其後復謂日本資本主義，在其自體之內，固有反映經濟危機的政治不安，然因無產陣營內主體勢力尙未成熟的原故，沒有政治的危機。然該方針書對於怎樣完成主體勢力底實踐的戰略方法，毫無所示，只是機械的羅列其未成熟的原因。

惟是，關於造成政治危機底主體勢力的完成，有關顧日本無產階級組織勢力比較薄弱底事實的必要，苟祇以牠可以完成決定的勢力，是不可能的。然則集結國民諸階層的反資本主義，以完成主體勢力之實踐的戰略，誠是當前的重要問題。而此種侵略的缺如，卽是本黨的根本缺陷。

三、政權的獲得，不應僅以大會的聲明，即可了事。現實地認識資本家政權的不安定條件，爲使其不安定愈益擴大，應乘所有的機會，以大衆的團結力，展開國民的國家的深刻底鬪爭。

黨應從速清算過去底形式立場，將運動方針從根本改革，準於日本國家社會的現實，在實踐的戰略上，確立堅固的陣營，以勇往邁進於政權獲得，敢以此促中央執行委員諸君的猛省。

此致

全國勞農大衆黨中央執行委員會

昭和七年三月十一日

中央執行委員 今村等

藤岡文六

安藝盛

望月源治

中央委員 岩内善作

這個意見書，惹起勞大黨內非常的衝動。總聯合乃至京都府聯的脫落，對於大衆黨，寧爲異端

分子的脫離，固無足奇。但是，右述五人，自日本勞動黨以來，是黨內錚錚的幹部。故他們轉於法西斯，發使黨喫驚，決不是沒有理由的。

三月二十四日，黨開第二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其議事內容：一、關於黨方針之具體化——解釋的確立統一和若干補遺……揚棄公式的共同戰線黨、第二第三國際的否定、和日本共產黨的對立、反對法西斯、以獲得政權爲目的等規定；二、關於擊破法西斯的方針書。所謂五人組的意見書，會作爲關於運動方針的解釋問題而討論，但結果終否決國家社會主義的轉向。

因此，於四月十一日，他們和社民黨的赤松一派（後者在四月十五日脫黨）組織『臨此重大時局，考究最適正的打開現狀之道』底時局研究會。其發起人如左：

大衆黨——大矢省三、藤岡文六、望月源治、安藝盛、坂本勝、岩內善作、白鳥廣近、熊本與市、村等。

社民黨——赤松克麿、小池四郎、陶山篤太郎、菅舜英、淺井敬吾、馬島憊、山元龜次郎、平野力

三、稻富稜人、佐藤吉熊。

另一方面，全國勞動組合同盟，於五月四日、五日，舉行第六次中央委員會。其中心議程，爲贊助政黨問題，國社派臨以贊助政黨自由論。投票結果，國社派意見，即「取消贊助大衆黨」案，僅得六票，已前決定的贊助大衆黨案，得七票，終爲國社一派的失敗。因此，於五月八日，大矢、藤岡、安藝、今村、望月、白鳥、山名等七人，脫黨而與社民派的「國家社會主義新黨準備會相合流，岩田仍殘留黨內。至此時贊助國社派的組合，爲全勞九州聯合會、全勞高知聯合會、關東合同、大阪建築勞動組合、大阪聯合會的一部等。

#### 四 下中一黨的動態

其次不可不述的，是下中一派的運動。

下中彌三郎，原是<sup>也</sup>先任稱爲「啓明會」底教員組合的指導者，後爲平凡社書店社長的名人，自全無產黨合同失敗後，漸抱法西斯主義的見解，遂於九一八事變剛發生後，即昭和六年（一九一一年）十一月（註四）和滿川龜太郎（一新社）（註五）杉田省吾（前行地社社員）佐佐晁，高橋忠作等，同組織經濟問題研究會。其綱領：「一、基於大權發動之經濟統制，二、私有財產

之徹底的制限，三、以非榨取方式開發後進國，四、勞動力之全國民的動員，』是非常粗疏的表白。嗣於十二月發出『關於新黨樹立，懇於全國同志諸君』的檄文，以立黨要旨，在於『基於日本國家成立之本義，建設無榨取之新社會，』復主張新黨之性質：『一、國民主義之黨，二、反資本主義之黨，三、不只是選舉黨。』據發起人下中說來：對於『生吞活剝資本主義的莫索里尼主義，』亦屬反對且不苟同於『和產業資本家勾結，而敲叩金融財閥之門的希特勒，』又『對於所謂「法西斯」的流行語，棄而不顧，』而表示其不滿，然就其黨的獨裁要素——『一、以無產諸黨及勞動團體爲中樞，及參加亦屬無礙的右翼諸團體，二、思想家、教授、公務員、技術家、公司職員、醫生、律師、小商工業者、一般國民大衆，三、地方小農民及中小地主』等看來，確是很冠冕堂皇的法西斯黨。其政策要綱，亦已發表。在這運動裏，有脫離大衆黨底日本勞動組合總聯合、愛國勤勞黨、日本村治派（註六）大衆黨京都府聯合會的脫黨派等底參加，於昭和七年一月二十五日，結成「日本國民社會黨準備會」。

日本國民社會黨準備會，以「期於建國之本義，建設無榨取之新日本」爲黨誓，以「一、吾黨

由於行動的國民運動，期天皇政治之徹底，二、吾黨期日本國內反資本主義的統制經濟之實現，三、吾黨在人種、資源衡平之原則上，期新世界秩序之創建』爲綱領。且於二月十一日，結成作爲前衛隊的國民青年同盟。但此時社民黨內赤松派的活動，漸見激烈，爲觀望該黨內的形勢，而將結黨期延於總選舉之後。

如前所述，社民黨的赤松派，於四月十五日，決行脫黨，遂於十六日，正式結成，「國家社會黨準備會」，選舉小池四郎等三十四人爲準備委員，並舉赤松克麿、平野力三、陶山篤三郎、馬島憫、小池四郎等五人爲常務委員。新黨的基準，爲（1）是國民的黨，（2）是社會主義的黨，（3）排斥空想的國際，建立現實的國際，（4）是實踐的行動主義的黨等四點。嗣於五月八日，復與大眾的法西斯派相合流。

嗣於五月十二日，下中派的「日本國民社會準備會」和赤松派之間，成立「新黨結成綜合準備會」，於五月十九日開第一次準備會，並期於五月二十九日，開新黨結成大會，關於黨名，雖有爭執，最後決定爲國民日本黨。



### 五 日本國家社會黨的結成

然而在結成當日——五月二十九日的最後準備會裏，對於黨名等問題，又起爭執。赤松派傾於國社主義，下中派傾於日本主義。尤其使兩方對立尖銳化者，照例的，是職員分配問題。赤松派，想分爲社民黨系，大衆黨系，國民社會黨準備會系三個單位而分配，但下中派則主張分爲下中派，赤松派兩個單位，以談判不調，下中派脫退，兩派遂完全分裂。後年法西斯派分裂的行進曲，以此爲出發點，先奏其第一曲。

下中派脫退後，赤松派的「國家社會黨準備會」決定單獨結黨，在二百六十五個議員出席之下，決以如左所述的順序，進行結黨式，並決定綱領及主張。

一、黨名——日本國家社會黨

二、對於齋藤內閣態度的決定

三、關於打破國民生活的窮乏

四、關於日滿統制經濟

## 五、關於綱領、主張、及規約的決定

### 綱領

基於一君萬民之國民精神，建設無榨取之新日本。

### 主張

- 一、吾黨期由於國民運動，廢絕金權支配，徹底皇道政治。
- 二、吾黨期由於合法的手段，打破資本主義機構，並因國家統制經濟之實現，而保障國民生活。

其職員：總裁暫時保留，黨務長（請注意，他不稱爲書記長之點）赤松，中央常務執行委員今村、山名、小池、陶山、望月、馬島、平野、安藝、山元（龜）、野口榮治，且有中央執行委員三十七人，中央委員一百十二人，蔚成大觀。從知集於國家社會黨傘下底分子的性質。

### 六 新日本國民同盟的創立

下中派，看到赤松派的單獨結黨，亦於同年五月二十九日，召集脫退議員三百人，於準備會本

部，決將「日本國民社會黨準備會」解散，另結新日本國民同盟，並決定其盟誓及綱領。又另發聲明書，表明對於赤松派的態度，在「此等社會民主主義派，其心事，其思想，均依然未脫從來似是而非底無產黨的舊態」之點，加以攻擊。其盟誓、綱領及職員如左：

盟誓

誓基建國之本義，建設無榨取之新日本。

綱領

- 一、吾等由於合法的國民運動，廢絕金權支配，以期天皇政治之徹底。
- 二、吾等期打破資本主義機構，由國家統制經濟之實現，以確保國民生活。
- 三、吾等期在人種平等、資源衡平之原則上，建設新世界。

職員

本部委員長——下中彌三郎（但以後辭職），本部書記長——佐佐井一晁，中央常務委員——近藤榮藏，高山久藏，濱田藤次郎，森榮一，滿川龜太郎，佐野好男，神田兵藏，坂本孝三郎（以

後辭職，天野辰夫，中谷武世，神永文三，（最後三人，因愛國勤勞黨取消對於新國民同盟的贊助，而致引退。）顧問——權藤成鄉，鹿子木員信，貴老彌次郎，小野武夫，島中雄三。其人才濟濟之況，確不劣於國社黨。

### 七 左翼陣營的轉向者

由最左翼轉向而來者，首推共產黨，即屬於所謂「解黨派」一羣的中村義明、南喜一及前納善四郎等。此中除前納外，均有一團組織，惟在大衆運動上，並沒有特殊的勢力。其中的中村義明，於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年），在大阪發起勤勞者前衛同盟，並發行日本勤勞新聞。據其綱領所述，「本同盟欲成爲在天皇之下，基於萬民平等之國民的協調，以期徹底天皇政治之前衛軍。」嗣於同年十二月，組織皇民意識振興會，復於昭和九年（一九三四年）三月，創立皇魂社於東京，並刊行機關雜誌「皇魂。」因參與二二六事件的嫌疑，曾被檢舉，旋以無關係釋出。南喜一曾在江東方面組織「江東工場連絡委員會」（七年十二月組成），以從事法西斯的勞動運動，他原是右翼暴力團體出身，因爲乃弟是震災當時「龜戶事件」的犧牲者，而勇奮地投入左翼，可見他的轉向，或是

自然的，亦未可知。前納善四郎是個本質不十分明瞭的人，但他會因是田中清玄一派的共產黨幹部而被捕，在昭和七年（一九三四年）四月的公判庭上說，知道『馬克思主義只是夢想，若使打破此種錯誤底馬克思理論的運動開始，我將挺身當前。』奈良縣水平社的元老，而同時是日本共產黨員的西光萬吉及清原一隆，亦走入國社黨。此外原在最左翼影響之下者，有已故的赤松五百麿。他是日本國家社會黨黨務長赤松克麿的弟弟。在昭和七年二月的總選舉裏，標榜左翼，而爲大阪市的候選人。因爲選舉戰術的不良，落選後亦放棄其左翼追隨主義，轉入乃兄的國社黨。兄弟並肩而向法西斯之路，但是，他們的姊妹赤松常子，因爲某種原故，仍殘留於總同盟中。

和赤松五百麿屬於同一系統——『日本勞動組合總評議會關西地方評議會」系的青柳善一郎，飯石豐市，矢勝義雄，小田孝，大橋治房等，亦同於昭和七年三月二十六日，走入國家社會主義，並以三十個發起人，組織社會自由黨。飯石，在先和大正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十月所成立的——『造香藥者國粹團體神農會』已有關係。社會自由黨揭舉『我黨遵守立憲政治之本義，爲國民大眾之利益及其伸長而行動』云云的綱領，及『一、國民外交的確立，二、財閥政治的打倒，三、

反動恐怖獨裁政治的排擊，四、金融機關的統制，五、以國民生活爲基礎之產業保護及統制，六、滿蒙利權之國民的確保，七、選舉公營，八、投機機關之廢止」等政策，後以飯石、小田派和石川準十郎等的國家主義學盟聯合，宮本純一和神武會握手，社會自由黨的勢力，乃趨薄弱。

以上人物，除一二例外外，大體上均是一向在左翼陣營裏，曾受批評的人物，故雖乘着時代的潮流（乃至抑壓潮流）而轉向於法西斯，對於他人的影響，是很少的。但是，昭和八年（一九三三年）六月佐野學及鍋山貞親的轉向，成爲所謂「轉向時代」到來的開端，對於日本的社會運動，有極大的影響。力說「日本民族」底他們的「一國社會主義」不可不說是十足的法西斯。

（註一）小櫻會，是櫻會成立不久後所組織者，以中少尉等比較下級的將校爲中心，指導者爲滿井中校，管波中尉等。

（註二）明治三十九年（一九〇六年），由蓮沼門三創立，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年）因田尻稻次郎的死亡，以平沼爲團長。本於『同胞愛』和『流汗鍛鍊』的「大誓願」，作爲錚錚資本家的後援者，在工場和鑛山等處，和勞動組合對立。尤其於大阪市電氣公司裏，爭執尤烈。

（註三）因爲這種事件，愛國社一舉成名。牠創立於昭和三年八月，社主岩田愛之助，在右翼方面，是很有聲望的人物，信徒甚多。



(註四) 有說在昭和六年四月，有說在昭和七年一月，惟以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之說爲當。

(註五) 滿川於大正十五年行地社分裂後，組織一新社。此時同屬行地社的笠木良明、和高村光次、山本重太郎等所組織的團體，則爲東興聯盟。

(註六) 牠成立於昭和六年十一月，爲犬田卯、加藤一夫、風見章、下中彌三郎、長野郎、室伏高信、高須芳次郎、橋孝三郎、權藤成鄉、土田杏村、津田光造、武者小路實篤等所組織者。爲日本主義的無政府的團體。口號爲「唯物文明的超克」，「農村文化的確立」，「自治社會的實現」等。

## 第四章 由昂揚至沉滯

### 第一節 國家社會主義的退潮

#### 一 客觀情勢的變化

因九一八事變，五一五事件等，而走上急激拍子的日本法西斯運動，如右所述，在昭和七年春季，誕生了日本國家社會黨及新日本國家同盟，而且繼續地有許多法西斯團體發生。但是此等團體，恰告成立，即歸分裂，洵屬一人一黨之勢，尋其離合之跡，頗為麻煩。其原因，在於日本的法西斯運動，不很以大衆生活爲基礎，一人一黨的獨善主義，及缺乏思想的統一等等，運動自身的內部事故，但其主要原因，在於促致法西斯運動昂揚底客觀情勢的變化。

第一，成立於五一五事件後的齋藤內閣，於六月一日開第一次臨時議會，八月二十二日起開

第二次臨時議會，通過「時局匡救決議案」，努力於當時受經濟恐慌打擊最大的農村——尤其是東北北海道等凶作地方的救濟。東北地方的凶作，固不限於本年，但以九一八事變當時，關東軍裏有許多東北出身的兵，在多門將軍壓下的第二師團。這種事實，和茨城縣的農民決死隊、血盟團裏農民很多的事實相成，而大引起世間的視聽。又昭和七年春以後的生絲騰貴，在掃除農村不安上，亦大有力。又在都市方面，因為金本位停止，圓匯兌暴落，而輸出旺盛，而且因赤字公債，引起軍需膨脹，而致一種變態的景氣。第二，因九一八事變而惹起底國際情勢的緊張，漸趨弛緩，日本雖已脫退國際聯盟，但所危懼的經濟制裁，終未到來，昭和七年六月十四日，臨時議會決定承認「滿洲國」並於同年九月十五日——事變的一週年前，為日滿議定書的交換，而且代替內田的「焦土外交」，而有廣田底「正常外交」的登臺，煽動國民賣武熱的根底，已趨破壞。第三，軍部巨頭，因獲得為其目的底軍擴預算的滿足，而持自重的態度。五一五事件發生後，海軍方面，如前所述，揭發軍紀振肅的保持，和軍人政治干與的排擊二原則，而表明其覺悟的態度，即在陸軍方面，荒木陸相亦聲明：「皇軍並非由莫索里尼希特勒之儔的指揮而動……：……像私兵似底部分的橫斷的結成，而

任意行動，是斷不許可的』云云，這一方面的空氣——至少在表面上——是漸向於沈靜的。第四，從來僅對左翼運動加以彈壓，對於和左翼運動相對立底右翼運動，寧失諸寬大的政府，因血盟團事件，而漸次覺醒迷夢，努力於取締法西斯團體。第五，政黨及財閥，屢屢轉向，以期法西斯颶風的過去。第六，爲着左翼運動的潰滅，資本家，斷絕一向對於右翼運動所供給的金錢，法西斯運動失其財源等。其中，一向軍部對於右翼團體指導者的本質，抱有美夢，其後則想脫開的事實，對於一向倚藉軍部的武威而橫行無道底此等團體的退潮，具有決定的影響。關於這一點，一向稱爲改造派，而和民間團體接近的××，實爲……的事實，亦有幫助。又就人的關係說來，和五一五事件有關的神武會會長大川周明，於六月十八日被檢舉，因此而致神武會的大動搖，且進而大影響於其他法西斯團體。大概是因爲由大川而傳播的運動資金，趨於停止的原故。此外，因昭和八年七月的神兵隊事件，爲其領袖之安田鐵之助中校，和松屋百貨店經理內藤彥一相結合，於其股票投機，著有關係的事實，亦可說是使法西斯失去人望的大原因。

現在來看日本法西斯團體，這種由最高潮時際，漸趨於退潮之途的經過。

## 二 日本國家社會黨的分裂

在昭和七年五月二十九日結黨的赤松派日本國家社會黨，就其以當時的社會潮流為背景而言，誠如其立黨聲明書所言，『感前途洋洋之如春』但是，在昭和八年一月二十二日的第二次大會以後，赤松克麿和小池四郎以及平野力三間，發生「人的」及「理論的」內部對立，而致黨內的動搖。動搖的根本原因，仍是老例底赤松的『灰色態度而善於變節』。即他在大川被捕後，奉……之命，離開國家社會主義主的意識形態，而走向「全體主義」即日本主義之途。據他說，日本國民，不可不作爲「全體」，而相團結，從而主張階級鬭爭的國家社會主義，著有錯誤，牠必然的不可不受揚棄而爲日本主義。赤松正式地表面化的轉向於日本主義，始於昭和八年（一九三三年）五月三十一日遞友同志會的中央委員會。此時，中央委員會，因爲「會長赤松克麿氏，最近唱導日本主義，否認立於階級見地底勞動組合」的原故，而將赤松會長、會計石塚幸太郎、常務委員高地俱喜等除名。因此，赤松爲着和他們抗爭，集合自派會員，於六月一日，另組日本遞信從業員組合。其綱領爲——『我們基於日本精神，自覺對於通信事業的發達，宜有貢獻底國家的責任，以

期從業員生活的安定和社會的向上；』且發表『我們既已聲明立於否定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而以一君萬民的國民精神爲基據，故我們的一切運動精神，自不可不於日本精神上，求其最高原理。惟日本精神，並非求階級利益的部分主義，而係求全體生長，使全體利益和幸福發展的原動力。我們不可不體會日本精神，而全體的認識日本民族爲統一的生命體，基於這種認識，而規定一切運動的根本方針。……僅僅主張普羅列塔利亞階級的利益者，是全體主義的破壞，是日本精神的冒瀆。……我們的運動，並不是僅爲着一部分普羅列塔利亞階級的運動，而是謀全體的生存，故我們得以不愧於天地，正堂堂的展開運動。……日本主義和官僚專制主義不相容，日本精神，要求基於道德情愛的全體的協力一致。……』云云的宣言。對此，遞友同志會本部，以『全體主義，不外是修養團一派的白色倫理化運動』，因此兩者全然分裂。其本部派，亦以組合維持費的關係，十月八日，以屬於安達謙藏底國民同盟的中野正剛爲統領，杉浦武雄爲法律顧問，而大發揮其「布爾喬亞法西斯」的手腕，這個姑作不論，要之，因這種分裂，赤松於六月十五日，辭去國社黨黨務長之職。因此，國社黨於六月廿四日，開中央執行委員會，討論赤松辭職問題，結果保留決定，



而持曖昧的態度。

國社黨本部的小池四郎一派，爲着維持現狀，焦急於覓求保留之途，但其願望終成空想，分裂終不可避。原定七月廿三日開全國中央委員會，但赤松派先法制人，於其開會的前日，由赤松等中央委員十五人，發表『邁進於日本精神之國民的浸透化底眞日本建設』云云的聲明書，而離黨。二十三日，中央委員會，新任命小池、山名、今村、陶山、山元、藤岡、森（直治）等，爲常任中央執行委員，以圖陣容的再整。但因『關於黨指導精神之解釋一之件』，陷於混亂，議論紛紜的結果，終以十九票對二十三票，成爲國家社會主義派的敗北而退場。嗣脫退派於七月二十五日發表聲明書云：『他們假借解釋「一君萬民的愛國精神」底黨綱字句的名義，放棄立黨精神，而且企圖追從墮落於反動的日本主義……他們雖高叫斷行昭和維新，終以對於資本主義的追從，合流墮落於既成政黨，爲其必然的歸結。』

同年七月廿五日及廿六日，國社黨殘存的本部派，舉行國社黨更生常務會議，結果以陶山篤太郎爲黨務長，大槻（正秋）、小池、森等爲各專門部長，但因八月三日，作爲其有力援助團體的日

本勞動同盟，如後所述分裂而陷於極端的不振，完全轉向於日本主義的結果，黨名亦變爲日本愛國政治同盟，惟一的中心人物小池四郎，復於昭和十一年二月的總選舉裏，爲『美事的落選』同盟遂陷於若有若無的狀態之中。

### 三 日本勞動同盟的成立與其分裂

日本國家社會黨底第一個大衆團體，是日本勞動同盟。其發端，如前所述，在於全國勞動同盟內的國家社會主義派，參劃於時局研究會的事實，因此，全國勞動同盟，在昭和七年五月四、五日的中央委員會裏，決定贊助政黨的態度。在這個中央委員會裏，國社派祇以一票之差，敗績而脫退，並於同年十一月二十日，成立稱爲日本勞動同盟的法西斯組合。此時的陣容，爲關東合同的一部、大阪聯合會的一部、九州聯合會的大部分，其組合員數號稱二萬五千人。照例的發表宣言及綱領。其綱領如左：

#### 綱領

一、我們基於一君萬民的日本建國精神，求勞動階級生活之絕對的保證，而建設無榨取的

國家。

二、我們認定勞動組合，在打倒資本主義之全面的政治鬭爭上，擔任經濟的部分，故期其完全使命的實行。

三、我們期以強固的團結，和勇敢的戰術，和資本家階級的彈壓相抗爭。

日本國家社會黨內的國家社會主義派和日本主義派的對立，影響於日本勞動同盟之內，自屬當然。在昭和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國社黨分裂時，勞動同盟跟從脫退派（國社派）而退場，嗣於八月三日，大阪所開的中央委員會裏，以『關於國家社會黨』之件爲議題，分裂爲取消贊助日本國家社會黨派（即國家社會主義派）和贊助日本國家社會黨派（即日本主義派）（註一）兩者共同發表聲明書，茲爲明其分裂的經過計，揭之於此。

### 聲明書

日本勞動同盟第五次中央委員會，以贊助日本國家社會黨問題爲中心，無忌憚的發表意見，在會議懇談之後，不得已至於左記的分裂。

△贊助日本國家社會黨派：今村等、陶山篤太郎、山本龍助、光吉悅心、森登守。

△取消贊助日本國家社會黨派：大矢省三、熊本與市、本多滋二、山本富嘉、白鳥廣近、關根喜

四郎（委任山本爲代理人）野一音松。

△意見保留派：安藝盛、松尾國市、山本辰次郎、藤岡文大、矢尾喜三郎。

從而：

一、贊助國家社會黨派，退出同盟，殘存於國家社會黨內，守護國家社會黨。

二、取消贊助國家社會黨派，退出國家社會黨，而守護同盟。

三、意見保留派，隨後即決定態度。

特此共同聲明

日本勞動同盟第五次中央委員會

這確是很冠冕堂皇的聲明書，右述意見保留派內，藤村文六，加入今村派，安藝、松尾、矢尾，加入大矢派。嗣後勞動同盟殘留派，決定將會長大矢、會計主任白鳥廣近以下的職員，由東京、神奈川、滋

賀、京都、北陸、高知、大阪等處選擇（尾崎、泉州未定），并決定其政治方針，爲（1）『期嚴格的以國家社會主義爲指導精神底新黨的樹立』，（2）『日本國家社會主義全國協議會』之提倡，（3）開放門戶廣求遵奉國家社會主義之同志，（4）同盟中央委員會，在各地地方，期右述方針之徹底等。另一方面，退出勞動同盟的日本主義派，以自己勢力編成日本產業軍，并發表聲明書，誓文及盟約。其聲明書云：

『……………期日本產業之健全的發展，并在資本主義產業經營，於其亡國破產時期，暴露致命的矛盾之際，防衛日本勞動者農民的生存權；其次，深信欲期國家產業發展伸長的建設大道，在於以一君萬民的國體原理，爲根本的改革，由於樹立產業權，而實現有統制的國家產業經營的大策……………將日本勞動者農民，在國民的信念之下，作爲陛下的勞動者農民，爲期國家產業之發展，以其不拔的信念爲基調，克盡國家本分底強力的日本產業軍編成大綱，公布於天下。』又其誓文及盟約如左：

奉載一君萬民之建國精神，確立產業大權，爲吾輩之本分。

### 盟約

我輩產業軍，嚴守左列盟約，以盡國家產業軍之本分。

- 一、產業軍，宜盡作爲陛下勞動者農民之本分，與祖國日本共生死。
- 二、產業軍，對於勞資問題，排斥無道義的既成組合運動方針，擁護陛下勞動者農民之生活權。

三、產業軍，宜信奉日本精神，相互尊重信義禮節，而固守軍之規律。

其職員：爲今村、藤岡、陶山、光吉、森、高井（信太郎）、山本（龍介）、合田（登）、高木（昭男）、米村（長太郎）、末永（寶吉）、吉田（格一郎）等。

### 四 國民協會的設立與青年日本同盟的結成

日本國家社會黨的本生父母（但決不是養育父母，亦可說是有似杜鵑）——赤松克麿——黨如何？他自昭和八年七月，國社黨分裂以來，更加强其轉向的角度——由政治運動而轉於精神



運動，文化運動。即他由於和舊友津久井龍雄的提攜，假手國民運動社（註二）而從事日本精神普及運動，泊八月津久井因和神兵隊事件的關係，被生產黨除名，更和他聯合而設立國民協會。據其創立趣意書說來：他們深信『現下祖國日本之最緊急的事務，爲日本精神之國民的浸透化』。這是『日本民族，爲實行其今後偉大民族使命，應有的基礎工作』。因此『我們深信爲日本精神之國民的浸透化，而盡微力，是奉公於國家之道，茲特脫離過去的政黨關係，設立國民協會，和同志共爲獻身的努力。國民協會，並不是政黨，亦不是經濟團體，是很單純的國民文化運動團體。

國民協會的綱領，大體可看作右述趣意書的要約——『我們以日本精神之國民的浸透化，爲真日本建設的基礎工作，故爲其實現而努力』。其職員：理事長赤松，常任理事津久井（兼出版部長），倉田（百三兼文藝部長），森清人（兼研究部長），及大木兼二等。

國民協會，其後以松岡洋右退出政友會，組織政黨取消同盟，和牠共鳴，并以近以阿諛的態度，贊助「一國一體」的運動，而和松岡接近。

和國民協會相關聯，而值得注意者，是作爲牠的行動隊底青年日本同盟的結成。即於創立協

會的翌年，作爲生產黨的一單位——津久井所率的大日本青年同盟，和在赤松傘下的日本進信從業員組合，相合流而結成者。據他聲明書說來：「……僅僅是信念相近，因緣相濃底兩者之間，自動的合同底實現。」看他文句是怎樣的古奧和敬虔。其職員顧問赤松會長津久井，主事伊地知義一。其綱領：『我等依據全國青年之日本精神，以結盟而求新興大日本的建設。』其經綸：『一、循一君萬民之本義，期皇道政治之確立，二、基一國一家之精神，期皇道經濟之樹立，三、從忠孝一本之大義，期皇道教育之徹底，四、本「八弦一字」之理想，期日本民族之雄飛，實不愧於「往年的名文家，均在赤松麾下」之說，殊值注意。又其宣誓爲：『忠誠尊皇室，勇烈護邦家，友愛交同胞，信義結同志，篤實敬長上，無私從統制。』這亦是很古典的名句。如果想到這是昔日底共產的主義，赤松底晚節，實不勝其今昔之感。

##### 五 新日本國民同盟的內紛

昭和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因和國家社會黨對立，而組織的下中派底新日本國民同盟，其行程，亦和國社黨相同，頗極曲折之致。結黨後不久，卽有中心人物下中彌三郎的離黨，加以財政亦

甚困難，泊昭和八年初，更有以組織部長近藤榮藏為中心的「東京府聯合派」的「國家社會主義派」和以書記長佐佐井一為中心底「本部派」的「皇道主義派」——理論的及組織方針的對立。這種爭執，決定於一月七日的常任委員會，近藤辭常任委員及組織部長之職，宣傳部長坪井專次郎，亦出於同一行動。然而在另一方面，關於參加國際會議問題，發生「本部派」和「日本勞動組合總聯合派」的對立，甚至本部派特地對於前勞動代表——總組合的首領坂本孝三郎。特作反對的決議，此時坂本固聲明積極支持新日本同盟，但於三月十四日，總聯合發表「為使日本勞動者宣揚日本國策於海外，故參加國際勞動會議」云云的聲明書。

兩者的抗爭，因本部和府聯事務所的分離，反而更見猛烈，顧問島中雄三，因此刺激而辭職。本部派熱中於後述的國難打開，皇道理想達成的祈願運動；府縣派，則參劃後述日本社會主義學盟的純正國家社會主義新黨樹立運動，嗣於七月八日，發表離黨聲明書。在其聲明書的一節裏，批評同盟云：「誇稱國民政黨的黨，一回也不開大會及中央委員會，不為有基準底協議會的召集……」（和赤松派分裂之際——著者）對於感情興奮底雲集的議員和傍聽者，突然作為其已承認

——四五個人冠着同盟常任委員的名義，以本部員之名，而獨爲指導機關，『這裏暴露了法西斯黨內部的醜態，又批評祈願運動云：『對於切迫的飢餓和失業，狂飈的生活苦底呢咀，故作不見，而大聲叱叫合掌和祈願……是假藉愛國之名，而顛落於反動主義。』

於此，本部派於七月九日，開全國府縣支部總代表會議。並於八月七日，開支部祈願代表，及全國支部代表者會議，確立同盟的運動方針，並選任中央總務委員長佐佐井及其他中央常務委員等新職員。十一月三日，開全國理想達成的祈願運動及臨時大會，發表「再告全國同胞」的宣言，但此外的運動，均不甚振作，終和赤松派相同，由政治運動而退化爲精神運動，誠屬可怪。

## 第二節 神兵隊事件

### 一 事件概要

血盟團事件，五一五事件以後的恐怖事件，有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年）六月中旬底醫學博士今牧嘉雄（神武會顧問）一派的暗殺齋藤首相未遂事件；同年十一月上旬，天行會（頭山秀

三主宰）獨立青年社一派的陰謀事件，但都不甚大，在世人漸次忘記這種恐怖事件的時候，有神兵隊事件發生。

這事件的中心人物，爲生產黨青年部長鈴木喜一、愛國勤勞黨的天野辰夫、前田虎雄、陸軍中校安田鐵之助、第二航空司令海軍中校山口三郎等。神兵隊繼血盟團事件、五一五事件同志的志向，爲救濟國難而起，想打倒齋藤內閣，擾亂帝都，使發布戒嚴令，成立軍部內閣而改造國政，確立「一君萬民、祭政一致的天皇政治」，斷行所謂「昭和維新」。其計劃：計算閣議的時刻，山口中校以飛機爆擊首相官邸及警察廳；復在直接行動司令前田虎雄的指揮下，分地上部隊各數十名，襲擊首相官邸、警察廳、牧野內府邸、故山本權兵衛大將邸、鈴木政友會總裁邸、若槻前民政黨總裁邸、政友會本部、民政黨本部、法院（爲奪還井上日召）、社會大衆黨本部、日本工業俱樂部、日本勸業銀行、市內各槍砲店等。並在最後的勸業銀行裏，標揭「昭和××××神兵隊」的大旗，屯守於斯，迎擊全市的警官隊，而潔白地戰死。

這種計劃，原定爲三千六百名的動員，但第一次（七月七日）的計劃齟齬，第二次（七月十

一日)的計劃，豫定四百名，亦不成功，終不過百二三十名而已。其動員方法：以打開國難，祈願國防的名義，集合於明治神宮外苑的神官講習館。事前知道這種消息的警察廳，先發制人，將當日集合的四十九人，一網打盡，乃得無事。其中地方分子，係由兵庫、大阪、京都、奈良、德島、茨城、諸府縣來者。

這事件，和以前的同類事件不同——經過神兵隊顧問安田中校的推介，和松屋百貨店前任董事內藤彥一、股份店黑野福太郎等相勾結，作為事件的先知費，而受取約六萬二千圓左右的金子，然因這種金子，中途化為泡影，故事件成爲喜劇化，同時因爲和沒落法西斯的投機，相結合着，分子過不單純，使世人對於本件，抱嫌惡之感。不待說，神兵隊對於一般法西斯團體，給予嚴酷的打擊。其中的生產黨，因此而遭分裂的悲運，愛國勤勞黨，則抵於幾將消滅的狀態。

神兵隊事件和其他恐怖事件不同的第二點——經豫審偵查的結果，本件比祇以破壞爲目標的血盟團事件、五一五事件等，更進一步，且考慮至建設方面，因此，不適用殺人放火豫備罪的條文，而應以刑法第七十八條的內亂罪問擬，這因爲和五一五事件的橘等，亦有關係，故一時想用非常上訴的手段，爲人們所深知的。



## 二 對於大日本生產黨的打擊

因神兵隊事件，而最受直接而且深刻的打擊者，爲大日本生產黨。生產黨，如前所述，是作爲內田良平「最後的貢獻」而設立者，但是，爲其中心分子的內田、自昭和七年以來，因抱病不能統制內部，於是生產黨內，分爲兩個潮流，其一是可稱爲內田直系底黑龍會的池田弘、小幡虎太郎、葛生能久等的本部元老派，另一派，是以後投入的舊日本國民黨的八幡博堂、鈴木善一、舊急進愛國黨的津久井龍雄、伊知義一等青年新興派。元老派，以黑龍會的傳統自負，青年派則主張急進的國家改造運動。其後津久井的大日本青年同盟，以生產黨的青年分子爲中心，糾合黨外的青年。而八幡鈴木，旋亦設立生產黨青年部，與此相對立。於此，還有大日本愛國青年同盟會長三宮維信（生產黨產業部主事）的參加，黨內極爲混亂。

此時神兵隊事件發生，前田（虎雄）、鈴木、影山（正治）、橋詰（宗治）、片岡（駿）等，均因此事件連坐，黨的幹部，幾致全滅。生產黨對於這個事件，於七月二十四日發表聲明書，闡明態度，謂「該事件原爲黨本部幹部所不應與聞的，其違反作爲合法黨底本部黨是，是不待言，茲僅表遺憾之意：」

……行動一切，仍循立憲的大道，以穩健合法的順序，期其目的底達成，『但對於本事件，頑強地表示反對直接行動的態度底津久井、三宮兩人，則在無視黨的方針，而爲分派行動的理由之下，加以開除處分。因此，三宮率「大日本愛國青年同盟」而獨自邁進，津久井則如前所述，和赤松聯合，創立國民協會。

因爲這兩種事實（和神兵隊事件的關聯；二人的除名）生產黨失其青年部，全無新興活氣，變爲沉滯的，發表『關於廓清財界的意見』、『對於金融財政統制，質問二當局之書』等不痛不癢的文件。內田總裁之冒昧的和昭和神聖會聯絡，尤無辯解餘地，更使生產黨的活動，陷於沈滯。

昭和八年（一九三三年）八月，乘着五一五事件被告減刑運動的機會，生產黨爲救濟右翼運動犧牲者，而組織「愛國戰士救援會」的事實，雖是模倣左翼的戰術，仍很值得注目。（在這個愛國運動戰士救援會裏，細川潤一郎，亦作爲顧問，加入其中。）

（註一）如果知道國家社會黨，不是國家主義，而是日本主義，則對於這種奇妙的對立，自能瞭解。

(註二) 所謂國民運動社，是昭和八年四月，脫離日本社會主義研究所的赤松、津久井、松延等日本主義派，爲着愛國運動的統一，而出底機關雜誌國民運動的發行所，國民運動，以後成爲國民協會的機關雜誌。

## 第五章 再起的焦慮

### 第一節 法西斯團體之統一的嘗試

#### 一 國難打開聯合協議會

日本法西斯團體，輾轉於結成即分裂底輕率事實，有如屢屢所述，但無論是怎樣的一人一黨底日本法西斯，決沒有只喜分裂的理由。法西斯團體之分裂的紛爭，以昭和八年夏間爲頂點，自是年秋起，統一的傾向漸濃。但在此時以前，並不是沒有統一的努力，這就是昭和七年秋——冬所起的種種活動。如果以牠爲第一期的統一運動，則昭和八年秋——冬的運動，可稱爲第二期的統一運動。

和第二期運動的分裂——沉滯的原因，潛存於神兵隊事件者相同；第一期的分裂，則潛存其

原因於五一五事件裏，尤其是神武會長大川周明的收監，對於以神武會爲中心的日本法西斯團體，給予致命的打擊。

國難打開聯合運動會，是法西斯團體統一之最初的嘗試。對於因五一五事件，而陷於萎靡沈滯的法西斯陣營，吹以生氣，係在使各黨聲勢齊整的意圖下而發案者。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年）六月九日，日本社會黨、大日本生產黨、神武會、勤皇維新聯盟（註一）等，具有國家主義傾向的團體集合，并勸誘新日本國民同盟及其他團體參加。在其聲明書裏，以『齋藤內閣，不過是偽瞞的舉國一致』而表明其反對的態度，并以即時承認新「滿洲國」與打破國民生活窮乏爲口號。六月十六日，開國化大會於上野，但不甚熱鬧。其後，在「明糖脫稅問題」、「司法官赤化問題」等等上，實行共同的鬭爭，想因此而致國社戰線的統一。泊十一月，氣勢漸次向上。十二月六日，和國社黨立於敵對關係的新日本國民同盟、愛國勤勞黨，亦參加其中。十二月二九日，開國協第一次委員會，委員會決定當面鬭爭的口號，爲打破國民生活窮乏、國際聯盟脫退之促進、司法官赤化糾彈運動等。自此時起，以國難打開聯合協議會爲中心，糾合其以外的青年分子，由於同一的目的，而進於

結成稱爲大同俱樂部底別動隊的計劃，即在「祖國維新，由於青年之手，」「戰線統一，始於青年分子的統一」底口號下，於十月十六日，集合大日本生產黨、大日本青年同盟、神武會、日本國家社會黨、日本社會主義研究所、洛北青年同盟等的青年分子，而組織大同俱樂部。其委員，有大日本青年同盟的鈴木善一、影山正治、武神會的鈴木款、平田九郎、榊原文史郎、川保孔義、大石茂；國家社會黨的藪本正義、菊池一雄、勤王維新同盟的大森一聲、洛北青年同盟的中山裕、日本社會主義研究所的坂本八郎及其他無所歸屬的杉田省吾、西鄉隆秀、吉元俊熊、藤村又次郎等十六人。并於結成之時，發表「部則」聲明書等。俱樂部的活動，恰好起於一〇、三〇事件（日本共產黨事件）的時候，故以推事尾崎陞等的赤化事件爲題，向齋藤首相及小山法相等。提出聲明書，而要求小山、齋藤、牧野、一木的辭職。又於十二月九日，在青山會館，幹旋因五一五事件時充任農民決死隊員，而死於獄中（？）的温水秀則的國民葬。此事獲得大日本生產黨、神武會、愛國勤勞黨、新日本國民同盟、勤王維新同盟、日本國家社會黨、大日本青年同盟、神武會青年隊、洛北青年同盟、皇國農民同盟、拓殖大學魂之會、帝大七生社、及朱光會、日之會、國士會、遞友同志會、日本勞動同盟（以上爲參加大同



俱樂部之團體、及日本皇政會、愛國青年聯盟、愛國青年學生聯盟的贊成，而展開法西斯運動所不多見之共同戰線。

國協及大同俱樂部，固相當惹人注意。但不久陷於沉滯，仍舊困於各團體之人事的不和。嗣因昭和八年七月的神兵隊事件，失去中堅分子，而陷於自然滅亡的狀態。

## 二 國體擁護聯合會的組織

法西斯團體的第二個統一運動，爲國體擁護聯合會，其意圖，自爲法西斯運動的統一，但其所假藉的手段，則爲「司法官赤化事件。」這就是昭和七年十月的赤色 *Gang* 事件以及廣續地

——發生和一〇三〇事件相關聯而暴露的推事左傾事件。結合的機緣，是同年十二月二日，在日比谷松本樓所開的「滿洲國」侍從武官次長工藤忠的歡迎會，散會後，由於政教社五百木良三的首唱，以司法官赤化事件爲議題，而爲統合運動的提議。同月七日開第二次會議，集合愛國社、明德會、黑龍會、愛國法曹聯盟、政教社、大統社、國民戰線社、國防協會、昭和同志會、霜雪會、建國會等團體。復於十二月十三日，開第三次會議，嗣即決定以國體擁護、日本精神的昂揚爲目標。而成立國體

擁護聯合會。此時的常務委員，爲五百木良三、入江種矩、小山內大六、須藤理助、齋藤理助、齋藤磐夫、松浦市十郎、鹽谷慶一郎、增田一悅、薩摩雄次、鈴木勇、瀨尾榮三郎、實川時次郎、小山田劍南、佐藤慶次郎、津田隆司、高畑正、原藤右衛門、馬場圓義、馬深澤源造、金子力三、千波敬太郎、荒牧退助、小島高踏、鈴木善一、下澤秀夫、田村萬治、佐藤天風、田中七五三、原田政治、林逸郎、角岡知良、平野鐵舟等人。以人的關係而論，以入江、坂田爲中心，以團體論，除前述外，全國有七十餘個團體參加，但戰線統一的，仍未達成。

### 三 自治農民協議會的活動

這多半只是農村關係的運動，但亦可說是一種的戰線統一運動。昭和六年末，下中彌三郎、長野郎、口田康信、津田光造、村井弘侑、古谷榮一（有無政府主義的傾向）等相集，而結成日本村治聯盟。其指導精神，是權藤成鄉的農本自治主義。昭和七年一月，該團體更擴大而爲農本聯盟。然而農本聯盟，分爲急進的政治運動派和建設的經濟運動派。從而前者於同年四月中旬，以長野郎爲中心，糾合長野縣日本農民協會的和合恆男、解放戰線社盟主官越信一郎（舊無政府主義者）

愛鄉塾主橋孝三郎、全國農民組合新瀉縣聯合會的稻村隆一等，結成自治農民協會。是一種協同戰線體，和血盟團、愛鄉塾、軍人學生等亦有若干的聯絡。協議會的運動——在昭和七年齋藤內閣召集第二次議會之際，爲一、農家負債遲三年返還，二、補助肥料資金一圓，三、補助移住滿蒙費五萬圓的請願運動。以及高唱農村的自給自足，醬油之自家釀造，由於屑繭的自紡自織等，甘地式的運動。階級的農民運動及排擊國家社會主義，亦其特徵之一。但現在不很活動。其綱領及政策如左：

### 綱領

- 一、政治上，確立我輩社稷體統之公同自治。
- 二、經濟上，基於我輩共存共濟之原則，以農爲本，力求衣食住物資之充足。
- 三、教育上，以陶冶性能爲目的。
- 四、外交上，重彼我協和之主旨，以有無相通爲目的。

### 政策

- 一、實行自給自足，欲由營利經濟，而遷於厚生經濟，故採取在現狀之下，所得實行之一切自

給手段。又基於共同互濟之原則，改造產業組合，且圖其發展。

二、爲保證農民生活，圖自治町村之貯藏食糧，且確立其供給權。

三、排拒非居住村內者之土地所有權及侵耕權，促成地主之作付義務。

四、實行農民負擔之根本整理。

五、圖農家負擔之減輕。

六、戒飭代表選出之弊風，結束自治，以圖公民權之伸長。

七、將滿洲移民由農民之手而實現，且對此而爲一切之準備調查。

#### 四 日本國家社會主義全國協議會

這個運動，可以叫做統一運動，亦可以叫做分裂運動，殊苦於命名，但由「分離結合」（？）的理論說來，在某種意義上，是努力於統一的表現，故插入這一節裏說明。

「日本國家社會主義全國協議會」的中樞，是石川準十郎的「日本國家社會主義學盟」。

「日本國家社會主義學盟」的前身，如前所述，是昭和六年九月，由石川、津久井（高島系）、赤松

(社民黨系) 松延 (行地社系) 等所設立的「日本社會主義研究所」牠是以國家社會主義理論的確立，和法西斯團體的連絡統一爲目的者。昭和七年 (一九三二年) 四月十八日。以「日社研究所」爲中心，更擴大陣容，而創立「日本國家主義學盟」綱領——「一、本學盟將國家社會主義的理論及方法，爲學術的研究，且將其徹底於全體國民，二、本學盟排擊否定或背反國家社會主義之一切思想，三、本學盟支持以國家社會主義之實現爲目的之諸運動，且極力加以扶助。」看到他職員的名單，卽知其係以統一運動爲目標——其顧問爲「國民社會黨準備會」(以後的「新日本國民同盟」) 的下中彌三郎，社民脫退派 (以後的國社黨) 的島中雄三，神武會的大川周明。幹事長爲「國民社會黨準備會」顧問林癸未夫。常任幹事爲國民社會黨的佐佐木井一晃、近藤榮藏、矢部周、社民脫退派的赤松克麿、小池四郎、平野力三、大衆黨脫退派 (後亦入國社黨) 的山名義鶴、生產黨的津久井龍雄、神武會的松延繁次、狩野敏。日本社會主義研究所的石川準十郎、五十嵐隆等。借某人的話說來，是「日本國家主義者的大會串。」其次，事務局以主事石川準十郎、及今里勝男、藪本正義、田代耕三、別府峻介、五十嵐隆等構成。

一人一黨主義的人們，竟能步伐一致，固屬盛事，不幸自同年十月時起，又很快地發生內紛。其原因，爲「純正日本主義」和「科學的國家社會主義」的對立。「純正日本主義派」以國家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修正，而非真正的國家主義。「科學的國家社會主義派」則以所謂純正日本主義，結果不外是反動的國家社會主義云云，以相誹擊。生產黨的機關報改造戰線（七年十一月）特出「大同團結號」，努力於兩派的調停，謂「在科學上應稱國家主義，在精神上應稱日本主義」云云，但這種內紛，早已是不治之症。

因爲二者之理論的、和人的對立，功效難期，乃於昭和七年十二月一日，將「日本社會主義研究所」及「日本國家社會主義學盟」改組而合爲一體，祇以國家社會主義派，組織新的日本國家社會主義學盟。在其改組宣言裏，指「純正日本主義」爲「實行反動任務的日本主義」（被一般稱爲「反動」的國家社會主義者，更稱日本主義者爲「反動」，這是所謂「右中有右」的一例。）

新學盟的職員，爲顧問林（癸未夫）、大川、下中、島中、中央常任委員近藤、平野、五十嵐、松本（悟明）、石川、別府、矢部、高橋（忠作）、坂本（八郎）等輩，赤松、津久井、松延等，則離學盟而去。



昭和八年六月時，學盟看到「國家社會黨」內，赤松的「日本主義派」和「日本勞動同盟」的國家社會主義對立的尖銳化，分裂之可避，乃決意由思想團體進而參加實踐運動，於六月二九日，發表關於樹立純正國家社會主義新黨，而開擴大委員會的事實，而和國社黨本部小池派挑戰。嗣於七月五日，再開擴大委員會，決定「一、鑑於現下國家社會主義戰線的狀態，故離開從來思想團體的領域，積極努力於運動主體的確立，二、設特別委員會，賦與全權，以適當善處現下的緊急情勢，」並努力糾合遞友同志會、日勞同盟內的國社派底糾合。此時學盟中央常任委員會所發表的「告國家社會主義戰線的全同志」底宣言，無遺憾地暴露國社陣營的內鬨，洵有一讀的價值。

昭和八年（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六日，學盟召集退出「國家社會黨」底「日本勞動同盟」中的「國家社會主義派」及脫退「新日本國民同盟的「東京府聯合會」，在東京，結成「國家社會主義關東協議會。」嗣於十月七日，成立「國家社會主義大阪協議會」；十月八日，成立「關西地方協議會」，最後於十月十五日，成立「日本國家社會主義全國協議會。」其宣言中，充滿對於日本主義的批判，謂「……日本主義及其流亞等，在既成權力的軍門之前，作為便衣隊，

而暴露其露骨的反動化。」其職員——中央常任委員近藤榮藏、白鳥廣近、北里隆一、熊本與一、矢尾勝、水原友次郎；中央委員爲齋藤武剛、別府峻介、小林信吾、荻原貞一、近藤隆夫、小田孝、長谷川正吉、吉川義男、本田滋二、岡五郎、野越正一、井上勝、蒲部節郎、古田武、中村松太郎、大石彥造、有津美佐夫、松尾國一、美奈島愛等十九人的大量生產。其中井上勝、小田孝等所謂「舊勞農黨支持派」的投入，洵值注目。

「日本國家社會主義全國協議會」於十二月五日的常任委員會上，決定結束，並期於昭和九年二月十一日的紀元節裏，結成新黨。於是協議會改組爲日本國家社會黨準備會。

#### 五 愛國運動一致協議會

爲補救五一五事件後的萎縮，實行國難打開聯合協議會及大同俱樂部等統一運動的事實，有如前述，但這兩種運動，不久即趨於沈滯。其中雖有部分的運動，像九州的大日本愛國軍的運動、信州皇民同盟的合同運動等，但均是規模狹小，不足牽動全國的形勢。國家社會主義團體的分裂行進曲，於昭和八年（一九三三年）夏間達於頂點，並自該年秋間起，漸次加強趨於統一的形勢。

底事實，已如前述，在這個時候——七月下旬起，舉行海軍方面及陸軍方面五一五事件被告的裁判，民間方面的裁判，亦繼續舉行，世人從而又想到五一五事件，尤其是被告等的攻擊財閥政黨，使人對於五一五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有所想像，以法西斯主義者們，亦有相當的見解；另一方面，軍部內青年將校改造國家的熱情，因五相會議的停頓，五一五事件的公判等底刺戟，而更著昂揚的傾向。

受着這種空氣的激動，於是自秋季時起，以神武會、日本國家社會黨、勤皇維新聯盟爲掌理者，作成「昭和維新國民會議準備會」並於十一月初，在名古屋、岐阜、福岡、京都、大阪、橫濱、酒田等處，舉行地方國民大會，並於十二月十日，舉行要求內政改革的全國國民大會。嗣於十一日的昭和維新國民會議準備會上，由勤皇維新聯盟總理永井，首爲設置愛國運動一致協議會的提案。獲得國體擁護聯合會金子力三的贊成。其目的，在於「設立真正國民會議，實現愛國一致。」其組織案大綱裏，列陳真正町村民會議——真正郡國民會議——真正縣國民會議的層次。其掌理者，東京爲狩野敏，金內良輔、松延繁次（以上神武會），陶山篤太郎、小池四郎、今村等（以上國家社會黨）。

永井了吉（勤皇維新聯盟）、金子力三（國體擁護聯合會）、五十嵐忠孝、井田三郎；中部爲高橋善三，東北爲大久保利俊、毛利力之助、中國爲寺田格一郎、大山俊雄，北陸爲逸見爲男，近畿爲宮本純一、山本龍介、鎌田昌純、九州爲高次昇、大木榮。但國體擁護聯合會，以愛國運動一致協議會，富有國家社會主義的色彩，故不肯加盟。

## 第二節 民間法西斯團體之萎縮與軍部改造派之潛勢力

### 一 大日本國家社會黨的成立

自昭和八年（一九三三年）七月的「神兵隊事件」以來，陷於不振的日本法西斯運動，由秋而冬，固發生復活或統一運動——像「愛國運動一致協議會」那樣組織，但其活動，無甚可觀，運動全體，趨如沈滯。在日本法西斯運動的××××××××××底軍部裏，亦於昭和九年（一九三四年）由林銑十郎代荒木貞夫而爲陸軍大臣，表面上高呼統制，改造派亦好像銷聲匿跡似的。但如徵諸陸軍小冊子問題（昭和九年九月）十一月事件、在滿機構改革問題（九月）破棄

軍縮條約等的經過，則知改造派的勢力，依然強硬，雖則表面上看來，象徵法西斯退潮底可喜事象甚多，實際上軍部改造派的潛勢力，決難欺侮。如血盟團事件的公判，更迭推事，免去暗殺犯人井上日召的死刑等，決不是民間法西斯團體的壓力，所能做到的事情。

讓我們先來尋找民間法西斯團體離合集散的踪跡。

昭和八年未成立的石川準一郎一派底日本國家社會黨準備會，原擬於二月十一日結黨，但恰在這個時候，又起內紛。這是擬推舉近藤榮藏爲新黨總務長，五十嵐隆爲財務部長底一派（勞動同盟的山本富嘉一派）和擬推舉石川準一郎爲總務長底一派（準機關報「進展」底福田狂二一派）的對立。因此，二月十一日的結黨式，遽告流產，在同日的常任委員會裏，並通過近藤底取消援助進展的提案，於是開始內訌，近藤被認爲「賣黨布洛克」，其結果，近藤及五十嵐退出準備會，石川以推薦進展的責任，亦告退會。

準備會想以齋藤武彌爲臨時委員長，而隱蔽化，但日本勞動同盟方面，則開始推載松谷與次郎的運動。松谷自「關於滿蒙問題的意見書」以來，即不在大衆黨中，又以法西斯團體的組織，亦

告失敗，終流落於安達的國民同盟，勞動黨一派，著眼於牠的金錢，故開始擁載牠的策動。

於是勞動同盟派和學盟派，完全分裂，後者於昭和九年（一九三四年）二月六日，退出準備會，學盟乃改組爲「大日本國家社會主義協會」。嗣於三月十日，突然先着勞動同盟派一步，創立大日本國家社會黨。在其結黨宣言裏說：『具有永久而且尊敬歷史的日本國家社會主義，雖幾次受反動及赤色狂飆的侵凌，仍能夠毅然死守其有光輝的旌旗。國家社會主義，現在成爲唯一可恐的未來勢力，使既成勢力感到根本威脅，復作爲不可解的怪物，而使反動者們畏怖。茲者我輩同志相結，創設「大日本國家社會黨」。其數雖小，其力雖微，而其憂國愛國之精神，則大可控壓宇內』云云。其意氣誠爲「不可解」似的淒慘。

「大日本國家社會黨」以國社派的唯一理論家石川準十郎爲首領，其理論的主張，可說是法西斯團體中最整備的。又其幹部，亦多比較「純真」的人們。因此，該黨的綱領及政策，似可作爲知曉日本國家社會主義理論水準的參考，爰不避煩絮，轉錄於左。

### 黨誓



基於有光輝之建國本義，建設君民一致之無榨取的新日本。

綱領

一、我輩深信我國古來之天皇制，爲我國最適至上之國家體制，故在絕對遵奉此制之下，期我國家及國民之一大歷史的更生。

二、我輩認現行資本主義之無政府經濟組織，爲危日本國家及國民生活最大者，故擬由公開之國民運動，將其改廢。

三、我輩深信現下日本國民生活之救濟，不外由國家而爲計劃經濟之施行，故期以合同的方法，期其實現。

四、我輩深信國民全體，於作爲其生存之自然基礎的土地及資源上，有平等之權利，故向全世界過當占有土地及資源之國民，公開要求日本國民生存所必要之土地及資源。

五、我輩深信亞細亞民族，及有色民族之解放，爲日本國民對於世界人類所負之使命，故期由民族運動，促其實現。

政策 政治

一、使天皇政治發揚之政治組織的改革，二、資本家本位之諸法令的改廢，三、選舉法之徹底的改造。

財政

四、勤勞國民負擔之減輕，五、財產稅、遺產稅、所得稅、資本利子稅等等之高率累進課稅，六、生活必需品消費稅之撤廢。

金融

七、大金融機關之國營或公營，八、交易所之廢止，九、信用組合之助長與小規模金融機關之普及，十、停止對於不能清償借金之法律的強制，十一、利子之限定與高利貸之嚴罰。

產業

十二、重要產業機關之國有及國營，十三、海外貿易之國營或國家統制，十四、保險業之國營或公營。

勞動

十五、生活賃銀及俸給之保證，十六、勞動時間制之確立，十七、由國家保證失業者及貧困者生活。

農村、都市

十八、土地之國有，十九、耕作權之確立，二十、主要農產物之價格統制與米穀之國家管理。二一、肥料之國營，二二、協同組合制度之助長，二三、公營住宅之普及與貧民窟之撤去。

教育

二四、教育上之機會均等與公費教育之徹底，二五、教員之嚴選與優遇，二六、國家精神之涵養，二七、邪教之撲滅。

社會

二八、恩給制之廢止與養老金制度之實施，二九、醫療之國營，三十、國家對於廢兵公傷者及國防犧牲者家族之保護，三一、社會的差別觀念及差別待遇之徹底的打破。

## 軍事

三二、國民皆兵制之徹底與國防之充實，三三、軍備均等權之確立。

## 國際

三四、自主的外交之確立，三五、亞細亞弱小民族自治之確認與其保護，三六、國民經濟確立上所必要之海外資源利用權之確保，三七、確保東洋和平之亞細亞聯盟之結成。

大日本國社黨的總理，爲石川準十郎，中央黨務局長，爲海軍少校，一時對馬克思主義具有興味的齋藤貞幹，組織部長齋藤，宣傳部長勝谷爲友，資金部長宮川千之助，機關報部長別府峻介，調查部長鷺野隼太郎，書記長相良政行，常任書記關俊二，顧問金子忠吉。

結黨之初，幾乎絲毫沒有大衆的基礎，嗣以結黨以來熱心的努力底結果，於昭和九年十二月二日，結成稱爲「大日本勞動組合協議會」的勞動組合底聯合體。其加盟組合，爲富士石盤瓦從業員組合，關東新聞勞動組合，小石川登錄者共助會，日本遞信同盟，大日本電影從業員同盟（東京），北日本勞農聯盟（高岡），中央勞動聯盟（名古屋），旭川總合同勞動組合（旭川），奈良

桐工組合、奈良瓦工組合（奈良）、大阪一般勞動組合、西大阪房客組合、城東支部勞動委員會（大阪）、汽車從業員組合、女招待同盟（廣島）等。

## 二 勤勞日本黨的結成

被石川一黨奪其先着的「日本國家社會黨準備會」的殘留派（日本勞動同盟派）擁出松谷與次郎，於昭和九年四月二十九日的天長節裏，舉行勤勞日本黨的結黨式。其宣言云：『金權政治的妖雲，現在日以絳蜜，天地爲之烏暗……無產黨仍然痴人說夢，國家主義諸團體，亦多在低迷於觀念的謬誤底狀態……我們信奉國家社會主義的同志相倚，蹶然成爲一黨，其意願，在於因真的國民革新勢力，而參與昭和維新。』其職員——總理松谷，黨務長近藤榮藏，此外有白鳥庶近、齋藤武彌、瀧川末一、山本富嘉等，亦有馬島個、賀川豐彥、今崎今朝彌、古野周三、島中雄三等的名字。其綱領如左：

### 綱領

一、我黨基於國體之本義，排除金權政治之介在，以期君民一致的理想國家之實現。

二、我黨擬將窮途末路之資本主義機構，爲合理的改廢，以期國民生活之改善。

三、我黨基於愛國精神，振興國民道德，以期克服社會惡。

四、我黨立於世界和平之基礎上，以期人種之平等。

五、我黨信奉作爲社會改造根本原理之國家社會主義。

勤勞日本黨的中心勢力，爲上述的日本勞動同盟，不圖其心臟部，發生異變。這因爲以法西斯意大利，國社黨德國等的彈壓勞動組合，及奧大利的勦滅社會民主黨爲楔機，在歐州諸國，猛然掀起反法西斯的風潮，尤其於法國西班牙等，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浪潮更高。這自然沒有不影響及於日本的道理，在屈服於法西斯氣氛重壓下的日本勞動者間，亦有統一戰線的要望甚強。

這種統一戰線的氣運，自不能把以法西斯自任的勞動同盟底大衆，置諸度外。對此，法西斯團體分裂頻頻，使大衆罔知所措的事實，寧多幫助——昭和九年六月，大阪所開的勞動同盟第二次大會裏，以『一、排斥無視國家的共產主義，二、以資本主義之根本的改革爲目的，三、承認天皇和民族等的絕對性』爲條件，而爲勞動組合戰線的統一，原則既決。但關於其具體方法，有一與總同盟



合併說，二、關西方面與總同盟合併，關東方面與全國勞動合併，三、延期至整個大聯合完成止等三說，衆說紛紛，終於十一月二日的中央委員會上決定，關西方面和總同盟合併，關東方面和全國勞動合併，將來再盡力於總同盟和全國勞動的合併。嗣大阪方面於十一月二日，實行合併，關東方面則於十一日實行。

感到周章狼狽的，是殘留於勤勞日本黨的人們。即以松谷、近藤等爲中心，東北、北陸、滋賀、京都、和歌山諸地方聯合會，及大阪聯合會的一部，在『絕對反對分裂』的名義下，形影相集。並於十一月十四日，在大津的「滋賀合同勞動組合事務所」裏，舉行反對分裂的會議，並設置「日本勞動同盟中央連絡委員會」，把據勤勞日本黨，堅守國家社會主義。並於當日發表如左的聲明書；嗣因勞動同盟的脫退，勤勞日本黨，猝成無力，加以策士近藤榮藏死亡，總理松谷與次郎，復可哀的於昭和十一年二月的總選舉裏落選，有成爲流氓黨之勢。

### 聲明書

高舉國家社會主義的大旗，日本唯一的全國勞動組合聯合會——日本勞動同盟，最近因

其在大阪的一部分，和在東京的一部分，和其他團體合併的原故，外間傳其業已解散，實則這是全然反於事實的誤傳，勞動同盟自身的健全，毫無所變，其各地方的組織，仍然努力於日常鬭爭，和組織的擴大強化，毫無寧日，向其所期的目的而邁進，特此聲明。

昭和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日本勞動同盟中央連絡委員會

### 三 青年日本同盟的分裂

赤松和津久井協力產生的國民協會，因接受松岡洋右的資助，故參加牠的政黨解消聯盟，但作為協會行動隊的青年日本聯盟，又加入另一隊伍。其內紛的原因，由於結成以來底舊國社黨系和舊大日本青年同盟系的抗爭。其結果，舊國社黨系的菊池一雄、岩井清、小黑將永等脫退，而作為新的正氣俱樂部。

同盟主事伊地知義一，負這種責任而引退，於是在其影響下的橫浜支部，掀起伊地知復歸運動。因為伊地知和會長津久井一向有不可分離的關係，他（津久井）覺悟到分裂的危險，而認許

伊地知的復歸。但因此之故，反伊地知派的常任中央委員竹木信一等人，大爲憤慨，於七月二十七日，脫退同盟，並於八月七日，結成維新會。決裂之際，雙方共發聲明書，互詆其短。據竹本派說來：『同盟內的腐敗分子伊地知，是侵奪一部分社會的生命，而爲其重大非行的代價底極惡之人；』但據津久井派說來：『反對派，誇大伊地知氏的私行，剔抉中傷，不用說反對團體，甚至送之警察，不待對伊地知氏而已，且出於故意毀損青年日本同盟全體名譽的行爲，雖爲極惡辣的非日本主義的×××，亦所憚爲。』

在維新會的宣言裏，這樣地申述其結成旨趣——「……………對於現頃昭和的國難底到來，期挺身而赴之志趣，苟關心於邦家的前途者，輒燃於胸臆。爰不顧無名和微力，以思想相同底我等同志的盟約，稱爲「維新會」至於稱呼的由來，由於我們的旨趣，在於克服現下的非常難局，達成皇國日本之世界的使命，故先就國內的改造，盡其微力。」又批評他團體云：『最近標揭國家改造的團體，多名實不能相副，或模倣外國式的革命，或努力於爲腐敗階級的御用品，缺乏革新的氣魄，或供爲數人幹部賣名利己的手段，不幸得很，我們得不到共同合作底「真的日本主義團體」。』

維新會以竹木信一爲中央委員長，市原壽爲書記長，並揭舉「我們期以日本精神的宣揚，實現第二維新」的綱領。

同盟因這種分裂，勢力更小，爰於九月十六日，開第二次全國大會，決定以「亡國的華府條約之即時廢棄，」「打開農村危機，」「彈壓反動的自由主義，」爲「集中的活動目標，」並變更組織，以會長津久井爲顧問，鶴島三郎爲黨務長，伊地知爲前衛隊長，俾自由活動於青年分子中。

#### 四 怪物昭和神聖會的出現

在軍部之隱然持有政治勢力，和民間法西斯團體之分散狀態兩種對比裏，大本教的出口王仁三郎，乘時而出，他利用自己豐富的資金，以圖愛國團體的統一，並以達成其政治的野心。

出口這種陰謀，在昭和九年七月二十二日，結成昭和神聖會於九段軍人會館裏，克告實現。由現在因不敬事件、及違反治安維持法事件的緣故，而收監的出口本體看來，實爲昭和奇怪會，但當時的法西斯分子，計不及此，惟醉心於出口的錢財，叢集如蟻。其認識不足，誠屬可笑。昭和神聖會的職員——總裁公爵二條某、總管出口、副總管內田良平，形成大本教和生產黨的團結。此外，和在鄉

軍人團體的明倫會、皇道會、青年日本同盟、神武會等，亦有聯絡，當在軍人會館裏舉行發會式時，有許多名士、軍人在贊美着出口。

昭和神聖會，於創會當日，發出如左的聲明書及宣言——

聲明

現在國際狀態，日臻糾紛，皇國日本的前途，孕有重大的危機，國內的不安，愈見深刻，國民均迷其歸趨，徒開非常時的叫囂，久未見其克服的時候。

這由於忘卻神聖底天地之大道，皇道之精神，而爲外來文物制度所浸毒。然少見真正覺悟之人，徒爲滔滔的闇黑不安之流所狼狽。

我們久事靜觀，著有覺悟，現在天時已不許漫然傍觀，爰本於愛國至情，敢然挺身而爲奉安聖慮之決意。基於肇國皇道的大精神，究明政治、經濟、外交、教育等，奉戴皇祖的大神勅，翼贊皇業，矢誓誠心奉公，使神州日本之美麗的國家，著於將來，茲特創立昭和神聖會，以邁進於其目的之達成。

昭和九年七月

昭和神聖會代表 出口王仁三郎

宣言

大日本皇國之天業，尙在中途，遽逢內外稀有之不安，洵不勝其憂慮。此蓋由於忘卻天地之大道、皇道之大精神之故。

茲誓戴天祖之神勅、列聖之聖詔、闡明大義名分，究明百般事象，正世道人心，至誠奉公，實行神州臣民之天賦的使命，以應聖慮，謹此宣言。

昭和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昭和神聖會

結成後的昭和神聖會，一方面，以其青年部隊——昭和青年會爲基礎，在大阪、京都等處，作成支部；另一方面，和前述的法西斯團體握手，而努力於「海軍問題有志懇談會」的結成。時且捲起斷行國家改造的請願運動，使長野、富山、石川等的農村團體動員。卽僅就大本教資金的充實而論，其政治的將來，實相當值得注目，不圖因昭和十年冬的大本教事件，立卽潰滅。事件尙在進行中，真相難明，如果像一般所喧傳的那樣，含有出口的大不敬事件及違反治安維持法事件，則在事件發



表之始，一向以一手專賣愛國主義，高舉尊皇的大旗，以臨一切底法西斯團體，及一部軍人，和這種怪物出口相結者，應負何種的責任呢？殊饒興味。

昭和神聖會的主義及綱領如左：

主義

本會基於神聖的神國日本之大道，皇道，翼贊萬世一系之聖天子之天業，遵奉肇國之精神，以期達成皇國之大使命，與國民天賦之使命。

綱領

- 一、基於皇道之本義，期祭政一致之確立。
- 二、奉戴天祖之神勅及聖詔，以期實行神國日本之大使命。
- 三、闡明萬邦無比之國體，以期皇道經濟，皇道外交之確立。
- 四、信奉皇道爲國教，以期國民教育，指導精神之確立。
- 五、圖國防之充實與農村之隆昌，以期確立國本之基礎。

六、宣布發揚神聖皇道，以期人類愛善之實踐。

### 五 維新懇話會所現的統一底動向

法西斯團體的統一運動，像沙灘的石堆一樣，聚而散，散而聚，終於昭和九年，獲得一點成果。這就是以大亞細亞協會的幹部——下中彌三郎所著的維新講話的出版爲動機，而成立的維新懇話會。最初不過是一個茶話會，但因為是儘管分裂之苦底人的集合，由某一方面看來，被推測爲有裨於日本法西斯團體的統一。

試窺察其經過：下中的維新講話，出版於昭和九年五月，紀念其出版的法西斯幹部懇親會，則開於六月十五日。當日出席者，爲下中彌三郎、中谷武世（大亞細亞協會）、小栗慶太郎（國民思想研究所）、滿川龜太郎（新日本國民同盟）、島中雄三（皇道會）、赤松克麿（國民協會）、小池四郎、陶山篤太郎（愛國政治同盟）、狩野敏、松延繁次、金內良輔（神武會）、津久井龍雄（青年日本同盟）、高山久藏（總聯合）、工藤義吉（明倫會）等，當夜決以該會合爲恆常的機關，致力於情報交換及實際運動的提攜促進。會名則爲維新懇話會。

維新懇話會的活動，最初原不出於「懇話」的範圍，嗣於七月二日，齋藤內閣因「帝人事件」而辭職之際，懇話會以左列的決議，通告於元老、重臣等。

決議

- 一、不許爲大命再降下的奏請。
- 二、不許作爲政黨財閥傀儡底內閣的出現。
- 三、後繼內閣之奏請，須內足以匡救窮迫之國民生活，外足以突破迫於眼前之國際危機之少壯有爲的人才內閣。

嗣以不理他們的決議，岡田內閣成立，遂於七月四日，爲反對岡田內閣的決議。又其對於軍縮問題和農村問題，亦照例的作成決議案，並選出赤松、島中、金內、中谷、小池等五人爲前者的小委員；小栗、松延、狩野、津久井、陶山等五人，爲後者的小委員，從事具體案的作製與實行。但在實際問題上，沒有什麼實力。

六 軍部改造熱的奔溢

像上述那樣，和浮於表面底法西斯團體的不振，恰成對比的軍部。立於何種狀態？有人以民間法西斯團體不振的大原因之一，由於五一五事件以來，軍部和民間的法西斯團體撒手的事實。但如因此之故，認為……，實為錯誤之至。苟不詳述……，不能瞭解日本法西斯主義的本來姿態，但現在沒有敘述牠的環境。這裏只就公式發表的事件，極簡單地描寫，以便推窺其全豹。

因為八年九月底廣田弘毅的就任外相，軍部所支援的內田「焦土外交」終被清算，而廣田的「協和外交」開始。嗣有八年秋的「五相會議」，荒木有被廣田、高橋壓服之勢。廣田宣告其見解謂：「我們在任中斷沒有戰爭」——牠獲得現在這樣地位的第一基礎，亦置於此時——世人亦以得以安全地越過軍部所宣傳的一九三五、六年危機，圓滿地進行軍縮會議相期待。然而在這個時候，含有……的……，推動民間團體，而為猛烈的廢棄軍縮條約運動。這個運動，一直延續至九年（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實行廢棄時止，對於立於四分五裂狀態的民間團體，給予運動的好題目。

其次應說的，是九年九月繞於滿鐵改組問題的在滿機構改革問題。結果實行軍部案，蹂躪拓務省案，而引起關東廳警官的罷工。一時甚至有關東廳警官隊（在鄉軍人爲多，實際上，是沒有大礙的軍隊）和關東軍決戰的預想，洎至最後，警官隊終低頭於軍部之前。

其次表示軍部威力的事件，是昭和九年（一九三四年）十月初，陸軍省新聞班所發行的——題爲國防的本義和其提倡底不滿五十頁的小冊子。這有的說是鈴木貞一上校著的；有的說是文學士清水某著的，但「本篇，是作爲躍進的日本與列強的重壓底姊妹篇，究明國防的本義，提倡其強化，以促起對於非常時局的覺悟，而配發者。」其內容，分爲：「一、國防觀念之再檢討，二、國防力構成之要素，三、現下的國際情勢與日本國防，四、國防國策強化的提倡，五、國民的覺悟」等五篇，而先以有名的——「戰爭是創造的父，文化的母」之句始。該書作爲軍部對於國內政治之積極的表明意見，引起各方面的注意。牠說「爲使國民作爲國際競爭的鬪士，沒卻自己，爲君國而奮鬥，以安定其生活爲必要；爲使兵士立足戰場，無後顧之憂，以消滅其槍後的不安爲必要；於此，看到國防與一般國策之不可分的關係」（一三頁。）即欲使國民具有國家主義精神，「有圖謀國民

生活安定的必要，其中，勤勞民衆生活的保障，農山漁村疲弊的救濟，尤爲最重要的政策』（一四頁。）關於國民生活的安定，牠說：『國民的一部分，單獨享有經濟上的不利益，尤其是不勞所得，國民的大部分，備嘗塗炭之苦，從而發生階級對立的事實，』在國防上是不能看過的。（三一頁。）因此，『希望從速邁進於克能實現皇國理想底經濟機構的樹立。』（三一頁。）

關於農山漁村窮迫的原因，『大半歸納於都市和農村的對立』（三三頁。）因此現經濟機構，由「國家的全體觀」說來，是『1. ……未必和國家國民全般的利益相一致。2. ……有釀成階級對立之虞。3. 有使財富偏畸，招致國民大衆的貧困、失業、中小產業者的凋落，國民生活不能安定之虞。4. 立於國家預算甚受制限，國防上絕對必要的設施，不得實現的狀態』（四一——四二頁。）

因此，舉出下列五項——『現經濟機構之變改是正方策：』

1. 基於建國的理想，立腳於道義的經濟觀念，以圖國家之發展，與國民全體幸福之增進。
2. 促進國民全部之活動，各取所值，而抵國民大衆之生活於安定。



3. 爲開發資源、振興產業、促進貿易、使國防設施無遺憾等，應改善金融制度及產業運營之方策。

4. 在不違反國家要求之範圍內，使個人之創意與企業慾滿足，益以振興其勤勞心。

5. 爲使公租公課眞能公正之稅制的整理（四二頁）

這依照大日本社會黨本部的聲明書（昭和九年十月五日）說來：「雖只是抽象的方針，但除我們國家社會主義的方針以外，毫無別物。」自廣田外相就任以來——猶其是林陸相就任以來，消聲匿跡的法西斯，均爲大驚。同時，襯映着這種驚訝的，有民政黨和政友會的不平，最後雖因軍部「現在不就想實行」的說明而安心，但一時的震撼甚大。

對於這個『陸軍小冊子』，法西斯團體，寄以滿腔的支持，愛國運動一致協議會、大日本國家社會黨、明倫會等，均陸續表示贊成，甚至捧獻近於媚態的讚辭，這固非不可思議。（惟北吟吉的祖國，表示反對。愛國新聞，日本新聞，亦加以批判）乃至於號稱無產黨的社會大眾黨書記長，在該黨機關報社會大眾新聞第六十四號上（十月二十八日發行）亦送以媚笑，這誠是可怪的景象。他說：

「……現在軍部之改革的態度，不像五一五事件當時那樣，由於軍部的一部和所謂愛國團體一部的通謀底——陰謀的非法性的，而是極端合法性的。……而且現在軍部的改革態度，亦不像前次那樣非民衆的獨裁的態度，而是民主的態度。現在的小冊子，發揮科學的態度，直截地表明變革資本主義的機構，而爲社會主義的主張。……這一點，是該小冊子的最重要點，亦即資本主義的諸勢力，因該小冊子而受深刻打擊的淵由。我們自九一八事變、五一五事件以來，雖和當時法西斯的反動勢力鬪爭（！），……但由日本的國情觀察，由日本軍隊的本質，而加推理，確信法西斯的不可能性，同時確信日本的軍隊，依其本質，應發展至此次小冊子所持的思想。我們的觀察，固無錯誤。以日本國情而論，在打倒資本主義的社會改革上，軍隊和無產階級之合理的結合，是必然的。欲達其目的，即不外激成此種必然。而這次的小冊子，公然展開這種路徑。單因身着軍服之故，而恐怕牠的情緒，是自由民權時代的虛妄。如果穿着和服的，即是我們的同志，那布爾喬亞政黨財閥等，均是我們的同志。黨員諸君，宜正視這種開拓的道途，以這種小冊子爲仲介，舉行研究會……跟着這小冊子的內容，致力於反資本主義勢力的擴大強化，以圖黨的擴大強化。」

著者所以這樣冗長的引用，爲想昭示於因反法西斯之故而活動的社大黨內部裏，竟含有這種矛盾的事實。即在昭和十年二月，由東京第五區而爲候補議員，於其候補酬酢語裏，謂「無視明治大帝，在憲法之下，對國民保證的國民參政權，而加以蹂躪的法西斯，無論如何是不能允許的。」（是誰所記，至今還未明白）並在同一紙片底——「時代的推移與我黨的政策」裏，說明「法西斯何以終抵失敗？」首謂「時至今日，法西斯的空氣，與時共退，爲理所當然」的麻生——，而且在「麻生久略歷」裏，寫着「九一八事變以來，反抗法西斯反動的擡頭，而死守本黨」的麻生，竟和右述禮讚陸軍小冊子的麻生，爲同一人，這在我們的記憶上，是便利的。

在昭和九年十一月二十日，所謂「十一月事件」發生。其中心人物，即是二二六事件的中心人物陸軍中尉村中孝次，及陸軍一等主計磯部淺一，此外，根據陸軍省發表的報告，中尉片岡太郎及士官候補生若干名，均有關係。關於此，雖有若干材料，但因現在不便敘述，故僅揭出如左的「陸軍當局談」其餘任諸讀者的想像。要之，十一月事件的主動者，亦爲和三月事件、五一五事件、十月事件等，共爲屬於反對傾向的「青年將校。」

陸軍當局談（昭和十年四月四日午後五時半發表）

昨年十一月中旬，因在京青年將校及士官候補生若干人，有爲不穩企圖的嫌疑，應加嚴正調查，故於軍法會議上，偵查關係者。據偵查結果：此等將校及士官候補生，向以我國現狀，離建國的理想遙遠，宿弊山積，國家前途，殊堪憂慮，故應速圖刷新改善，使我國體之真姿，得以顯現，乃有關於此舉的交談連絡。然關於將爲不穩行動的企圖，在澈底偵查之下，仍感證據不足。故軍法會議，決定不起訴處分。然此等青年將校的言動，在軍紀上不能認爲適當，故應加以適當的處置。

所謂適當的處置，爲指導者村中、磯部、片岡等三人的停職。嗣於昭和十年七月十一日，村中及磯部，頒布題稱「關於肅軍的意見書」底謄寫本約百二十七頁的「怪文書」，因論及軍部內的對立統制問題，故於「紊亂統制」的罪狀下，於八月二日免官。這種埋伏於地下的火種，爆發而成這次的二二六事件。

（註一）所謂勤王維新聯盟，是以製艇界的奇怪分子工學士永井了吉（時任日大教授）爲總理，田尻準人、三浦大定爲副總理而組織的團體，而「大叫民主的金融資本，返諸天皇者。」總理永井，在神兵隊事件的時候，作爲「反

「叛者」而被開除。恰如西田稅在五·一五事件裏的立場似的。該聯盟創立於昭和七年二月，現在殆無活動。永井目下流浪於滿洲。昭和九年二月創立的大森一聲西鄉隆秀等的直心道場，是其別動隊。但鈴木勇於大正十五年所創立的勤王聯盟，則與此全不相關。

## 第六章 以二二六事件爲中心

### 第一節 二二六事件前的情勢

#### 一 排擊機關說與國體明徵運動

法西斯團體所屢叫的一九三五、六年危機的第一年三五年（昭和十年），終於到來。但他們所警戒乃至待望底國際的危機，並未來臨。成爲問題的海軍軍縮條約，雖於三四年十二月廢棄，但無制限的建艦競爭未起，同樣的，在三四年發生效力的脫退聯盟，亦未惹起特別的事態。在歐羅巴諸國，因一九三五年三月的德國再軍備宣言，三四年十二月所發端的意阿紛爭，故不發生其他事故。

翻看國內事象，因繭價提高，米價騰貴，農村匡救事業，輸出及軍需景氣等，對於一向切迫的經



濟危機，給與一時的蘇息。被認為法西斯勢力中樞的軍部，亦因軍備要求一概承認，而獲滿足。加以五一五事件以來的反動，穩健的統制派出掌樞機，部內的「×××」……，至少——亦……，為所抑壓。荒木沉默，真崎掛冠，「×××」，被壓於××××。

但是急進青年將校無氣味的潛勢力，依然隱見銳鋒，其第一表現，為排擊天皇機關說問題，及連着發生的國體明徵運動，其第二表現，則為十月的永田鐵山暗殺事件。

昭和十年三月，在第六十七議會裏，以法西斯的議員江藤源九郎的質問為楔機，而揭開排擊天皇機關說之幕。二月二十五日，美濃部達吉博士在貴族院裏的答辯，使滿場傾聽，甚至原質問人菊池武夫亦為感動（惟翌日取消），但這種答辯，刺激院外的軍部及法西斯團體。因此，美濃部博士，辭去會員及其他一切公職，輿著作被焚，一時甚至將被起訴，以後且身被槍傷，備嘗若難。嗣以軍部全體，均反對美濃部學說，威脅政府，再三發出關於國體明徵的聲明，而化為重大的政治問題。軍部的目標，在於被視為和美濃部博士，屬於同一系統的法制局長官金森德次郎，樞密院議長一木喜德郎的辭職，乃至欲糾問推薦一木的——元老西園寺公望的責任。政府雖極力阻壓軍部的要

求，但終局金森法制局長官辭職，木樞相亦於二二六事件後辭職，軍部的目的，終於達成。又設「教學刷新委員會」，使許多「機關說」學者辭職，復命改訂大學講義的內容，以「機關說」爲刑事上的犯罪。

這種排擊「機關說」——國體明徵運動，在各處引起波瀾。政友會亦發生久原一派——所謂「明徵派」，掀起打倒岡田內閣的運動。在議院裏，貴族院於三月二十日，通過「政教刷新建議案」，衆議院亦於同日，通過「關於國體的決議」。法西斯團體，因此而大活動，自不待言，因爲這個問題，是匡救前年以來萎靡沈滯的最適當的題目。三月八日，以頭山滿、菊池武夫、四王天中將、五百木良三、葛生能久、岩田愛之助、入江種矩、橋本徹馬等爲中心，結成機關說撲滅同盟，而爲演說、訪問大臣等活動。統一戰線體的「國體擁護聯合會」亦於三月間，發行小冊子，並開總會於青山會館，而爲撲滅運動。四日，舉行撲滅運動的贊助人會，通過「一政府應即時禁止天皇機關說的發表，二政府應促美濃部達吉及其一派辭退一切公職之自決」的決議。

且新日本國民同盟、生產黨、愛國政治同盟、國民協會、昭和神聖會等法西斯團體，亦和在鄉軍

人的組織體——明倫會、皇道會攜手，大爲活動，而展開實際上的統一戰線、協同鬭爭。於此應注意的，是地方法西斯團體活潑的活動，九州、近畿、中部地方各團體，分布比中央更緊密的協同戰線，而狂躍於演說會、國民大會等。

排擊機關說運動——國體明徵運動的副產物，爲所謂暴力團的搜獲。政府，作爲抑壓排擊機關說運動的一個手段，實行從來動輒付諸等閑底暴力團的檢舉，計搜獲一千七百餘名。雖有人譏以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與薪，然而政府搜獲暴力團的決斷，大得輿論的贊美。大阪國粹大衆黨總裁笹川良一，因搜獲暴力團之舉而被幽囚，不出旬日，即表明轉向，呈報國粹黨的解散，世人呆然於其態度之軟弱，並疑惑於這種團體的信念。

無論如何，排擊機關說運動，就法西斯的勢力，侵入單純的學說領域之點說來，是值得記錄的。

## 二 永田事件

林陸相就任以來，使世人誤認軍部內的統制派，大爲得勢。改造派青年將校，因而向於沉靜，尤其於昭和十年七月十五日，因肅軍的必要，更動教育總監眞崎甚三郎的事實，使知道眞崎行動的

內幕者，大呼痛快，甚至喧傳和他們正面對立的宇垣組閣運動說，但這種美好的夢，因同年八月十三日的永田鐵山暗殺事件，而悲慘地打破。

永田鐵山（當時的少將），時任陸軍省軍務局長的要職，在士官學校、陸軍大學，均成績超羣，嘗被頌為陸軍惟一的幹才。牠援助林陸相，而協力於其肅軍工作，因此為青年將校所銜恨，尤其是真崎大將的罷免，更使這種形勢火上加油。據犯人相澤三郎中校的陳述，因屬於櫻會之故，受前述村中磯部等怪文書的刺激，以敢於罷免真崎大將而干犯大權者，即為永田少將，屢屢強求永田少將辭職不果，卻將自己由德山調往臺灣，故憤而出此。由其「不問事的成敗，認為事情終了後，即可安然而往臺灣」的直截陳述看來，可見其背後關係，未必簡單。又從他對預審官——「近年政黨財閥至為腐敗，和某種勢力相結，為私利私慾而動，現出種種罪惡史的紀錄，各方面均呼籲行維新之聲，我亦感之甚深。尤其是我以軍人的立場，對於和軍有關係的人，勾結此種不逞之徒，欲借某種勢力，以貫徹某種目的——換句話說，欲使陛下的軍隊私兵化的企圖，漸漸出現的事實，不禁感歎」云云看來，即知他的意識形態和派別。而且他又說：「陸軍部內結成櫻會，我亦踴躍地為其一

員。」

從昭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開審的「永田事件」底公判，在種種意義上，惹起世間의 注意，如裁判長佐藤正三郎少將（第一旅團長）、特別辯護人藤井佐吉中校（陸大教官）的處置及辯論，林銑十郎大將（事件當時的陸相）、橋本偉三郎中將（當時的陸軍次官）、前教育總監眞崎甚三郎等證人的喚問，以及池田成彬、內府齋藤實、牧野前內府秘書下園佐吉、木戶幸一、池田成彬的親戚——實業家太田亥十二、警保局長唐澤俊樹等的喚問皆是。而且使他們參加公判的意圖，亦頗明白。即滿井中校，要求爲如下的偵查：「對於齋藤內府，訊問教育總監更迭的具體事實，對於池田大田兩氏，訊問（一）和永田中將交遊關係的實情，（二）對於現在日本國家情勢的認識抱負等，對於木戶井上、下園諸氏，訊問所謂朝飯會的內容，尤其是牧野內府和軍中央部及所謂新官僚的脈絡關係，對於唐澤警保局長，訊問其和同鄉永田中將的關係。」

在訊問眞崎大將之際，糾紛不絕，一直至二二六事件的前夜止，早已令人感到事態的不簡單，果然，在二十六日拂曉，即勃發那個歷史的「二二六事件。」

「永田事件」勃發後，在所謂政界上層部裏，發生種種的異變。「機關說」之構成犯罪，亦是事件突發後底九月十八日的事，決定美濃部博士之處分，剝奪其貴族院議員之職，亦屬同時。其次，一向法西斯團體追擊甚力，終未去職底牧野內大臣、金森法制局長官的異動，則爲「永田事件」豫審報告書發表後的事情。但他們終局的目標——「木樞相的射落，卻不可不俟於二、二六事件。

### 三 神武會的解散與「中核組織論」及「議會進出論」的對立

如右所述，軍部內的國家改造運動，可說是在於內攻的狀態，有時時勃發的可能。然而在另一方面看來，軍部雖樂於民間法西斯團體之推心置腹——在陸軍小冊子事件、國體明徵運動等上，他們爲近於媚態的贊助追隨，但對於運動上的連絡，總採迴避的態度。這只要看在十一月事件、二二六事件等上，軍部方面單獨行動，和五一五事件全然不同——幾不以民間團體爲同志，即可瞭然。昭和九年時，以第六十五議會爲中心，發生所謂「軍民離間」問題，但法西斯運動上的「軍民離間」亦可說是此時的特徵之一。



由軍部看來，沒有任何大衆基礎的法西斯團體，是不值得重視的。軍部內的「法西斯」固爲「內攻」民間的「法西斯」，則陷於營養不良，且不足以起「內訌」。在這種意義上，「二二六事件」前法西斯團體的頹勢，要以昭和九年爲最甚。

最顯這時代的民間法西斯團體的頹勢者，是昭和十年（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一日底神武會的解散。

神武會，如前所述，係於昭和七年二月十一日，以大川周明爲會長而組織的法西斯團體。在對軍部關係，以及資金關係、人的關係上，可算是法西斯團體中的龐然大物。成立之初，即發生「五一五事件」，因此事件連坐的大川會長，於六月中旬收監，但仍不失卻法西斯團體中之指導要素的地位。

泊昭和九年十一月，大川保釋，緣於大川在獄中的陳述，軍部改造派大川之間乖離，遂於十月十一日的神武會全國代表者會議裏，宣告解散。

關於神武會的解散，大川會長說：「花開花落，開落亦有其任運法則。現在神武會像梅花一樣

開，也像梅花一樣散，應開則開，應散則散。古語所謂：梅在霜雪先。花猶風雨後。神武會的解散，即在百花燎亂之春，爲其先驅。」（神武會機關報日本二月一日號）當二月十一日解散時，神武會發表悲壯的解散辭。因爲牠把法西斯團體在當時的地位，很好地描出的原故，爰摘錄其要點如左：

### 神武會解散辭

「昭和七年二月，我們和全國同志，結成神武會，既歷三年……乘著九一八事變勃發後——奔騰澎湃的日本精神最高潮時，我們神武會，作爲昭和維新國家運動的醱酵要素而誕生……爾來有「滿洲國」的創建和承認，實現國際聯盟的脫退……確立自主的外交，現且提出軍備平等權的主張，使其明徵於世界。

「……現在吸收儒佛基三教，更將西洋文明爲最高度的咀嚼，克服馬克思、列寧主義，俾皇國立於東，西洋文化調合的最高峰……維新外交基礎的成熟，實已達成此大業之半，關於此點，深信擁戴大川周明先生爲會長的我們神武會，在昭和史上，印有不朽的足跡。

「但喜樂的背後有悲憂，光輝的神武會前途，正告開始，遽以五一五事件，奪我們的會長而

去，爾來荏苒二年有餘，全國同志之憂慮何如！

『以會長的保釋出獄爲楔機，我們神武會，碰到了對內外情勢應加深刻省察的機會。直截地說罷：在九一八事變、五一五事件後——國民興奮之際，改造國內的大事，竟不能實行，日本國民，應該退而三思，一切愛國維新運動，有重整旗鼓的必要。』

『這是我們對於維新運動犧牲者的任務。而我們神武會……因深信大川先生，爲海內無雙的大勇者，故在會長被拘束的今日，像花似散去，又期像旋風般的，捲土重來。』

『……我們的出處進退，是自由無礙的，要則成形，不要則散。這是由於時勢的，不是退卻的敗北，而是準備突擊的後方策動。』

『……九一八事變、五一五事件以來，國內政黨，財閥的橫暴專肆，雖少見緩息，但像現在這樣的彌縫政策，對國民生活的難問題，毫不能爲根本的解決。且不當地抑壓鬱勃底民族生命力，包藏禍心。大波動將起於一年後、或三年後，依此可知。非常時，在默默地加速度的深刻化，並未解消……不問內外，在單一改造國策、維新國民運動，得以結集以前，我們不退轉的沈潛』

着。以不斷的靈魂的鍛鍊，有形無形地，增進提攜。現在我們神武會，以極大的矜持與抱負，宣告解散於天下。全國同志，幸加餐自重。」

神武會解散後，靜岡、福井、京都等地方的勢力，成爲各地方行地社，遵奉舊行地社的精神，以期他日的進展。

以神武會的解散爲楔機，在法西斯陣營內，現出所謂「中核組織論」和「大衆的組織論」底對立。神武會的大川的組織論，像「五一五事件」所表現的那樣。是精銳主義、中核組織主義。「中核組織論」的得失看五一五事件以來，神兵隊事件及其他事件的經過可知，直至於今，均爲失敗的連續。像恐怖主義一樣，雖有一時的警世的效果，但結果，國家改新的大義，仍未達成。尤其是在像現在這樣的客觀情勢下，欲圖法西斯運動的起死回生，提高國民運動。除進出議會外，別無他途——這就是大衆組織論，恰像大正十二、三年左右，在左翼陣營內，所起的分裂運動一樣。

固守神武會的傳統，而擁護其中核的組織論者，是北斗俱樂部。牠是憤慨於神武會解散後議會進出論的擡頭，四月，以舊神武會的有志青年爲中心，糾合正氣俱樂部、愛國青年同盟的青年有

志等，而結成的「青年分子協同戰線體。」以皇道本義的研究把握、維新戰略的研究、國際情勢、對外皇化方針的研究、全國有志青年的連絡等，爲運動方針，以柳原文史郎、藪本正義、菊池一夫等爲幹部。在其趣意書裏，謂：「……所謂愛國團體……或追求不在的幻想而他力化，或捕捉半解的日本精神，而陷於觀念主義的泥沼，或貪求不淨的黃白，而移行於金融法西斯的軍門，或內應支配階級的魔手，爲確立個人的地位而奔命，凡此傾向，著於愛國團體的一部……愛國運動，現在已到了深刻省察過去運動樣式的時候。我們深信對照未來維新國民運動之飛躍的發展段階，扮演推進牠底主動的任務，除所謂前衛的中核組織外，別無他途。北斗俱樂部，即確信這種組織的出現，作爲一種過渡的形態，爲促進其全國的連絡而產生者」云云，端的地現出中核派的意圖。

屬於中核的組織論者，除北斗俱樂部外，有維新會、核心社等。他們以議會進出論，爲「公武合體的微溫化」之移行，「金權法西斯」的轉化。但他們亦不否定議會鬭爭的必要，區別「議會主義」和「議會進出」。即承認牠如下的利用價值：「暴露現議會之反國體的、反動的本質，作爲推進全面的改造之一戰術」（北斗俱樂部的選舉批判）。但這以「主體的條件」爲必要，即中核

的組織——這種理論，多半是由左翼的議會論學來的。

主張議會進出論者，爲赤松克麿的國民協會，及以政黨解消聯盟、大日本國家社會黨、勤勞日本黨、新日本國民黨、明倫會、皇道會等。爲這一方面轉向的最高峰者，仍然是赤松，集於他傘下的國民協會及青年日本同盟，固由政治運動而轉向於文化運動，但因參加下中等的維新懇話會，故再轉於政治運動，以十年秋の府縣會選舉及十一年春の議會選舉爲目標，而爲進出議會之計。因此，於昭和十年三月十日，舉行全國代表者會議。改組國民協會爲政治團體，同時復將青年日本同盟，改爲國民青年隊。國民協會的新綱領爲，「一、強力國策內閣的樹立，二、以公益爲基調之國家統制經濟的確立，三、以創建新世界和平秩序爲目的之大亞細亞主義的強行，四、軍備之完全充實，五、日本主義國民文化之創造及宣揚。」在國民協會之中，以京都支部最爲熱心，送出「全合法愛國派政治實勢力結成的急務。企圖日本主義運動之進出議會，由政局的批判者，進而爲政局的擔當者」云云——協同戰線的激動書，於同傾向的法西斯團體。

主張所謂議會進出論底法西斯團體的幹部們——國協的赤松，愛政的小池，以及勤日的松



谷等，均是從前在無產政黨內，亦較著議會主義的色彩底人——直截地說，是近於議員病患者的人們。他們轉向爲法西斯，當亦以這一方面較合時世，出於議席的確保乃至獲得上有利的打算，潛存於胸中的原故。但以事與心違，當法西斯運動格外不振的時世，他們之再返於議會主義，或許是很自然的，亦未可知。

轉向於議會進出論的他們，出臨昨秋的府縣會選舉和今春的國會總選舉，均告失敗。府縣會方面，候補者三十四名，總得票數七九〇八八票，當選者十三名。國會方面，候補者二十九名，總得票數二〇三一六三，當選者五名，計每一候補人，得七〇〇五票，（無產團體的每一人，得一六五二七票），非常不振。赤松等，跑到北海道，亦竟落選，小池四郎（福岡）、松谷與次郎（東京）等，卻失去議席。其他法西斯團體，亦多不振，誠爲可笑而又可哀的成績。平野力三（山梨）、北吟吉（新瀉）、綾川武治（埼玉）等的當選，可謂爲意外的安慰。（但北和綾川，當選後想加入既成政黨）。

說明法西斯團體頹唐的事實，有新日本同盟的內紛（自昭和十年五月起，佐佐井一晁及神田兵三系，與高橋忠作及野本義雄系對立，後者於九月中，組織新日本國民同盟革正會，故滿川龜

太郎憤而脫退），及大日本國家社會黨的內訌（四月時，關於黨方針問題，有關西黨務局和本部派的對立，泊七月成立妥協）等，但因為均是無聊的傾軋，又甚煩瑣，故從略。

#### 四 事件前底日本法西斯團體的勢力

二二六事件前底日本法西斯團體的數目，以我們所知而論，已有三百五十餘個。其中有政黨，亦有勞動組合，教化團體，學生團體，研究團體，新聞雜誌社，俱樂部，在鄉軍人團體等，紛雜羅陳，且幹部多參加數個團體，頗有不勝枚舉之勢。其勢力，據某右翼論客說來，每團體當在百人以下。但其聲明書中，多是大言壯語，例如昭和十年九月二日「新日本國民同盟革正會」的檄文，稱新日國同的會員三萬，但像這一類的壯語，如何能夠信任呢。然而法西斯團體會員數目的曖昧，固不僅日本而已，研究法國法西斯團體的——丹報的西門愛爾培爾，對於有名的「法蘭西行動派」，謂「除黨員數目以外，沒有不知道的事情。」

像法西斯團體，分爲日本主義派和國家社會主義派一樣，法西斯勞動組合，亦分爲日本主義的——勞資協調主義的，和國家社會主義的——階級鬭爭的。前者的較大團體，是神野信一所組

織的日本產業勞動俱樂部——以石川島造船所的自強組合（會員四五八三人）爲中心，集合浦賀船渠的工愛會（二五五八人）、橫濱船渠的工信會（二一四六人）等十八組合，而於昭和八年五月成立者，其勢力號稱二〇二八二人（註一）。日本產業勞動俱樂部式的協調組合，獲得資本家的庇護，乘着一般法西斯團體的頹勢，有逐漸發展之勢。其事業：爲愛國機獻納運動，日本勞動祭（四月三日）——神武天皇祭之日等等。再該俱樂部於昭和八年十二月十四日發表『關於設置全國產業勞動會議的建議案』，提出類似法國的『國民經濟評議會』（C. E. N.）的組織大綱，這在作爲職能主義思想（Corporatism）的表現上——誰的創意雖不得而知——在很奇异的提示法西斯的建設組織上，頗值注目。牠和荒木貞夫、後藤文夫等有關係，且如前所述，立於安岡正篤的金鷄學院的指導之下。日本產業俱樂部，及作爲其中心的石川島自強組合的綱領如左：

#### 日本產業俱樂部綱領

- 一、我們確盡自己的本分，欲確立公正的勞資關係，以期舉產業報國之實。
- 二、我們基於建國的本義，以期皇道日本之完成。

三、我們本於日本精神，以和衷協働，努力於識見之開發，德操之正養，俾有貢獻於世界文化。

#### 自疆組合綱領

一、本組合尊重建國之精神，期進而解決社會問題。

二、本組合，圖謀皇國勞動者人格之向上，與技術之進步，以期產業之發達。

三、本組合，圖謀增進組合員相互之福利，勞動條件之維持改善，以期舉社會共存共榮之實蹟。

「日本產業勞動俱樂部外。」法西斯組合之最大者，要推「日本勞動組合總聯合會。」這在布植基礎於機械產業——重工業的意義上，是值得注意的。一向其態度很是浮動，泊昭和十四年，坂本孝三郎死後，高山久藏繼任會長，宣告轉向於日本主義，及九月間決定退出「日本勞動組合會議。」其法西斯的態度，迺更明顯。計加盟組合數四一，組合員二七一二六人。而聲言支持新日本國民同盟。嗣於十一月間——在名古屋舉行的轉向後大會裏，決定：「一、我等基於建國之本義，以和衷協同，促進皇道日本之完成，以期國家產業之發展，二、我等欲確立公正的勞資關係，以圖勞

動者之向上，且進期經濟制度之革新，三、我等勵業、磨智、樹德、俾以自省之結果，貢獻於人類文化』云云的綱領。

其次，和法西斯團體雖無直接支持關係的「海軍勞動組合聯盟」亦擁有加盟組合七、組合員三九八一〇人，牠捨棄勞動組合主義，而轉向於國家主義的事實，亦大有意義。此外，日本產業軍（愛國政治同盟所支持），號稱組合數十七，組合員二九四六六人，日本勞動同盟，有組合十，組合員一二〇〇人（原爲「勤勞日本」所支持，但於昭和十年三月，和「勤勞日本黨」絕緣，重整旗鼓。其會員實數，不及一握）。大日本勞動組合協議會（大日本國家社會黨），有組合十九，組合員二八三五人（據云實數僅五百人左右）。由日本海員組合脫退的新日本海員組合，有支部十一，組合員四七〇〇人。生產黨所支持的陸軍勞動組合（大阪造兵廠），組合員七五〇名，愛國政治同盟所支持的全國俸給者協會，則有組合員五〇〇人。

再作爲農民組合者，有皇道會的日本農民組合，吉田賢一等的皇國農民同盟等。後者的組合員數，固不明白，但是不足齒數的。

此外，在昭和十年前半期，擁有東電從業員組合（二〇〇人）的東電護國會和愛國同志會相合流，而組織東電愛國同盟（大概和由左翼轉向而來的西村蔡已有關係），威脅右述的組合。而且港灣從業員組合的中部港灣勞動組合，和脫退總同盟的一之宮合同勞動組合，共轉向於日本主義；日本勞動組合全國評議會中部地方評議會——的山崎常吉，亦轉向而組織大日本忠孝勞動組合。一般的說，在中部地方，像在昭和十年末東三地方的私鐵爭議——即豐川鐵道、豐橋電氣軌道、寶來寺鐵道、渥美電鐵、二信鐵道、田中鐵道等的罷工所表示的一樣，於警察官變為新官僚而法西斯化，勞動組合的組織，既存組合之轉向於法西斯，勞動爭議之指導等事實上，惹起世人的注意。

在昭和十年末期，因法西斯運動挽回頹勢的原故，乃有日本主義的勞動組合戰線的企圖。其主要的活動者，為關西的八月會。所謂八月會，係於府議戰之前，在去年八月二六日，以法西斯戰線的統一為目標，而組成者。由於陸軍少將村井清規，當時的同志社大學教授野村重臣、皇國農民同盟的吉田賢一等，斡旋而結成，每月舉行懇談會一次，而討論國內政治經濟問題，戰線統一問題等。



其主要的參加者，除前述三人外，有陸軍少將杉村勇次郎、海軍少佐金子忠吉、出雲大社教副總監千家尊建、立山塾頭大道重次、大日本忠孝勞動組合山崎常吉、國社黨名古屋黨務局長伊藤春光、大阪黨務局長大橋治房、國社黨西光萬吉、日本產業軍今村等、山本龍介、藤岡文六、總聯合今井武吉、末中勘三郎、新日本海員組合赤崎寅吉、那須賀源三郎、松田喬平、新日本國民同盟大阪支部委員長寺島剛毅、日本產業協同團理事鵜野久吾、幹事和田神力男、及洛北青年同盟中川裕等。

九月二十九日總聯合退出組合會議，嗣以法西斯勞動同盟統一氣運的高揚，及八月會的幹旋，先在大阪舉行愛國勞動組合會議第一次準備會。集合總聯合、新日本海員組合、大日本勞動組合協議會、日本勞動同盟、日本產業軍、皇國農民同盟等六團體。中部地方，十月五日，由於中部勞動聯盟的發起，以總聯合為中心，舉行第一次懇談會於名古屋，十一月十四日，更集合總聯合、中部勞動聯盟、中部港灣勞動組合、大日本忠孝勞動組合、日本革新勞動組合等，創立「日本主義勞動團體」中部地方協議會。」

最後十月二六日，於東京地方，在總聯合、產業勞動俱樂部共同提唱之下，舉行第一次懇談會，

集總聯合、日本產業勞動俱樂部、大日本勞動組合協議會、東電愛國同盟、汽車公司從業員組合、帝國木材工同志會、大東京木匠組合、新日本海員組合等的代表者四十七人而協議，創立「愛國勞動組合統一促進關東地方懇話會」，而爲全國的連絡。嗣於昭和十一年一月，三地方懇談之後，在大阪結成「愛國勞動組合會議」，經幾次會議的結果，決定於三月十五日，創立「愛國勞動組合全國懇談會」於東京。（惟後因二二六事件後的戒嚴令而延期）。

## 第二節 二二六事件的勃發與其後的情勢

### 一 軍部青年將校終於崛起

因爲十一月事件、永田事件等，世人知道軍部的一部，尙囿於執拗的霧圍，爲禍蓋將不遠的時候，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年）到來。開頭有議會的解散，於二月施行總選舉。這種選舉戰，固不應和法國、西班牙的人民戰線相比擬，但作爲一種法西斯對反法西斯的鬭爭，兩勢力盛衰的衡量器，而被注目。結局，爲既成政黨的大勝，法西斯派的慘敗。其中，無產黨尤有相當的躍進，以社大黨的十

八人當選爲首，計全部當選者二十三人。這種事實，被認爲日本社會反法西斯熱的檯頭，贊成這種說明的人很多。

在另一方面，被認爲有很多改造派青年將校的第一師團，自日俄戰爭以來，以亘三十年的驕慢，而被遣於滿洲。不知箇中情形的世人，於此頓有明亮之感。但以一月二十八日起開庭底——「永田事件」的犯人相澤三郎中佐的公判，以真崎甚三郎爲證人而出庭的事態爲中心，惹起意外糾紛，使世人感到不可解和不安。

於是二二六事件發生。

二二六事件，是在五一五事件以上的重大事件。但因現在還在戒嚴令之下，不許爲其內容的論議，故避免詳細敘述。據三月四日午後一時三十分，作爲戒嚴司令部當局談，而發表的公告說：『二月二十六日早晨，屬於近衛步兵第三聯隊、步兵第一聯隊、步兵第三聯隊、野戰重砲兵第七聯隊等的將兵約千四百數十人，竟敢紊亂軍紀，爲不法的行動，引起叛亂，先襲擊首相官邸、齋藤內大臣私邸、渡邊教育總監私邸、牧野前內大臣旅舍（湯河原伊東屋旅館）、鈴木侍從長官邸、高橋大

藏大臣私邸等處，並殺害齋藤內大臣、渡邊教育總監、鈴木侍從長、高橋大藏大臣（高橋大藏大臣於同日逝去）。嗣此等叛亂軍隊，屯集於麴町區永田町附近，而遮斷其內外的交通。其目的所在，據趣意書云：『丁此內外重大危急之際，欲芟除元老、重臣、財閥、軍閥、官僚、政黨等破壞團體的元兇，俾闡明大義，擁護國體，而使其明顯。』事件起時，東京警備司令部，立即指揮在京部隊，擔任維持治安，並於同日午後三時，命第一師團，為戰時警備的下令，此時命令一部的部隊，由甲府、佐倉、高崎、宇都宮等處上京……旋於二十七日，在東京市的一部，施行戒嚴令，編成新的戒嚴司令部，以東京警備司令官香椎中將，為戒嚴司令官……擔任恢復帝都治安……泊二十八日，因奉勅命令，亦不承服，爰不得已而決意強制解決……故於二十九日晨，先命麴町區永田町附近的住民避難，停止市內交通，對叛亂軍隊，出以強制解決的途徑，同時在另一方面，給與下士官兵，歸順的餘地，以飛機、機車等，撒布勸告歸順的傳單，努力求其反省，於是下士官兵，漸次歸順，及同日午後，幾於全部歸順，各各解除武裝，隔離幽禁於兵營。又在叛亂軍的幹部中，野中四郎自決，其他的大部分，則收禁於衛戍監獄。遂未交兵火，而鎮定叛亂軍隊。』

參加叛亂軍隊底下級官兵的總數，據三月六日午後七時戒嚴司令部發表：『計近衛步兵第三聯隊五十數人，步兵第一聯隊四百數十人，步兵第三聯隊九百數十人，野戰重砲兵第七聯隊十餘人』其幹部，據二月二十九日內閣發表，爲『陸軍步兵大尉香田清貞、安藤輝三、野中四郎、中尉中橋基明、栗原安秀、丹生誠忠、坂井直，陸軍砲兵中尉田中勝，及步兵少尉七人。』

據三月十日，戒嚴司令部布告第十號：『與今次事件相關之北一輝、西田稅、中村義明、薩摩雄次、龜川哲也、福井寺等百十人，在東京憲兵隊及警察所檢舉檢束中。』惟民間團體，事前幾無所商。（但於事件勃發前，北一輝、西田稅等，似有連絡）。這一點，亦是和五一五事件全然不同的特徵。

事件後，岡田內閣崩潰，廣田內閣成立，川島陸相退職，寺內大將繼任陸相，邁進於「肅軍」而將林、真崎、阿部、荒木、南、川島等六大將，退出現役。又一木樞相退職，樞密院副議長平沼騏一郎，立遂宿志，承乏其後。宮相湯淺，繼任內大臣，駐英大使松平，繼任宮相。相澤中佐的宣告死刑（五月八日），亦可說是其中的一飛沫。此外全產聯，財閥等的轉向偽農工作，頻頻出現的事實，是世人記憶尤新的地方。

## 二 叛亂將校的意識形態

關於二二六事件的叛亂將校，具有何種指導精神的問題，原不得而知。據當日午後八時十五分陸軍省發表的公告，亦只說：「此等將校蹶起底目的，據其趣意書云，「丁此內外重大危急之際，欲芟除元老、重臣、財閥、軍閥、官僚、政黨等破壞團體的元兇，以正大義，擁護國體而使其開顯。」（前揭三月四日的戒嚴司令部當局談，亦有同樣的字句）。

此時足爲我們參考的，是日本評論雜誌昭和十一年三月號的「青年將校座談會的紀錄」，這照巷間的傳說說來，即二二六事件的指導者青年將校的回答，但他們在此所現的意識形態，和從來的改造派，似大不相同。他們先說青年將校的本體：「作爲指導中心的青年將校大部分，是在軍隊內，和下士官兵士們同甘苦的中隊長以下底——少年大尉、中尉、少尉，決不是在軍中央部裏，榮華地活躍於社會的人。」又對於青年將校的思想，是不是和左翼相同的質問，答以「就由國體觀念出發一點而論，其不同宛如磁石的兩極。他們以支配階級的內容，爲『所謂政黨、財閥、吏閥、軍閥』對於所謂新官僚，亦加相當嚴酷的批判——」



青年將校說：「官僚因長年在政黨壓迫之下，故趁此時際，利用軍部擡頭的力量。適軍部內的某種現狀，和官僚亦通款曲，故一時頗為景氣。但這種情勢，似已毀滅……就這種新官僚的立場而論，試借維新的例子，則爲「公武合體派。」更深刻點說，是俄國革命時的「克列基斯政權。」官僚的標榜，不問勢力的新舊，這裏即含有矛盾……對於國家的改造等，亦不措意。不過是對於明治初年的官僚階級，及其榮華富貴底思慕而已……當實踐……運動時，因自己沒有這種力量，亦惟軍部是賴。」

右翼團體，亦不得免於他們的批判——「單純的以右翼和青年將校勾結的說法，洵極迷惑。以右翼而論，是出賣日本精神的，多爲寄生蟲的存在。故所謂既成的右翼團體，現在誠未成革新運動的中心。右翼小兒病的好例子，是電影上——近藤勇酒醉，徘徊於妓女面前的容顏。這似乎不無魅力。像在最近各種右翼運動上所明白顯現的一樣，號稱改造國家，實則日夜出入旅館，擁抱妓女而醉於燈紅酒綠之下。似此何能改造？對於營營而働的勞動者及農民，無所說辭。第一因爲他們不是真實的，沒有因改造而捨身的信念。只空喊改造改造，及感其岑寂，乃集合同志，飲酒選色，以去其

焦燥的寂寥。』

最後對於「神兵隊事件」的質問說：『那是法西斯，是錯認日本國體觀念的歐化思想。對其改造方法——欲引起國家擾亂，而頒布戒嚴令的思想，亦不能贊成（此點稍稍可怪——著者）。況因作成其資金，和股份的投機人結託，以其計劃爲投機的對象，而且關係人以這種金錢，消於花柳之巷，以遣遊興，言念及此，不禁苦笑。』

### 三 二二六事件後的法西斯陣營

二二六事件，對於法西斯團體，給與異常的刺戟，自不待言。但事件中及事件完了後，對法西斯團體，爲大量的查禁，而且因戒嚴令的施行，禁止一切集會，使法西斯團體不能活動。

但亦不是此時全沒有活動，在二月裏，勤勞日本黨的松谷與次郎、愛國政治同盟的小池四郎、國民協會的赤松克麿、前神武會的松延繁次、宮崎龍介、島中雄三等，結成稱爲二月會的協同戰線，期進而樹立新政黨，又在三月裏，脫離國民同盟的中野正剛，亦高舉「東方會」之旗。

和東京的二月會相對峙者，有大阪的五月俱樂部。這亦被認爲以前底八月會的繼續。糾合生

產黨的吉田益吉、愛國政治同盟的藤岡文、六兵庫縣愛國社的村田龍藏、新日本國民同盟的寺島剛毅，以及尊會、新日本海員組合等地方右翼團體而結成者。其主義綱領中云：『以大日本主義而行國家經綸，絕滅金權支配，俾基於建國之本義，實行皇國之本來使命。』嗣於五月二九日，以該五月俱樂部爲中心，在近畿各府縣的日本主義底政治、經濟、思想團體約七十餘個——百七十人代表者出席之下，舉行全國「日本主義政黨合同促進會」。對於其主要議題——「愛國政黨合同之件」，決定於六月二十日，舉行「全國愛國政黨合同協議會」，定團體的名稱爲「全國愛國團體統一聯盟」，定其意識形態爲「對抗社會民主主義，而加以排擊的日本主義，且於黨內新設「日本主義勞農組合」。於「關於檢討廣田內閣之件」的議題裏，決定發送『此次特別議會，並未實現庶政一新』云云的建白書於首相等，並發表宣言及綱領。其綱領云：『我們欲宣布皇道於世界，立腳於廣義國防之見地，以期軍、官、民一致，國體顯現。』

又在勞動組合方面，四月十九日，結成「愛國勞動組合全國懇談會」於東京。計參加團體二十五，組合員號稱十萬——不用說，是沒有這麼多的——因在戒嚴令之下，故代表者限定五十人。

決定以產業勞動俱樂部和總聯合爲中心的產業勞動會議設置案。並選定總聯合的高山久藏、產業俱樂部的西山仁三郎、東京愛國同盟的矢崎靜馬、新日本海員組合的新妻德壽、日本勞動同盟的矢尾喜三郎、中部勞動聯盟的山崎常吉、三河愛國勞動組合的露久保賢治、大日本勞動組合協議會的大橋治房等爲常任委員。所謂產業勞動組合會議，如前所述，是改良主義的勞動組合主義（Corporatism），是勞資協調主義組織的雛形。

所謂愛國政黨的合同，應樹立於此種愛國勞動團體的統一之上，在這種意義上，該懇談會的成立，是值得注目的。

又作爲二二六事件後法西斯的動態者，計有「第二休息室」的平野力三、江藤源九郎、小山亮，及院外法西斯團體，對於齋藤隆夫在議會內有名的演說，以機關報、小冊子等，大加反駁，又以憤慨於東京帝大經濟學部河合榮治郎教授的反法西斯論，而開始反對河合的運動。河合榮治郎的高等文官試驗委員的停聘，恐樹因於此。又建國會，以「爲明徵國體，宣揚皇威，請卽時斷絕日俄修交」云云的請願書，呈遞廣田首相，而撒其愛嬌，其內容不贅。

(註一)關於「日本產業勞動俱樂部」的勢力，另有十六組合、一八六七八人的數字。

## 第七章 日本法西斯主義之理論的基礎

### 一 理論的貧困

經過上述那樣複雜多岐的徑路，發展而來的日本法西斯運動，其理論的基礎如何？

試爲國際的觀察，法西斯主義，類皆缺乏理論，法西斯主義者自身，亦說『較諸理論寧重實行，』這是人們所周知的。但在理論的基礎，不可不置於獲得大衆組織大衆的現在，如無理論，蓋無效果。多少受過民主主義或社會主義思想的洗禮底近代民衆，當不能受容自誇無理論的運動，因爲他已很長成的原故。

因此，外國的法西斯主義者，亦努力於理論的扮飾。無論任何國家的法西斯主義，均不得不發表作爲其社會的煽動底社會綱領及理論，於大衆之前。



在這種意義上，日本法西斯主義，亦持其「日本的」法西斯主義底理論而出現。

和一般法西斯主義理論甚爲貧弱的現象相同——不寧更已甚——日本法西斯主義的理論，殆屬不堪檢討的貧困。但是，縱使牠如何貧困，苟爲於一國政治的動態上，具有重要任務的理論，便不澈底批判，而昭示其所以非科學的地方，於大眾之前，則其運動本身的克服，將不能儘收效果。然而本書的目的，在於日本法西斯主義運動發展之客觀的描寫。故日本法西斯主義之理論的批判，不應涉及。加以因紙數的制限，即於他們理論之客觀的紹介、敘述，事實上亦沒有很多的餘白。因此，在日本法西斯思想家（？）們之中，惟就其和運動有不可分的關係者指出，以描摸其理論的外貌。

在日本法西斯主義的運動裏，如前屢屢所述，可大別爲二種潮流。即所謂純正日本主義派和國家社會主義派。故有人簡單地下法西斯主義的定義，謂爲「國家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結合，現在假如假借這種定義，則可說純正日本主義派的人們，以國家主義爲重，國家社會主義派的人們，以社會主義爲重。屬於前者的人們——概括地說——是由從來反動的國粹主義的陣營傳來的，

後者則是由社會陣營，爲百八十度轉向的人們。因此日本法西斯主義的理論，有純正日本主義——皇道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乃至國民社會主義的對立。（註一）兩者理論鬭爭之具體的表現，可於作爲日本法西斯主義運動的特徵之一——分裂時兩者每每濫發的聲明書中看到。概括地說：純正日本主義方面，以國家社會主義云云，終不過馬克思主義的擬裝，原爲共產主義，而假借國家主義的名稱；然而，國家社會主義方面，則以純正日本主義云云，假借全體主義、國民主義的名義，以階級協調代階級鬭爭，是反動的資本家底走狗。參加這種理論鬭爭之指導的思想家，在純正日本主義的陣營，爲赤松克麿、津久井龍雄、北吟吉等；在國家社會主義的陣營，則爲石川準十郎、近藤榮藏、林癸未夫等。（註二）

此輩思想家的法西斯主義的理論（但其中有不願被稱爲法西斯主義者的，將國家社會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相對立，而積極的排擊法西斯主義，如林癸未夫是），原應一一加以介紹，但因現存沒有餘白，故祇將安置日本法西斯主義之理論的基石底人高島素之，及自五一五事件而至二二六事件，在每次大事件裏，必顯現其名字，且在此等大事件裏，像一根赤絲似的縫着——意識形

態的供給者——北一輝、權藤成鄉、安岡正篤、及橋孝三郎、大川周明等的思想，稍稍加以紹介。

## 二 高島素之的國家社會主義

在日本，最先說國家社會主義的人，固是明治三十九年時，山路愛山等社會黨的人們，但使其具有近代的意義者，則為高島素之。據高島說：『我因為是國家主義者，故是社會主義者，又因為是社會主義者，故是國家主義者』（馬克思主義批判）……由我們的見地說來……真的國家主義者，必不可不是社會主義者；真的社會主義者，必不可不是國家主義者』（國家社會主義大義）。然則高島所指的國家主義是什麼？國家主義是什麼？是包括人類之道德的、政治的、經濟的，及其他一切的社會生活，以國家為最高樞軸的主義和主張。於此，乃有國家者何的問題。』（馬克思主義與國家主義）

高島的國家論，是「機能國家論」，以國家的本質，在統制機能之內——『國家的本質，在於統制（支配）統制為榨取的先鋒。無論任何社會，均有統制機能的發動。如以社會為一個秩序，則統制

即是法的秩序……一個地域的結合，進而發達爲社會，此統制機能及法的秩序，分化自立時，國家而後成立。國家的成立，即是社會的統制機能分化的結果……此本質的國家成立後，乃出現榨取和被榨取對立的事實。榨取階級，利用既存國家的機能及其機關，以務榨取的維持和被榨取階級的壓伏。」（馬克思主義批判）

然則國家社會主義的革命，對此種在榨取階級手裏的國家，立於何種關係？「不問是國家，是階級，因其第一義的本質，在於支配，而不在於榨取，故縱因無產階級的掌握政權，而廢除勞動榨取的關係，仍不廢除政治的支配及國家。不過使榨取關係和支配關係的結合分離，純粹底政治的支配關係，被確立、被恢復而已。」（國家社會主義昭和九年一月號）「社會主義思想上的觀念底傾向和現實的傾向。」即「國家社會主義，因勞動榨取的廢止，而完成真的國家。」（馬克思主義與國家主義）

而後「國家自身，纔能立足，纔能夠極徹底地，對於自己的本質和使命，採用一致的行動。這樣國家，有俾於歷史上無比類底人類精神的高翔，和精神及幸福的增進，這正是由必然之國躍向自

由之國的意思，然而這不是像馬克思的主張那樣，是伴於國家消滅底必然的結果，而是惟因國家的完成而賦予的。』（同上）

高島以降底日本國家社會主義者的理論，要不外是高島這種國家統制論的發揮。

### 三 北一輝與「日本改造法案大綱」

高島的國家社會主義論，在原理上，固爲日本法西斯理論之最高標準，但就對於實際運動的影響力而言，遙不及北一輝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綱」。北一輝的此著，實可說是日本法西斯運動的聖典，實行派皆受其影響。例如五一五事件的主動人之一古賀中尉，在公判廷上，曾述受「改造法案」及權藤成鄉的「自治民範」的影響，血盟團事件、五一五事件的被告，亦均是北的愛讀者，尤其以軍部方面的支持者爲多，二二六事件的指導者，就其意識形態言，亦多爲北的門下。（註三）

（原書註云：自此行以下，被削去八十行，想是敘述「日本改造法案大綱」的內容者，緣該書已成禁書故也。惟該書我國大公報社印有譯本，可以參照。譯者）

#### 四 權藤成鄉與自治論

因爲血盟團事件及五一五事件，權藤成鄉的名字，忽然惹起世人的注意。他和這兩事件著有關係的事實，只看他出入自治學會便知，尤其因作爲日召片腕底古司榮司，捕於權藤之家，更可使權藤被認爲怪物。著者固和權藤無一面之緣，但由其照片、主張、經歷而觀，總覺得他和一燈園的西田天香相同。卽在表面上，是怎樣獸氣脫俗的臉面，而其臉中，意外的，如世間所知道那樣，是並長於商法之道的人物，淺知者，加以宗教的信賴，深知者，則以他爲糞土——他是這樣的人物（如果這種看法有錯誤，那是很失禮的——著者）。

他的主要著述，是自治民範、自治學會，自大正九年（一九二〇年）起，用該書爲講義，以養成法西斯的青年。此外，還著有農村自救論、君民共治論、日本震災凶饉攷、八隣通聘攷等等。

權藤，是家學淵源的制度學者，他探求日本的成俗，謂在於「生民的自治」，卽政治上底自然而治的組織，經濟上底農本自治，是日本本來的姿態。不用說，因爲古代以農業爲主要產業，故爲農



本自治，但這未必是排斥商工業的意思。『……離開人的性情，則教化的基礎不正。將人的衣食住除外，則自治的基礎不立。自治的基礎不立，則民衆意思的齊一不保。民衆意思的齊一不保，則外不足以處國際的變遷，完成獨立自主的權力，內不足調和民心之推移，以明共存共榮之大義……故我等以治己的自治之復興，爲此一大革新時期之最先急務。』（自治民範）他所理想的「公民自制自治」即自「大化革新」至天智天皇時代——近江朝時代的實現。『所謂自制自治，即爲公民集團單位之邑里，依自己之力，立其衣食住之節制，以爲自治，非依其他權力者而治。大凡國之形體，因生民相集而爲井，數井相集而爲邑里，邑里相集而爲郡，數郡相集而爲國，統國而爲天下。故天下之大本爲人民，人民之集團，爲邑里，如仿日本古來共同政體之單位，以邑里而爲自制自治，則非違奸曲，相恕而化爲愛隣，互爲制裁，所謂無刑而自悛，不律而自修，官司之務，止於某點。若是則國家無養存多數官吏之必要，人民之負擔，亦以減輕。此即共同自治之理想。且以自治結束之力，於某程度內，得爲自主自衛之抗禦。苟有公正無私之公典存在，則得據以拒絕其他不當之制壓徵求。雖桀紂之暴，亦不得動之矣。』（君民共治論）「公民自制自治」同時是「君民共治」。這是天智

天皇時代，所明文昭示者，亦爲神武天皇以來，日本政治之根本的特徵。「天智天皇攝政當時，布有一夫天地之間，有君以宰萬民，不可獨制，須假輔弼。故我皇祖，與卿等之祖考共治，朕亦欲賴神明之保佑，與卿等共治」云云之詔勅……此君民自治之制謨，非由大化廓清之結果，而創始者。於桓原朝之初，卽遵由前例，爾來列聖各朝，皆遵成俗之漸運進化，各正其儀制。所謂「其本正其儀啓」是也。然則以此種君民共治之政理爲基調時，其司宰權力，不由於獨制、威令、專斷、強壓，而由於相互理解調和」（同上）。『此於明治天皇卽位式之宣言中，亦有「繼承近江大津宮之法」云云，認其爲日本政典之根基。於是有萬機決於公論之誓文，更進而將此種精神，表現於現代衆議院之開設上。蓋可謂爲極有順序之進化也』（同上）。自治制之反對，爲官治制，此蓋始於稱爲飛鳥朝之武天皇時代。『所謂官治制，係因都設官，統制國政，以「至上權」仿於天，以官司爲公正最善之人，使支配都鄙，當生殺予奪之任，以代行至上權。此可謂爲近世德國式國家組織之簡單化。故與自治制之以誥誡專斷、朝野相親、官民共治爲主眼者，全異其種類與性質。此固如自治制度之有理由然，官治制度亦有理由。著者固爲自治制度之主張者，然亦非嫌惡官治制度，而置諸不知不問之中。』

自天武朝以來，日本因採用官治制，而蹂躪古代之成俗，現在的積弊，悉發源於官治制——  
『由日本現今地方自治之情況，細察政黨政治之推移，文官之風紀等，而反省過去，則彼以布爾喬亞國家主義為基礎之官治制度之窮途，造成今日變體現象之事實，即可瞭然。』（農村自救論）  
故現制度，『以利己主義為基礎。與資本權力以無限之保證，舉凡住宅之兼併、職業資源之占有，生存必要之隱藏等，皆由於庇護所有權制度，而遵從少數資本家之意旨』（同上）。

然而官治制終非自治制之敵——『雖然，終有不可渝者，則大眾之愛自然而治，與遠祖以來之成俗。雖如何加以脅威，如何加以迫害，如何加以削褪，如何加以柔化，及其終不可耐，必頓忘死生，捨身而起，雖如何之強力威令，亦不能加，此則日本古今一貫之政理真諦也』（君民共治論）。

權藤成鄉的理論，和國家主義、統制主義等，均不相同——『誤惑於國家主義，而破卻至高至仁之社稷體統之典範者，為賊害我日本之匪類，我同胞庶民之仇敵，世界人道之破壞者。』（農村自救論）  
這種理論，竟獲得農民的容納、首肯，以至軍人等的信奉，不得有一點不可思議之感。恐怕在懲罰悖於日本古來淳風美俗的資本家輩，而主張恢復古昔制度底復古之點上，獲得他們的

贊成嗎？這個姑置不論，反看他的理論，與其說是國家主義，寧以無政府主義爲多。權藤的追從者，極不喜歡說他是無政府主義者。例如對於林癸未夫，在經濟往來（昭和七年十月號）上，批判權藤說——『似此非國家主義，而唱道無政府主義者，和我們國家主義者，絕對難以兩立的事實，是明瞭的』云云，奮然起而責難。（君民共治論附錄、自治學會論、權藤學說批判之批判。）但是，這種憤怒是無理的，權藤及其門弟子輩的主觀意圖如何，姑置不論，就其學說客觀的看來，認其爲一種無政府主義的理論，是合理的。（註四）

無論如何，足見權藤成鄉這個人，在一部分人眼中，是具有一種魅力的怪物，是明白的。

##### 五 安岡正篤橘孝三郎大川周明

金鷄學院的安岡正篤，是比著者高二年級的第一高等學校學生，對於大川之綽號爲「昭和的大鹽平八郎」，他綽號爲「昭和的由井正雪」。大川被號爲「大鹽平八郎」，固不無疑問，至安岡之被號爲由井正雪，則立可明白。他遵奉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哲學，並著有東洋倫理概論、王

陽明研究、日本精神研究等。大概是文部省精神文化研究所的精神家。他的顯名於世，固始於五一五事件，但官僚和貴族，他以前即有相當認識。

現在以『以五一五事件爲中心的最近思想動向』（講演雜誌昭和八年八月下旬號）爲根據，而觀察他的改革意見。

他先說現在的「思想國難」——「……照我們說來，至小所謂思想國難，應追溯於明治維新以前。少加反省，即知這個問題，發端於明治維新以來西洋思想的急激輸入，即所謂現代唯物主義、機械主義文明之很急速的輸入。而這種文明，不合於東洋民族——尤其是日本民族的個性。」因此，現在的文明，墮於機械的、分業的、都市的。『即使說勞動問題，亦因輕視勞動者的人格，很機械的酷使他，故勃然而起。』即勞動問題，不是經濟問題、政治問題，而是一個道德問題。

其次，作爲時代支配者的英雄，不可不講聖賢之道，爲精神修養。——「……此時的人們，痛擊支配階級的腐敗墮落，以爲如是無產階級，定足爲第二代的英雄，但這是錯誤的，不問是無產階級、有產階級，足爲第二代的英雄與否，決於是否受現代頹廢氣分的渲染。故縱使是無產階級，苟在現

代文化之中，而頹廢地生活，則仍不足爲第二代的英雄，『現在的無產階級，亦可說是有營這種頹廢生活的餘裕嗎？……縱爲有產階級，苟明白這種——人類興亡的理法，榮枯的道理，而知善爲利用的人，必爲第二時代的英雄。』

因此，他的思想，不出於修養二字。『立於第二時代的人底第一件大事，在於自己身心的反省與修鍊。』至所謂修養，不可不乞教於安岡偉人——『其次，和自己所畏敬的人物，發生密切關係。起初縱爲微力，泊其力漸合，乃作成一種「勢」，「勢」如增大，則成「時」，所謂思想，發生於此。所以如此，因爲變革舊的思想底原故。』時代已經不是大衆的時代——『我所欲告於有心人者，在於不「雷同於眼前的思想」，不「被惑於羣愚的盲動」，寧應深刻地培養自己的實力……』

『訴於大衆的時代已過，現在要求組織指導大衆。訓練而使其向上的領袖。勞動運動或無產政黨運動等，所以趨於現在的窮途，蓋由運動者們，至今只知訴之大衆，而不鍛鍊自身作爲領袖的修養。』

他對於「思想的窮途」和「經濟的窮途」的關係，謂將經濟和實業及道德的區別，是直至



於今的錯誤。『所謂道德，應廣義解釋，使經濟成爲經濟者，是道德。經濟的窮途云云，在某一意義上說，卽是道德的窮途。』這就具體的說來，是何種意義——『例如銀行的破產、商店的沒落，亦是須要洗刷底經營人物的墮落——由於經營方法之非道德的、非合理的。在這種意義上說來，與其側重形式的組織底經濟，今後寧應進於人物的有機的經濟。經濟和道德底不一致，寧由於經濟卽道德、道德卽經濟』之未展開。卽如國際的糾紛，亦是一種道德問題，試舉實例，滿洲的經濟問題，卽屬如是。所謂古海線，亦屬如是。古海線，由日本經濟國策上看來，自始卽應實現，而且實現的機會很多。但他直至九一八事變時止，終未解決，這畢竟由於和古海線有關係的人與人間，不能爲道德的解決，爲其最大最深的禍根。』話至如此，誠爲我們所不能理解，真是「最大、最深」的遺憾哩。

然則欲打開現在的窮途，將用何法——『因此，人們如再不深刻地覺悟，復返於民族精神、國體、人類應行之道，則不能打開這種窮途。』

他對於日本人的特徵，這樣地說。在這裏，很可看到他的英雄主義、領袖主義，「慶安太平記」的思想——『日本——東洋民族，概屬如是，尤以日本爲然——非常的「沒我」，具有忘記自己，

殺身成仁的氣質。因此，所謂日本民族，是不能發生不以感情爲對象的人物和事件底民族……因爲這種理由，故是理想主義——用西洋的話說來，犧牲的精神很發達。因此，自然的，欲求領袖、老師、或皈依神佛，就民族言，則爲尊敬天皇——不能不有這種感情的對象。」

對於五一五事件，則爲如次的批判：「那（五一五事件）是使我們大受感動的問題，但欲打開積弊已深正趨窮途的日本現狀，在理論上、道德上、或自發上，均不能打開。因爲所謂日本人，是具有非常「不究是非」的特質底民族，對於事情，不爲理論的機械的解決，卻是因感情而超越是非的民族，故這一民族精神的表露，應評爲缺乏是非。對於他們，苟評以缺乏是非，甚爲相宜。那些人是沒有是非的。他們對於自己所作的事情，早已不究是非。故對於他們，縱責以是非，亦是沒有用的。」關於五一五事件的被告，和他的關係，這樣地說——「有種種的因緣，因爲我在十餘年前，對於世間很陶醉於歐美——尤其是思想亦陶醉於歐美，輕視東洋——特別是輕視我國的思想、文物、民族思想、國體的事實，非常遺憾，故就日本精神的研究，國體的研究，會到各方面的人，而爲努力。其中，會到全國同具這種志趣的許多青年學生，陸海軍的青年將校，以及其他有志的人們，這亦是一種

因緣。』

關於五一五事件，他做告日本國民道：『對於一般國民，我想這樣地說。當此改革時期，有心者，能於自己的立場，而帶改革者的氣質，從而能以至上的改革精神，制於機先，則問題不難解決，所謂非常時的解消，亦不甚難，苟有心人不挺身而出，徒沉溺於機械化中。換句話說，何以使那個女人這樣呢？』的想像，不僅那個女人自身，由於『何以使我們如是地想像，』將一切罪惡，歸於組織制度，以為自己沒有左右的能力，裝癡作啞，應舉身向上者，亦不能挽回時勢，盡其本來的領袖任務。這種不問是非的態度，乃至引起非常事件——我這樣的恐懼着。故不問是政治家、教育家、實業界，對於本界的事情，應想成爲有解決勢力的——有着這種地位——非常的雄者。』

安岡正篤，在這一篇文章中，絕對排擊馬克思主義，並展開其排擊手球論等。要之，他的思想，是由上而來的革命說，是精銳主義。這一點，自是以時代的英雄自任底軍人，新官僚等所喜歡的。

橘孝三郎的意識形態，曾述於五一五事件的公判廷上，從而他的思想，在法西斯思想家之中，是最公開地披瀝於世人之前的。他在第一高等學校時，稱爲熱心的托爾斯泰主義者，其後橘的生

涯，亦具有許多特徵，他所經營底「自覺的農村勤勞學校愛鄉塾」，以兄弟主義及大地主義、勤勞主義，爲指導精神，其兄弟村，稱爲模範村，獲得茨城縣的表彰，並予補助費，對於菊池謙次郎之綽號「今之東湖」，他被號爲「今之尊德」，其風頭之大可知。他是個沒有勇斷的人，原不足以爲苦迭打的首腦者，他自以對於出乎意外底事勢的進展，諒亦失然。

他在事件後，濫發許多的書，其主要的，有日本愛國革新本義、皇道國家農本建設論、農本本質論、農村學等，以及橘孝三郎獄中通信一篇。

他說「世界大勢，不可不返於農本」，謂「人類現立於一個大轉換的角度上。這種人類史的事象，教示我們最深者，即是世界大戰。」（皇道國家農本建國論。）大戰教訓之最大者，即是「作爲人類生存的源泉，根幹底土地不返還之一事」（同上。）據他說，世界惟依農本主義，始可得救，以五年計劃，急急大工業化的蘇聯，尙不得免。『因此，不得不斷定，俄國現在迫切地應轉向於農業。蓋除整正調和、統一國民單位，而築上斯拉夫民族之國民社會外，別無他途。』又慕索里尼的最大事業，亦是意大利的農村再建方策。『意大利，現立於法西斯之下，想回首於其原始的農本國質，而再

## 建法西斯的國家。

世界農本轉向的先頭，不可不是日本『……日本的大事，是循着這種更生的大道，實現這種世界史的使命，而指導世界的大轉換。故日本應返於其建國的本義，建設足以誇示世界各國底——國民共同體社會的日本國家。』然則，第一應該著手的是什麼呢？『故最初應做者，不外是文明精神的更生。近世文明精神的超克，和復活東洋精神之道，蓋不在遠。』

由於『近世文明精神的超克，和東洋精神的復活』日本國家，乃改造爲「皇道國家國民共同體」。而這種國民共同體，即是協同組合。（註五）這種協同組合，不可不和英國已發達的都市消費組合，和丹麥已發達的農村組合，並駕齊驅，而發達充實，在日本有這種可能。

因此，橋所理想的皇道國家，在「經濟組織及經濟關係」上，排擊社會主義，而爲國民共同體主義，即協同組合主義。在「政治關係及政治組織」上，捨棄「獨裁主義」而爲「共同總意主義」。雖『幸得改善官僚、政黨、財閥三位一體的資本主義政治』，『苟採用最惡性的獨裁政治——西洋文明的產物，則恰如前門驅虎，後門進狼一樣。』幸而日本有值得擁護的無比國體、有國

質、有國精（國民精神）望在此三個存在之下，燃燒一樣白熱的愛國心，於八千萬同胞之胸，以世界全無比類的日本同胞底團結力，解決一切。」這就是日本所可誇的「共同總意主義」而不可用「獨裁主義。」『若使誤將一般精神病者之流，立於一國支配之政治中樞，則日本惟有亡國。考慮及此，我們看到農民是日本政治改造的實體，即不外一君萬民主義的主張。』

『但目下的政治關係與其狀態，不能有一日的忍耐，固不待言，因此，以財神，收賄專門家，跳梁於中央政界、遊蕩的地主、酒店的小開，肆虐地方政治的事實，在愛國至誠的名義之下，斷不可許。一國預算的議定，非武力不行的事實，誠屬可悲的現象……要之，日本的政治，不可不以「土」之力為其直接者。像現在這樣從頭至尾，支配着「土」的政治，不可不自根本傾覆。這不可不由於愛國同胞主義革新運動，這就是一君萬民主義政治改造的要諦。』

然則政治改造的具體方法——『首先不可不改善目下中央集權的西洋唯物文明，本流的大帝都獨裁主義。其次要改變一切自上而降的方向。再次，應以地方農村共同體和都市共同體，為都市共同體。以其為基礎，由此而下，像金字塔似的，再築而上。要之，橘孝三郎的思想，和權藤成鄉一



樣，同是反官治制的民治主義，農本自治。

最後請略說大川周明，他與其說是理論家，毋寧以策士的成分爲多。行地社乃至神武會的文獻，似多出其手，但他有體系的著書，則有日本及日本人之道、復興亞細亞之諸問題、日本文明史、日本精神之研究、國史讀本等。

他的國家觀，是道德國家論，『……日本國家，長久保持——作爲道德最初而且最根本的客觀實現底家族性質，……跟着國家生活的進展，當初之自然的要素，次第精神化，然後發現作爲國家規範的神道』（日本及日本人之道）。

從而他也和許多法西斯思想家一樣，重精神，輕物質——『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戰爭，並不是主義的戰爭，立於同一主義之上，只是關於主義實現範圍的戰爭而已。』即兩者爭着物質的富底所有，其所有者範圍，一方面是資本家階級，他方面是多數勞動者。『故在以物質有非常的價值，以經濟有最大的價值，從而以物質的享樂，是人類的幸福，人類的幸福，在於物質底多數所有之點上，這兩者是相同的。故如不改此種物質萬能的精神，社會改造是無意義的——』如不改將物

置於人格上位的思想，則縱改造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而爲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亦不能期待何種好結果。如不改以物爲貴的精神，則縱使如何改造外面的制度，亦決沒有增加人類幸福的道理。」故以國家改造運動的資金，化用於女人身上，而重「物質」的事實，殊不應該，這些人，具有「置物於人格之上的思想，」以「物」而傷國士的「人格」而不怪，但「國家不可不以最善貢獻於國民全體，即以國家自身爲目標，而支配、統制自然或物質。」

(註一) 科學的說來，國家社會主義和國民社會主義不同。前者是拉薩列、路德比魯斯等的 *Staatssozialismus*。後者是希特勒等的 *Nationalsozialismus*。但在日本，均爲 *Nationalsozialismus*，即將國家社會主義和國民社會主義，混爲同義。直截地說，以解爲國家資本主義爲正當。著者以 *Nationalsozialismus* 一辭，應譯爲國粹社會主義。

(註二) 欲知日本法西斯主義者的理論，以閱赤松克麿的新國民運動的基調及國民主義與社會主義，津久井龍雄的日本主義之基礎理論，北聆吉等的國家社會主義批判（祖國會出版部出版），石川準一郎的由馬克思主義到國家社會主義，近藤榮藏的應改造的無產黨，林笑未夫的國家社會主義論策等爲適當。

(註三) 北一輝本人，近來由該「改造法案」，「進而」沉淪爲「日蓮主義」者。但作爲法西斯主義者底北的存在，非該「法案」無以說明。再日本法西斯主義者和「日蓮主義」因緣頗深的事實，是值得研究底題目之一。日召

如此，滿川亦如此。

- (註四) 縱說是無政府主義，亦沒有什麼危險，因為在無政府主義裏，有托爾斯泰的無抵抗主義的，人道主義的無政府主義，亦有巴枯寧之暴力的、陰謀主義的無政府主義，紛然什疎。
- (註五) 但不輕棄大機械主義。

## 結論 日本法西斯主義之展望

二二六事件以來——尤其是因爲戒嚴令的關係，日本的法西斯運動，表面上似乎非常沈靜的樣子。而且作爲日本法西斯主義根元底軍部，亦因第一師團的渡滿，肅軍的進行，一時有趨於沈靜之勢。一度被呼爲「×××」的人們，現在則被稱爲「×××」——這是否表示人情的輕薄？爲另一問題——看來似乎軍部的空氣，亦已變化。

然則日本的法西斯主義，今後果將循向頹凋的路程嗎？不，第三個不。

因爲先前二二六事件那樣的恐怖行爲，使民心大爲嫌忌，從其不和大衆接近，祇由一部分恐怖主義者，依恐怖手段，而欲獲得政權，改造國內看來，其不能實現，已甚明瞭。固然，自今而後，像那種不好的事件，或仍一再散發，亦未可知。但牠固不足以決定日本政治的大勢。

然則日本政治，今後將進於自由之途嗎？祇看近頃世相的表面，而這樣說的人，亦不是沒有。但

這是沒有根據的樂觀論，今後不是那樣盲目的法西斯主義，十分自覺歷史的任務——所謂本牌的法西斯主義，殆將以悠然的姿態出現於舞臺。

著者在本書的緒論上，曾說法西斯主義，是獨占資本階段的產物，又說法西斯主義的興起，在這種獨占資本主義，臨於危機當前的時候，洵屬必要的。現在日本資本主義之入獨占過程，已不俟統計的說明。且其臨於危機之前，亦是彼此心照的事實——資本主義的掘墓人普羅列塔利亞運動，亦已崛起。

然則，日本資本主義政府，何以彈壓法西斯運動？而恐其攻擊政黨、財閥？且戰慄於他們的恐怖行動？

這沒有什麼稀奇。其原因，在於日本的普羅列塔利亞運動，尙未十分成熟，還沒有立即可以毀掘資本主義墳墓的力量，日本資本主義，雖立應打倒，但他們的陣營，很弱小、很分散，即左翼的威脅，現實上還不十分迫切。

從而就日本資本主義言，眼前還沒有挺而走險——試為法西斯主義獨裁的冒險底必要。日

本普羅列塔利亞的最大組織——日本勞動組合會議，不是由很單純的「勞資協調」而走向迎合「國家機關化」之路嗎？（松岡駒吉最近在帝大的演講。）

然而普羅列塔利亞的長成，只要資產階級存在，必不可免。在這種意義上，日本的普羅列塔利亞運動，必定要勃然和昂揚。且就對外的關係看來，還有所謂戰爭的問題。

要之，日本政治的法西斯化，是必然的。水野鍊太郎，於大正十五年（一九二六年）時的「歸國談」裏，既已禮讚法西斯主義；三菱 *Kongern* 的總理事故木村久壽彌太，且著有「資本家武裝必要論」（實業之世界大正十五年一月號），足見日本資本家的法西斯化，是深藏於他們心底的處方箋。宇垣一成將為日本資本家中——法西斯獨裁者之最後勝利者，是公開的祕密，然則近時宇垣內閣的傳說，乍然大帶現實性的事實，由這種用度看來，不可不說是極有興味的事實。

本來日本政治，封建的要素頗多，其經濟的根幹，在於農村，因其發顯與開花，而使官僚、軍部，具有非常強大的發言權。固然，單純的封建要素本身，並不是法西斯主義。但在獨占的段階上，封建主義的殘滓，極容易築成法西斯主義的城砦，尤其於意大利德意志等法西斯國家成立的現在，封建



要素卽法西斯要素的事實，在客觀上、在政治上，均無錯誤。

因政府的強爲經濟統制、種種總動員工作、責任政治的排除、以及政黨政治自身的反動化，日本的上層政治，益帶法西斯色彩。作爲「澈底的自由主義者」而被世人認爲日本政治移向法西斯的阻止人——西圓寺的肚裏，怎樣想着？固不得而知。他的側近者原田熊雄，是國維會一分子的事實，卻是值得注意的現象。

日本獨占資本，以二二六事件爲轉機，將「轉向」爲真實的法西斯化。這不是指近來自由主義者所散播的——「擬裝的轉向」，那只是歷史洪流中，浮沉的泡沫。著者所謂轉向，並不是這種一時的、防範的擬裝工作，而是獨占資本急爲固有的法西斯工作底意思，於是開始真實的法西斯化。著者對於日本政治這種真實的法西斯化，原想由種種角度，加以論斷，但因紙數及時間的便宜上，不獲致果，殊屬遺憾。假如急急地下個結論，那可以說，日本政治，由從來盲目的法西斯主義，而走向真實的法西斯主義。因此，對於日本的民衆——勞動者、農民、小市民、知識階級等，是最可怕的。所謂「民衆最惡之敵」法西斯主義云云，應該是指這個而說的。